

本册代码：X7-3

# 虛空法界



虛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七部

融會貫通

第③册 (232-255章)

细雨社出品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 虛空法界

### 第七部

## 《融会贯通》

### 第3册（第232-255章）

本册代码：X7-3

细雨 著

细雨社出品

©2025 细雨 (Xiyu) 著作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已独家授权细雨社 (Xiyushe) 在全球范围出版发行与权利管理。  
分享与使用规则见封底。细雨社官网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可免费下载。

# 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 (202506 版)

→ 建议 顺序 ↓	从左到右，逐阶提高															
	三正道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扩展一阶			扩展二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说明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	GY5	Y5-1	GY9	Y6-1	X7-3	Y7-3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6-1	GY6	Y5-2	GY10	Y6-2	X7-4	Y7-4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GY7	Y5-3	GY11	X7-1	Y7-1	Y7-5
	GY2	S1-1	YM	Y2-2	Y2-6	S2-4	S3-1	S3-3	Y4-4		GY8	Y5-4	YS	X7-2	Y7-2	X7-5
		GY3	S2-1	S2-2	S2-3	X2	S3-2	S3-4	Y4-5			X6-2		Y6-3		X7-6
		GY4		X1		JY2		JY3	JY4			JY5		Y6-4	JY6	JY7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 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 网格界面		认知辨别多维 多元信息架构		观影写出自知见， 扩展识界，认知梦结 构，消除执念			解析多重多元自我间的 脉络道理与知行合一， 多维自我间的整合经历 演绎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SY	《失忆的归途》(共一册)	Y1	《已知的实相I》(共六册)	X	《虚空法界》(共九部)
YM	《隐秘的医案》(共一册)	Y2	《已知的实相II》(共七册)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系列)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共四册)	Y3	《已知的实相III》(共六册)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系列)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共四册)	Y4	《已知的实相IV》(共五册)	.....	

**代码举例说明：(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

S1-3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第三册    GY1 《观影说多维实相》第一册    Y1-1 《已知的实相I》第一册  
 SY 《失忆的归途》    YM 《隐秘的医案》    X1 《虚空法界》第一部    Y2-4 《已知的实相II》第四册

## 学习建议：

-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 特别提醒：

细雨资料的整体文字有其很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并且多部不同的书籍内在互为认知阶梯。  
 例如《已知的实相》系列和《虚空法界》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交叉学习，有助于深化理解。  
 以上的建议学习顺序结合每册书的内容、难度、内在关联进行了考虑周到的精心安排。  
 建议读者朋友们参考此建议顺序、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次第进行系统学习。

##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

- ♥ YouTube “细雨社” “细雨资料” ♥ 微信公众号“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 视频号：细雨社
- ♥ 哔哩哔哩 “Cathyshen0103” “海轮海轮” ♥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 Telegram “细雨资料”
- ♥ 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

# 目 录

第 232 章 雪夜释经 .....	1
第 233 章 原教旨 .....	17
第 234 章 天外有天 .....	35
第 235 章 缘起和性起 .....	49
第 236 章 不可置信的事实 .....	63
第 237 章 历史大洗牌 .....	77
第 238 章 观星照归途 .....	94
第 239 章 明觉说来意 .....	107
第 240 章 聚散有时 .....	122
第 241 章 十岁生日 .....	133
第 242 章 两个人的舞会 .....	149
第 243 章 李露她爹 .....	162
第 244 章 哲学、神学、心理学 .....	175
第 245 章 心理学导师 .....	187
第 246 章 酋长与祭司 .....	201
第 247 章 路在何方 .....	214
第 248 章 摊牌破镜 .....	228
第 249 章 宿命与逃避 .....	241
第 250 章 天地不仁 .....	255
第 251 章 林林总总 .....	268
第 252 章 三千大梦 .....	281
第 253 章 曙光破灭 .....	297
第 254 章 信念与体验 .....	312
第 255 章 爱的诠释 .....	326
常见问题 .....	i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	ii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5 年 8 月版) .....	iii

## 第 232 章 雪夜释经

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  
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

自从艾纳尔博士在顶楼住下，他每日就废寝忘食地在抄经阁里誊抄古典上的文字。萌茗每天带着孩子为两个男人准备吃食，日子平淡幸福，但小镇里流言四起。奇怪的是，教堂里来做礼拜的人不但没少，还多出很多新面孔——大家都说这个年轻神父说出来的东西，很新颖入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喇嘛松赞大妙和少年派这几个月经常会来拜访，两人都想知道对宝藏密库中资料的研究有何进展，只是喇嘛多次有意无意地问起尝试打开金库的可能性，说在他老家藏地用宝藏庄严佛像供养大德是一种习惯。他在小镇中发展的信徒不多，都是些想要减肥塑身的中年家庭妇女找他问练瑜伽的事。开始喇嘛还解释藏密与印度流派的差异，后来放下了自己的执念，开方便法门，教女人们禅坐冥想，顺手说一些浅显的东方道理。

喇嘛常来找明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蹭饭——他一人开火没大

意思，可是西餐又吃不习惯，萌茗的西式亚洲餐虽不地道，也和藏地餐饮有很大差异，但好歹算合口些的吃食。起初萌茗还担心这喇嘛在餐饮上讲究多、自己不好办，但喇嘛告诉萌茗说：佛祖释迦在世时教诲僧众，乞食时不可有分别心，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万物有相但不应执相，众生有念但不可执念。合一即渡化，借我口腹做舟，与我佛心同念。

结果不大的小镇上，就有了这样一对奇葩：身边都是美女的酒肉和尚，还有美妻娇女三口之家的神父。好在当今社会，已经少有精神洁癖，大家寻求的是认知与精神上的阶梯与寄托，所以这两个很不正经的宗教人士，却在小镇上形成了一股潜移默化的新文化潮流。而这潮流让少年派的继父、小镇清真派领袖很痛心疾首，说着：末世啊，败坏了，都乱了。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己娶印度媳妇时，他又一脸正色地说那是尊重传统，并且渡化异教徒是大功德。

过完阳历年，明觉从医院回来，告诉萌茗老神父现在精神上好很多了，只要不见到故人，他基本上不会触发惊恐发作。不过医院没有同意放他出来，因为探视时，老神父又发病了。晚饭后，明觉在过道里，对着空旷的楼道自言自语了许久，

萌茗路过时大概听见他好像在对着谁说，让其学会转化信仰之力，不许再去医院吓人什么的。

年后，又是飘雪之夜，顶楼抄经阁内灯火通明，松赞大妙、少年派、明神父与艾纳尔博士围坐在圆桌旁等着萌茗。萌茗在旁边的主教卧室里哄小蓬皮亚（Pompeia）睡觉——这小家伙非常聪明漂亮，不爱哭，笑起来甜美得能融化了这些大叔的心。

不多时萌茗推门走了进来，说孩子已经睡下，可以开始了。然后张罗着给大家都续了茶水，坐在圆桌博士对面的空座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心念里叫旁听的老鬼别到处飘，找个天花板旁的位置待着，不然屋里总是阴风阵阵，让人不舒服。

在萌茗进屋前，少年派正研究在墙根旁地板上躺着的两把古朴铁钥匙。他很好奇：如此突兀的东西，怎么其他人对其都视为不见，也没谁张罗着拾起它。于是一边拿起来把玩，一边好奇地询问。

喇嘛笑着说：“好奇心是自我发展的原动力，但也是自己要面对的功课，而这两把钥匙就是考官。”

明觉说：“放在那里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此生的所愿所求到底是什么。”

博士说：“世上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却是有限的。我现在很充实，并因此感到自我价值充盈的快乐，所以不想碰触这东西，开启与触发更多的未知。”

少年派有些懵：手上这两把可以组合的奇怪老钥匙，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如此地摆在这奇怪的地方？想半天也没能想明白，就又原样放回原处。少年不知道，这两把看似普通的铁钥匙，其上承载过多少人的梦想与欲望，有多少人用一生谋求它、守护它，在得失间反复探索自己的底线。



博士喝了口茶，然后说：

“东方人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每个时

代，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态度。道理从何而来呢？或许道理就是，我们当下通过对历史的是非得失而认定的情与理。道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的来说，能称之为道理，还是需要大家普遍认同的。我一辈子搞考古，不为证明什么或发现什么，而是在寻找人生一世存在的道理，还有人类存在发现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能在书本上找到的历史，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因为历史在全球都是维护政权统治的文化工具。历史书分三大类：古人的神话传说、历代撰写的编年史、还有当代政权编造的历史教科书。另外还有伪历史，比如不同宗教里为迎合教义而杜撰出的史诗。一些地区在政教合一的过程中，宗教与当权者相互妥协，又营造出了一种带有玄幻色彩的伪历史，主要为了营造与彰显皇权天授的舆论氛围，为统治阶级缔造世袭统治体系做出贡献。

在研究过所有的历史后，真正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人们所知的历史常识大多数与事实无关，而是历代政权在抹杀真相、篡改事实后，由谎言的集合与想象的杜撰装订成册的以讹传讹。”

少年派有点不服气地质疑说：“那按您的说法，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就都是瞎扯了？”

博士笑了笑说：“大多数事件的时间点是对的，至于来龙去脉就未必了。大多数结果是对的，但因由因果却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每次朝代交替，后人就会抹黑前人与前朝，来彰显自己是大势所趋的必然。但其实一场场历史剧都有惊人的相似度，只不过人们在不断地利用前人的经验避免发生过于雷同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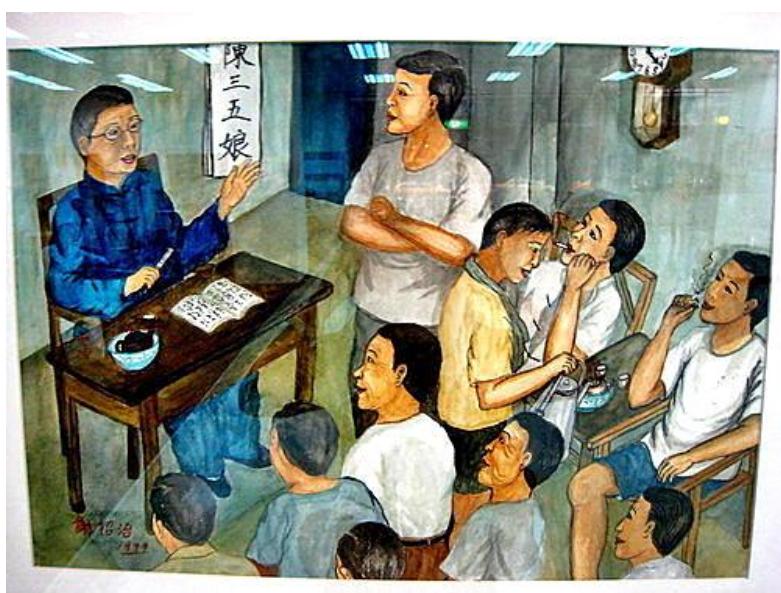
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不是在梳理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帮助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后人预防某些事情再次发生。”

少年派笑着说：“您这话有问题啊，您说历史惊人地相似，又说以史为鉴可不重蹈覆辙，这不自相矛盾吗？”

博士苦笑着说：“历史按照时间轴可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如果不考虑史前史与湮灭在史书外的真相，今天中午往前的事我们都可以叫做历史；但不管是近代史还是其它历史，就算昨天刚发生的事，也没真相可言。人们能知道的、被写入教科书里的永远都是伪史，因为给民众普及的知识和统治阶层接受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良顺安然的君王是会失去国土领地、甚至被灭杀的。就好像牧羊犬与羊群所学的生存之道是全然不同的。民安则国泰，这是真理，但失去獠牙的野猪也就只能成为猪肉罐头，可是这些道理是不能说与百姓的。所以其实有三套历史：君王所学的历史、百姓所学的历史，还有真实的历史。只不过真实的历史都不在书本上，它是由历史古迹串联出的，一被解读就失真了。

人们很喜欢听故事，尤其是符合朴素市井认知的故事，所以人们头脑中对历史的大多数认知都来自小说与故事，但这些东西和历史就相距更远了，连伪史都算不上，只是民间故事而已。



少年派问：“那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些东西又算什么？”

博士说：“一种可能，一种突破自我故有认知范畴、拓展认知领域的可能。就好像是你，自幼在印度长大，之后随母亲住进清真寺，又在学校接触到了教科版的历史，在圣经里读了神话历史，每一个地方对历史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哪个说法才是真实的呢？你今天来这里，不就是因为你渴望能发现真正的答案吗？”

少年派想了想，点点头说：“还真是这回事。我所知道的所有所谓的历史，都好像与真相没大关系，但谁又当真会去深究这些呢？每天眼前的事就够忙乎的了。学历史从来都是为了学分，剩下的就都是宗教故事或电影小说了。我今天来，确实是想知道点儿第一手不一样的东西。您倒说说，这半年里，您发现了些什么？这些快烂成灰的卷轴里都记载了些什么东西？”

博士说：“这些两千年前的文献，里边的记载也未必是真实的，因为篡改历史记录、编造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故事，从有文献时就已经开始了。但通过这些古卷我们可以知道比现代人少两千年的人为扭曲，所以也就相对离真相更近一些。”

喇嘛有点儿不耐烦，催促着快些进入主题——他很想知道充

当中东与埃及两大古文明纽带的地中海文明早期是如何记录远古史的，因为他对历史的认知也仅局限于藏地的传说或宗教传说。

明觉经历过合一意识，在同时性里曾经隐约朦胧地感知与见识过矩阵系统，所以对起源学并不太当真，不过常有信众咨询这一根本核心问题，所以很想知道当面对此类提问时应如何讲解。

萌茗的知识结构停留在高中阶段，虽说这些年对各种小道消息也有所耳闻，但整体认知还相当“教科书”，也就是：海藻、鱼、爬虫、猴子、人，这一达尔文论的逻辑链。但最近她看报纸上说，有明确的证据海豚、鲸鱼是爬行动物进化来的，而五次地球灾变断代中，存在着诸多无法解释的物种大爆发，这让千疮百孔的达尔文进化论怎么看都略显牵强。

博士说：“在当代生物史学的领域中，渐变论和突变论相互争了很多年，谁也无法说服谁。我在这几个月抄录与翻译古籍中发现，其实这与渐悟与顿悟之争很像，如果用排它的说法单独通过一个渠道去理解与解释发生了什么，怎么都不能找到完全的真相。

其实我们所的历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渐进式的调整与爆发式的涌现。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全然独立的封闭体系内，很多其它可能在极大地左右着整个生物史和文明史的进程走向。忽视这些影响、单独思考历史进程得出的结论，肯定会因自限而扭曲。”

少年派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您是说有外星人干预了我们的发展进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没有神，是高科技文明！”

博士慢慢地摇摇头，继续说：“确实有高等文明的介入，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很可能我们不能叫它们为外星人，至少不是你现在理念中理解的那种外星人。

想要解释通这所有，我需要先向你求教一些知识，这对我把已知的碎片拼凑串联成逻辑很关键。”博士说话间看向了喇嘛。

喇嘛被看得有点儿忐忑，小心地问：“博士啊，佛法我知道的不少，可文明史，尤其是远古文明史，上升到起源论，我真不知道什么的。宗教传说里确实有一些，但就连我自己也觉得那不太贴谱。”

博士笑了笑，看向明神父，说道：“我知道圣经里说，上帝造就天地万物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男人，并往这躯体里吹了一口气，让其拥有上帝之灵的一部分，是这样的吗？”

明觉点点头，然后背出经文原话——

《创世记》2:7(中文和合本)：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创世记》1:26-27(中文和合本)：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博士说：“其实在已知的早期经文里，记载的内容是上帝将自己的一部分神魂由颠顶注入到被造物的孔窍之内，由此人有了灵，并可称活物。

其实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起源典籍中都对这一行为有所描述，但很少有人认真对此深究。明神父，在你住院昏迷的那几个月里，你的肉身在病床上，可那躺着的‘人’真的是你吗？

而那时你真的躺在那里吗？这一副皮囊能否被称为活着？能否能被称为人？是物理形状上决定的还是血肉基因决定的呢？我看都不是，是你这血肉内可否有其灵魂决定的。

没有神识灵智的行尸走肉还能被叫做人吗？行尸构成的世界能叫文明吗？所以如果我们研究起源论，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串联起一切并让讨论有意义的核心，就是对神识起源的探究，之后才是对肉身载体起源的研究。而当我们研究现在当今人类的起源问题时，又无法回避那些史前文明对当代物种的种种影响。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最终我们要解决的其实就是困扰所有人的三个本质这些问题：我们从何来、来干嘛、归何去；而经历这一切的自我主体、这个所谓的‘我’到底又是个什么东西。”

博士再次看向喇嘛，然后问道：

“我在整理这些古典文献时，发现早期佛教经典记录了：此界众生的来源是光音天，而修行的目的是重返光音天。你是否能就此为我解惑呢？因为我觉得，这恐怕和圣经里上帝注入亚当躯壳内的那所谓的灵气有极大的关系，或许是解开我心中诸多疑惑的关键一环。”

松赞大妙思索了一下，环视圆桌边的众人，开始讲述他知道的一些见地。

松赞大妙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藏地密宗是由高原苯教与佛教、还有印度传统宗教融合后，又接纳了部分中原佛教形成的。我们自己内部因不同的偏重又形成了四大流派，但不管怎么说，一切这些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四经。”

少年派问：“什么是四经啊？”

松赞大妙继续说：

“释迦在世时妙传真知，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道理，对所有事没有一个统一不变的唯一世俗标准，他确实做到了‘不二’。但这却引发了僧团内部的纷争，因为大家各自得到的教诲各有不同，甚至相互抵触。比如释迦对高热发烧的人说要多喝些水，可过两天对一个水肿的人说要少喝些水；对弟子们说乞食时钵中只有食物，没有荤素之分，不可着相；又和僧团说多吃素食少沾荤腥身体清爽。种种这些相互矛盾的教诲，让人们困惑到底律法要如何规范。

在释迦离世前，近身的弟子问释迦：你离世后我们当如何分

辨哪些才是真理？

释迦说：符合三法印的就是真理，不管那是否是我亲口说过的。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项标准。

所以没有确定、既定、肯定、一定的是非律法，不然就违背了诸行无常的浑然；

进而也没有什么角色我要飞升去哪里的、修持成什么的概念，那违背了诸法无我的一体；

最后，若有所求所愿所欲，便有了得失的计较和筹谋的造作，在这些算计中度日何来轻安，更别提与天地合一、与全然不二了。所以说涅槃寂静。那寂灭的不是形体或神识，而是独立于全然的那个所谓的‘我’。

释迦告诉众弟子：我离世后以‘律’为师。在我离开以后，你们应该尊重戒律，如同黑夜遇到光明，如同贫穷的人得到宝藏。应该知道戒律是你们伟大的老师，就如同我住世教导一样。

因此后世发展出了‘律宗’，信奉戒定慧。在自律中成就自己的智慧修为。

其实释迦所说的这个‘戒’，在梵语中的prātimoksha，读作‘波罗提木叉’，其本意是什么呢？

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僧团的分裂与大量伪经在后世中的涌现了。

在‘巴利文’的《涅槃经》中（即四部中的长部，第16经，154）记载：

阿难！若于汝等中，有作如是思维：‘大师之教言灭，我等无复有大师。’阿难！勿作如是见。阿难！依我为汝等所说之法与律，于我灭后，当为汝等大师。

这是释迦涅槃后弟子第一次结集时，凭借大家记忆合订出来的内容。

但随着后续千年里，僧团不断分裂，在释迦涅槃后的千年里，又先后有过几次辩经与编经大会。这很像是耶稣死后400年，梵蒂冈编写圣经一样，按照当时的需要，新的经书与初代四经有关系但变动甚多。比如在《游行经》（大正1，26a27 - 28）中，就把以律为师，改成了‘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

在后来在《大般涅槃经》中（大正1，204b27 - c1）：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

可看到法与律都被省去直接强调‘戒’，这就是佛经的演变过程。其实在传统本初原始教义里，只有两点是释迦认为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明白道理而不执于术法的定式，灵活平衡而不把自己局限在二元对立中。

前者的法，论的是如何了然与理解‘我’，随后达成诸法无我的境界；而所说的律，是意识能量的律动，是这律动显化成了一切有相世界，包括这个所谓的我与众生。理解了所是与所在，也就不再被无明所困，即可成为觉悟者。”

少年派笑着说：“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印度教和他们天主教乱得一塌糊涂，原来你们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艾纳尔博士皱起眉头，指指摊开在一旁的古籍，小心地问：“你看这东西，我们研究它的内容有价值吗？要是后人某流派为了自己的主张编写的伪经，那我们也就没必要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

## 第 233 章 原教旨

真和尚念伪经，一生虔诚也枉然。

假道统读学问，不入红尘难格物。

松赞大妙指着圆桌上摊开的古代卷轴说：

“这些经文确实是早期的真经，其中的内容要远比各种译本或各流派自创的伪经要真切得多。

我们佛教最早的四部经典被称为四阿含（Agamas）：

即《长阿含经》、[细雨社 www.xiyush.org](http://www.xiyush.org)《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

这些经典是释迦亲传弟子在佛祖圆寂后，第一时间结集，把各自记忆的教诲全部分享出来，相互印证后，分门别类地集结成四个门类。

其中《长阿含经》（Dīrgha Āgama）收录了许多长篇的经典，集结了佛陀一生的重要教义和生平故事。

《中阿含经》（Madhyama Āgama）包含了中等长度的经典，主要是释迦讲经口述的教义内容，和一些与之匹配的重

要的、系统的修行方法。

《杂阿含经》(Samyukta Āgama) 内容较杂，收录了各种短篇经文，是些释迦随口的教诲，还有对不同弟子个性化的指点，涵盖了佛教的基本教理和对应不同个人相对个性化的修行方法。

《增一阿含经》(Ekottara Āgama) 按照数字一到十逐渐递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整个教义的体系和由浅入深的修行层次，和在境界中对应的问题与法门。

这四部经典是没有扭曲与篡改的早期佛教的核心文献，但全国各地各派的译本，在翻译时加入了很多各派系符合自己教义认知的扭曲，也删改屏蔽了不符合当地认知的原文。而这些更改有些是导致僧团分裂的根本原因，有些则是在僧团分裂后，各自闭门造车的产物。因为有些修行者是很职业的一当某人拿佛学当宗教职业时，当用教义敛财时，真经往往会在入乡随俗的妥协中慢慢变了味道。然后大量的伪经就流传了出来。

口传与第一次结集：

在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不久（约公元前5世纪），他的弟子们为了保存佛陀的教法，进行了第一次结集（称为‘第一次结集’）。这次结集在拉杰格尔（今印度比哈尔邦的王舍城）进行，由大迦叶尊者主持，目的是口头传诵和确认佛陀的教义。这次结集分为两部分：

经藏（Sutra Pitaka）：包括佛陀的教义和说法。

律藏（Vinaya Pitaka）：包括修行者如何自律、不可执相、偏激守一成妄的危害。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第一次僧团分裂。那是由释迦堂弟率领的公开背离，主要原因就是释迦因不二心，无是非说，随缘讲法。这种法无定法的态度，让跟随他的一些死脑筋很抓狂——你们知道，在东方的医生会按照患者当前的情况临时配伍各种草药，并每三日变更剂量与搭配，但西方的医生却认为这很不标准化、很不科学、无法理解。其实在僧团中也有一些人，极度渴望有一套确定的、明确的、不变的准则来衡量所有人、针对所有事。可是释迦对此却并不支持。

所以第一次僧团分裂就发生在上座部。上座部就是与释迦最亲近的一群亲传弟子们。

## 原因

戒律的严格与宽松：上座部（Sthavira）主张严格遵守戒律，这种思想是源自古老的苦修派，但释迦亲身在丛林中实践了苦修派的路数多年，知道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并不认可这一坚持。

而释迦的堂弟强调僧团的纪律和教义的纯正。他们认为戒律是修行和解脱的基础，不能有丝毫的变动。这与释迦提倡的随缘相反。

在不可调和的争辩后，僧团分裂成跟随释迦的明心见性派和跟随其堂弟的戒律苦修派。释迦提倡理解道理后行止皆遵从内在良知，而戒律派提倡先规范言行，慢慢习惯了也就品出来了。

当时两派争执的核心，现在看来好像也没什么，但那时却引发剧烈的冲突。举例：当时食用盐是每天的必需品，但又不是哪儿都能获得的，贫苦人家的食盐比金子还宝贵。僧侶行脚乞食容易，获得一点点盐很难，有时路过大户人家会获得一些盐的布施，那获得的这些盐，自己取用当日所需后立即分享给他人，还是带着路上解决不时之需呢？

由达官贵人、王子贵族构成的弟子们，觉得每日吃喝到点就会出现，一切无需挂怀，所以不应该存私产，心无旁骛两袖清风才是真修行。可是普罗大众的佛弟子们，每日要为果腹奔波，偶尔获得一件衣服、一袋食盐，要节省着珍惜很久。

上座部衣食丰足的不能理解大众部在饥寒交迫中的实际需求，主张在戒律的执行上要绝对严苛；而大众部则要求灵活处理，认为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戒律应作出适当地调整以适应现实情况。”

少年派此时感叹：“一点儿盐就把这些修行人整得吵成一团，  
我看一个个也没什么真道行。”

喇嘛正色道：“这争的不是一撮盐，而是修行人是否可以保留私产。律宗怕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一撮盐会变成一袋盐；带盐沉，不如带钱方便，带多少钱算多呢？接纳多少钱算够呢？有了私产的囤积，就有了得失的计较与图谋；有了‘我的’的分别与私心，就有了贪嗔痴恨等心绪的侵扰。这有无间的在意，看似只是几粒盐，却可引发很多问题。”

少年派陷入沉思。博士问喇嘛：“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松赞大妙说：“其实释迦的教义主旨在于教人有度地平衡自己的需求，自律的宗旨是防止陷入执迷的欲望和偏执认知中。学会把握与掌握有弹性与韧性的处理问题技巧，在保持身心平衡上绝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不觉得用一种相对极端绝对的方式，可以教会与学会这些必要的心灵能力。所以我也不太能苟同于，分裂后那一派自己搞出来的很多伪经。”

其实当时的分裂只是借这些问题当借口，搞出不同的教义与教派，其实核心还是僧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利益分配。释迦是个洒脱的，可亲传弟子中并非每个人都肯于只当一个传法者，僧团内部很多人渴望获得与释迦同样的尊崇，这导致了双方最终分道扬镳。

在第一次结集后百年，发生了第二次结集。当时人的寿命短，百年时光就是四代人，之前的内容对于百年后的人们都是些祖爷爷们的传说，而且传着传着各种走样的版本就都出来了。人们想要校对哪些说法为真、哪些说辞是有扭曲的。

第二次结集大约在佛陀涅槃后一百年（约公元前4世纪）在毗舍离（今印度北部）进行。在这次结集时，上座部主张律藏的内容，而大众部则更重视巩固和规范经藏的内容。这为僧

团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埋下了基础。

第三次结集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那是佛法极度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的统治者阿育王（Ashoka）几乎征服了印度全境，在兵戈杀戮之血凝固后，他渴望在全境推广佛教，让所有城邦部族都一心念佛，不再反抗。

按照阿育王的要求，在巴特那（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在这次结集中由阿育王钦定了对佛经的修改意见，并加入了大量他自己写的新教义经文，这在当时为其稳定政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现在能看到的很多佛经都是那个时期组织编写的。再后来佛教东传汉化与西进到中东与拜火教融合，又各自形成不同的新经典与新流派。随着佛教的传播，这些经典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特别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经典在斯里兰卡和其他南亚国家被记录在棕榈叶上。在这个过程中，四部《阿含经》逐渐定型成今天常见的版本。

进入中原的佛教经典在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开始被翻译成汉语，并在中国传播保存期间出现了大量新流派新经典。藏

传佛教中的很多东西就像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那样，是东西方佛教交融的产物，又混合了高原苯教的教义，构成了自己很独特的认知体系，因此我们也衍生出来很多只有我们才认可的经书。

因对不同版本经书的理解不同，僧团的分裂在过往千年里没间断过。就好像中原六祖继承了衣钵带着原版经书逃离北境后，北境失去法统与经书，只能自立一家、自编经典，搞出另一套学说，讲究每日自省吾身，日日持戒，声声念佛，念念不断；而六祖真传一脉，《坛经》引领的教义截然不同。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坛经》的核心思想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相为体、无念为宗、心性本净，了悟通透。

而北境则依据‘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宗旨搞出了念佛宗，日日时时佛号不离口，心心念念愿去西天，这一宗对领悟真实意的兴趣不大，也说不出个什么门道来，就是因为真和尚念假经结果搞成了迷信。这一宗为解决自己没有经书的困境，倒也勤奋搞出了不少经典。当然这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无关了。”

少年派听故事上瘾，兴奋地在一旁敲边鼓说：“我以为只有你们天主教的教廷在自己编圣经，原来佛教也各自自己编故事啊。”

在场的人都有点儿觉得这孩子嘴欠话多，谁都没搭理他。

喇嘛喝了口茶，继续说：“明白了这些来龙去脉，我想你们也就清楚了，当今佛学大多数与原教旨存在很大差异。原始佛教强调四圣谛、八正道、缘起、中道等基础教义，注重个人修行和解脱，讲究众生平等。

而后世僧团阶级固化、等级森严，汉传佛教与藏地佛教在教义、实践过程和组织形式上存在许多显著的不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文化、哲学、政治以及宗教环境的变化。汉传佛教吸收了大乘佛教思想，发展出更多的经论，强调菩萨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空性、中观等教义。重要经典包括《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和《楞伽经》等。搞到现在，修行者不求甚解，行枯木禅、每日诵经、持咒万千次，搞徒有其表的事情。

宗教的演变在东方发生了和西方一样的事情，僧团政治化，并成为统治阶层巩固政权的工具。政治因素左右了其学说理

念的发展导向。

不说这些了，我还是介绍一下博士关心的核心问题吧。让身体可被称为是生灵的关键，除了活着的生命体外，还要具有相应的灵性与灵觉。失去灵动的活死人，我们就不能再定义它为一个人了，比如嗜血的丧尸，有人形、会活动、有心跳，但那还是人吗？



关于这个问题释迦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在非物质界内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在那种存在形式中，有意识的生命体以能量的形式脉动着自己的光辉，当然光本身就是能量波外显的一种现象。这些能量体除了散发出不同强度的意识能量之光外，能量波还构成了次级的音波，那犹如一种嗡鸣的和弦，回荡在没有边际、并非空间的无限场域内。

释迦为方便讲解，为其起名为光音天，而在其中犹如星辰大

海般闪烁不定的意识能量体们被叫作光音体。

在《长阿含经》中有专门讲述灵体入世的《起世因本经》，其中提到：

光音天是一方净土，它不在我们物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属于实有的天界，不是颠倒梦想化生出来的幻境。在那里众生身心清净，以光明为食，以共鸣交互，没有实体，也没有性别。

光音天是色界天中的一个层次，是离我们当前状态较接近的一种存在状态，其中的众生是从无色界天转生下来的，在进入红尘大梦前与后，会借此境界作为转化过程中的缓冲转化过渡层。不同个体依据自己各自想要参与的体验、想要达成的目的，在这里跳转不同的目的地位面，在完成全部心愿后，又从各个位面中回到此处，修养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中阿含经》里，对光音天内的存有是这样描写的：

众生具有光明身，在此修行可以获得更高的智慧，因不受病痛饥渴世俗的纠缠，可以进入到更深的禅定状态，进而返回到更根本的意识全然中。

在《杂阿含经》内涉及到光音天的内容极少，只是说：

光音天隶属于色界天的一部分，因其还有光影音响这些显化可分辨，说明其特点及与其他天界的差异。

最后在《增一阿含经》内容一至十里，共计51卷内容，涉及光音天的内容：

只说光音天可作为修行的净土，众生因修行下潜而来，又因在下界福德功满而转生回来。光音天的环境清净无染，是追求解脱的重要境界之一。

在我修习佛法的经历中，我对光音天 (Ābhāsvara) 的理解是这样的：

它隶属于色界中的第二禅天，是一个光明遍布星辰璀璨的净土。当然没有什么星辰，那都是一个个大小强度不同的意识存有和其分身、化身构成的星系。

其界内众生的特点是：身心清净，身体发光，以光为食，生活在光明之中，无性别差异，不受世俗苦难的影响，彼此神智共鸣，犹如合唱。”

少年派又冒失插嘴说：“那不就是我们教派说的天堂吗？你

们那儿有什么法门可以不经历大审判就遁入其中吗？”

喇嘛说：“修行与福德，我们认为每个人入世都因初心所愿带着自己的功课而来，也就是因为这些功课，你设计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并渴望透过这些考验，通过自己的抉择让自己获得一份令自己满意的人生答卷。如果做到了，我们就说此人福德圆满；如果心怀记恨、愧疚、不甘、不满、在怨憎恨或懊悔遗憾中离世，那不用谁来审判你，你自己也明白面对这样的答卷，怎么好意思回家见父母呢？没谁逼迫你，自然会重新来过，尝试总结经验，然后再次挑战自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众生借由光音天转生入世，又在功德圆满后回归到光音天中来，光音天是一个中转站，众生可以从此继续修行，追求更高的境界，甚至最终再次与本源合一。”

少年派眼睛一亮，突然插嘴问：“等等，你刚说这光音天是什么‘第二禅天’，到底这样的非物质领域有几重啊？我们又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上呢？还有，还有，你说的这个光音天与星光体们，与我们的灵魂或星球物种起源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都是外星人吗？”

喇嘛被这小家伙屡次打断有些不爽，但还是平复了一下心境，

继续作答。

松赞大妙说：“光音天属于色界天中的第二禅天，在我们佛教里，把宏观体系划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和三界之外。欲界可以被理解为展开各种实践的具体位面，这些位面中各自有不同的环境设定与主题剧情，它们彼此平行存在，又相互有所交互、构成依托，形成阶梯递进的层次，让神智成熟度不同的意识体们各自可以找到符合自己当前意识等级的实践场所与对应角色。

色界是有物相但无物质的一个领域，就好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有场景有人物，但场景人物都没有被物质化，因此具有较高的显化自由度，不管场景还是人物，随时都可依据观察者的心境与认知幻化成其心目中的样子。我这里所说的人物，不要想成人类模样的复刻翻版——当前人类的外观造型，在大千世界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角色造型其实是很小众的一个亚种分支。我们就好像从未爬出过蚁巢的蚂蚁，对世界的多样性可谓一无所知。

在无色界内，能量以一种我们现在难以理解的方式在一个大系统内运行着，那个系统被叫作道，被叫作矩阵，被叫作无

色界。那是由能量脉动构成的代码世界，所有色界与欲界内一切‘有相显化’都是其运作后的投影。但这无色界也并非实有，它不过是三界外，真实意识能量海中由意识生成的沧海一粟。”



少年派双目圆睁，不可置信地看着喇嘛——这小家伙脑海中，在印度教和天主教里所知的一切，加上自己了解的伊斯兰教知识，其认知层次、涉及范畴，与这样宏大的多维宇宙观相比，简直就好像关上门过家家一样。这些体系之宏大复杂简直不可置信，而这样宏大的体系还只是更大意识系统中的沧海一粟。

少年派突然好像从房间的天花板上看着正发呆的自己，然后视角快速地升高，整栋楼、小镇、国家、大陆、大洲、星球、

太阳系、银河系、星海，自己在不断远离，直到看见在无尽空旷中一大片明暗光点闪烁，犹如圣诞夜的彩灯。自己在这浩瀚面前不过是尘埃中的微粒。然后自己好像是一个肥皂泡，砰然消融在整个全然中，无法再感觉到那个所谓的我与全然之间的界限。

突然少年派感到：自己就是这全然，而全然也就是自己。那种渺小的无力自卑感瞬间消融散去，随之而来他感受到了全然的宏大与那好似寂静却又无所不为的纷杂脉动，那是一种宏大一体的脉动，但着眼在任意一点上又可见纷杂的散乱无常。少年派被这种感触所震撼，所感动，所浸泡，自己沉浸其中，感觉自己就是所有，所有都是自己，而奇怪的是自己却又有独立于整体的自我意识。

少年派努力地想要记住这一切，想着要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当前的所见所感，要如何把这种震撼的感受，说给博士、神父、喇嘛与女同学听——自己终于见识到了些能让人高看自己一眼的东西了。刚想到这里，突然感到自己被巨大的无形力量排斥，自己快速地跌落入无尽的深渊，星辰大海急速地朝自己背后飞掠，形成光旋，自己又一次回到了肉身之内，

坐在圆桌之前。

少年派看着眼前的众人，他们好像定格在那里，一切都好像是静止不动的。没有声音，没有风，自己也丝毫动不了，但可以感知到时间的流淌。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关在了自己的壳窍里，而身体被静止在一副画面中。

少年派惶恐之极，想要捶打，但连一根手指都无法运动；想要呼喊，但自己连呼吸都没有在运作；想要转移眼睛，但发现根本做不到，可是自己却可以看见360度的全景画面，包括楼上、楼下，还有墙外的一切。眼前的人物们、桌椅墙壁，  
都只是由一层轮廓薄膜构成的相，在这些轮廓中有不断闪烁犹如流萤般的光晕，只不过每个人的亮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少年派打量着每个人身体内的流光，又看到每个人体外的溢彩，在完全静止的画面中，那光晕却在变化流动着。这时少年派突然发现：在房间的墙角窗户边，居然还有一个人形的白雾，其周边色彩是暗灰色的，核心有一些光华但混乱无序，并且暗淡无华。

就在少年派想要瞧个仔细时，周边的一切快速地完成了最后的实相渲染，自己明显感觉到和肉身再次完成了融合。就在

感受到呼吸的那一刹那，声音涌入耳朵，房间由明亮转为昏暗，圆桌旁的人物们又都动了起来，喇嘛在继续说话。

少年派发现，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在自己的感觉里彷彿有一个世纪那么久，可现在听到喇嘛在说的话，却只是出神前，那句话中的下一个字。也就是说自己在这实相里，只实际度过了不到0.1秒！

喇嘛继续说着关于三界内外的差异，可是少年派却听不进去了，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在这些话语上——刚刚经历的一切，信息量太大了，自己的脑子感觉一团乱麻，纷杂无比的各种感触让自己的脑袋根本无法处理和记忆。

## 第 234 章 天外有天

诸一切种诸冥灭，拔众生出生死泥。

敬礼如是如理师，对法藏论我当说。

少年派因刹那间在恍惚里经历了无我境界，第一次被这种体验所震撼，刚刚所见所感一瞬间改变了他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些人，他们所说的东西不仅仅是玄幻八卦，而是一些远比自己想象力极限还要磅礴深远的东西，是自己这些年在宗教里、在学堂上没有听闻过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少年派突然想到墙角旁的那团人形灰雾，努力看，眯眼看，但此刻那里什么也没有：自己眼花了？光影变化间的把戏？环视房间，还是一无所获，也就不再多想，继续听喇嘛说他知道的起源论。

喇嘛说：“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佛教经典，还包括《入胎经》和《起世经》。其全名是《起世因本经》，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释迦告诉众弟子，世界是周期性生灭往复的，但文明的火种却并非每次都从头开始——在每次大劫后，劫前世界的文明会尝试再次复兴新世界，并吸取之前的教训。

在大浩劫后重建文明的被人们尊为神，故有了神统时代；之后神们逐步撤离，留下王统时代。初代的王们都有神的血脉，但慢慢地也就世俗化了。这些都被记载在《往世书》Purāṇa中，叙述五事：宇宙的创造、宇宙的破坏与再建、神统与王统的世系、古代诸王治世的情形、星月一族的历史来去。后世翻译成《世纪经》。

但这些只能解释文明的起落，无法解释神魂的往来。解释神魂往来的是《入胎经》。这些内容都很庞大，简单的概述就是：没有形态形体的意识能量借由三界聚像化自己的一部分意识到某一个被其选定的角色中来，借此体验它选定的生命体验。最后带着因此而感悟到的心境变化，尝试着借此突破自我认知瓶颈。

当然并非每一次尝试都能成功地获得预期的效果，其中影响自我目的完成度的意外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无外乎那几个常见问题，也就是贪嗔痴慢疑与因此引发的恶见。所以释迦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提出了他的教学理论体系和进修达成标准。

这一自我印证的体系就是四禅定针对的四禅天。之前我们说

过的光音天，就是在这一自修体系里，初中部二年级的相应功课。即色界的第二禅定境界。”

少年派此时终于完全回魂，听闻这一说法，突然问：“那我们这些人，在地球这里算是怎样的一个境界？这四禅境界都是什么啊？”

松赞大妙说：

“进入初禅天的第一禅，算是小学入学，达成的特征是：修行者获得初步的心境宁静，伴随喜乐和一心专注。就好像小学生入学后第一年，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能坐得住。一坐下来就心绪飞扬的，那课堂上的东西什么也学不到；那坐不住的、管不住嘴的，更无法宁心听讲了。在课堂或道场里，学到知见，因此欢喜的，日后会有大毅力坚持下去；看见书本就头痛，一上课就犯困、傻吃昏玩的，总觉得上学苦、考试难，不会聆听、不懂反思，更不愿预习复习，这样的人，很难有机会品悟出法喜来。

‘四禅天’不是四个地方，这与物理空间或位置无关，而是意识所处的四种大境界。哪怕我们此刻居于肉身之中，意识也可随时从现世的所谓现实中解离出来，遁入四禅中的某一

境界中。四个不同层次的心灵状态，每一个都是前一个圆满后的递进，修行者的内心越来越通透平和，眼界的拓展让可被思量觉知到的知见范畴更广谱全面立体。随着对宏观全局的认知提升，修行者会发现与明白，一切都在自然中有序地完成着各种的起落生灭往复，在以螺旋递进的方式稳定发展着。但真的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安然与喜悦就会常驻于心，不再会干预与造作在起心动愿诱发的“风动幡摇”之争。被敬拜而不喜悦，被诋毁也不争辩，常善说方便法，而不干预具体事。

这种不冒然干预自然秩序的心性状态，我们叫作定力，故而有四禅八定之说。其实是九定。

定力其实有九重，具体我们在修习期间，有16个阶梯要通过。第九重定力，就连非想、非非想的分别心也彻底消融了，与弘意识浑然一体。这种境界我们叫作想受灭定——意识可观觉所有，但对任何宏观或微观的趋势、变化，都不作出任何的图谋与左右，只是经历，没有了喜悦或悲伤，没有了得失的算计，没有了具体的规划筹谋。



以下是四禪天的详细解释，包括每一境界的核心内容和层次递进关系：

### **初禪 核心内容：离生喜乐地**

修行者从所欲中解离出来，无所谋求也就没有了杂念和烦恼。进入初禪状态，内心轻松，身心清爽，被生命能鼓荡而感受到充满喜悦的快乐。

要经历的过程是：

- 寻：找感觉。
- 伺：耐心等。这一步大多数人就被淘汰了，因‘疑实有’与‘欲速得’。
- 喜：真实体验后被感动并痴迷于被滋养的共鸣状态。离欲后产生的喜悦感、成就感。

- 乐：就好像吃糖喝酒抽烟会上瘾一样，这种轻飘飘、暖融融、醉醺醺的兴奋快乐感会让修行者不愿再花时间去搭理与打理尘世间的种种瓜葛。
- 一心：逐渐地，随自我解离度到达100%，红尘欲界的各种心思好像都不重要了，自我意识专注与稳定在一种自我陶醉的解离状态中，与内我合一。发现红尘幻梦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此时也就进入了二禅境界。

## 二禅 核心内容：定生喜乐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修行者进入二禅时，已经很熟练自我解离的技巧，不用坐禅也能随时进入禅喜状态，行也禅，睡也禅，砍柴煮饭随时随地都是禅。也就是说，肉身可以继续其角色的各种行为，而内心与神魂可以独立于肉身行动之外，保持着一种平和解离的旁观姿态，内心的喜悦和快乐因此更加稳定，由逻辑脑与情绪脑主持的活动极大地减少。安然随喜地度过每一天。其特点是：

- 喜：稳定的平和喜悦。
- 乐：纯粹的淡然洒脱。

- 一心：长久地保持专注和稳定的解离状态。
- 内净：心中不起波澜，摆脱了寻和伺，不再有质疑地摇摆与倦怠地拖延。

在二禅中的特点：修行者内心安静，充满喜悦的能量共鸣，快乐的平和成为其生命状态的常态，稳定的情绪让其对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一切都能品悟出较为深刻的认知。

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境界发生在角色我过世后，神魂在充分修整后，进入到反刍生命经历的阶段。

在光音天内，我们细分其境界有：~~细雨社~~ xiyushe.org 少光天、无量光天和光明天。这和你入定后闭目所见世界的亮度有关。

少光天的修行者，眼前犹如星海明灭；无量光天境界的修行者闭目所见世界缤纷而通透大光明，白昼黑夜没有区分；进入光明天境界的修行者，可见一切有相皆是能量粒子，在某种秩序之力的左右下，被显化成某种伪相，进而清晰地看到，能量流是如何构建与显化出色界万有的。当然这四禅都在色界之内。



就好像很多人摊开书时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都明白、都会了，一到闭卷考试或实操就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多人在生前或死后，编辑自己一生经历时，觉得没点难度都不好意思、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也没意思；死后回到光音天中又纳闷：这么简单的课业自己怎么就搞砸了呢？明摆着的选择题，自己怎么就能给出那样的现场抉择呢？

其实大多数年轻的神魂都忽视了入胎之迷对自己的影响力：当角色我活得太当真时，神魂是被屏蔽与架空了的，内在灵感与良知的建言往往被忽视。自我在权衡当前利益得失时，角色我往往会更看重那些神魂不怎么在意的‘很现实的’既得利益与自我享受。而初禅和二禅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旨在借由稳定的解离，让神魂重新拿回对生命的主导权，进而

按照初心所向完成相关的课业，获得当前所需的自我内在成长。

当自我意识不再把角色我当作自我利益的核心焦点时，自身所关注与渴求的重心会发生本质上的巨大改变。随经历的展开，自我反思可启迪智慧的成长，神智的丰盈让内心充满收获的喜悦。这种喜悦会成为自我发展的动力，伴随神魂一同经历四禅以下的漫长岁月。

### 三禅的核心内容是：离喜妙乐地

在修行者进入三禅境界后，会慢慢地习惯并逐步超越在初禅和二禅中经常体验的喜悦幸福感，内心的安乐感更为微妙和持久。就好像多年饥寒交迫的人在衣食住房都获得稳定良好的满足后，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再觉得这些常态能再让其兴奋感动了。

这时修行者进入具足三支的境界，即：

- 乐：嘴角总是有满意的微笑，内心没有得失褒贬带来的情绪起伏，就好像慈祥的老人看着孙辈们嬉戏成长。

●一心：专注于当下，在完成了自我回顾与意识整合后，在不焦虑图谋未来时，会发现其实生命犹如自然中的花鸟鱼虫，当生时生，当亡时亡，当盛开时绽放，当隐退时枯槁，不过如此，何须造作呢。年复一年生灭交替，生命在不同的形态中彼此交替轮转着相互转化，浑然一体中不管助益或贬损什么，都是对自然平衡的一种造作。

在佛教里，有两句看似相互矛盾的道理：

1、活在当下。

2、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不可得。

第一句的‘当下’不是指角色我时间轴里的某一个片刻点，角色的当下是第二句中，线性时间轴内的狭隘认知。活在当下，是指神魂在共时性中所体验到的‘广袤共时性’，即在全然浑然中的‘所有可能’构成的立体矩阵。‘活在当下’这四个字，是大觉悟者在融入无我境界后，在多维多元位面里发出的感慨。也就是三禅里的‘一心’状态。

舍：很多人把其理解成‘舍弃’，这是二分心的解释，故而非佛法。释迦对舍的定义要看原词Upekkhā：

《杂阿含经》卷十四（大二·九七上）：“离喜舍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乐，圣说及舍，具足第三禅”。

修持舍，就是在人生的八种境遇中，保持不动摇、不质疑的平常心。

这八种境遇构成人生功课里的魔考，被称为世间八风，即：得失、喜恶、赞责、悲乐。在被高举与打压、获得与失去、追捧与背离、亲密与遗弃这些张弛间，考验修行者自身的心性是否会随物喜又为己悲。

‘舍’的真正含义是平静，不是背离、放下、遗弃等，是一种豁然随缘的态度，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舍’意味着面对世俗命运的波动消涨时能保持平静的状态，心境平和地看待一切，按其所是展现出其在大系统内当演绎的剧情。

这是一种以‘观’为主旨的内心平衡状态，不会因自我标准而去衡量计算得失、荣誉和褒贬，更不会因这些让内心在苦乐间涟漪动摇。‘舍’是摆脱一切自我参照点后获得的真实自由。

在三禅中，修行者的内心状态更加平和，安乐感变得更加微妙而持久。喜悦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稳定和宁静的‘舍’觉之受。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高维上帝视角或第三之称观察视角。

**四禅**的核心内容包括舍、念、清净（Upekkhā-sati-pārisuddhi）：

修行者进入四禅，完全摆脱了所有因角色观点与认知带来的得失悲，也就不会因此在喜悦和痛苦间沉浮，内心达到完全的平静和清净。就好像审查电影是否能上市的文宣官员，你不再是戏剧中的角色或演员，也不是导演与编剧，你与其角色剧情毫无利益瓜葛，只是纯粹地从很宏观的角度上看待整个内容是否对全然中的大众有利。

四禅中其实只剩下两点需要被考虑到，因此也叫‘具足二支’：

- 舍（Upekkhā）：完全的平等心，无喜无忧。故事中的角色与其周边的人物，到底遭遇到了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核心表达与会为大众带来怎样的暗示与启迪，对全然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 一心 (Ekaggatā)：这是最深层次的专注和稳定。因为不再需要考虑平衡各种现实的利益与是非，你只对一件事情负责，那就是是否有利于全然多重自我的综合发展。其它的各种旁枝末节在这一境界都已不再重要，也不再被关注成需要考量的平衡变量。

这四禅是色界中相应的内容，也就是光音状态中，主要要成就面对的自我课题。当自我的修为与认知达成四禅状态后，继续往后的路就会回归到无色界中，舍去有形有相的自我，完成后续五定中的意识进阶。[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所以总的来说，在四禅中，修行者达到最高的内心平静和清净，没有任何的喜悦或痛苦。内心完全稳定，达到一种超然的状态。

层次递进关系：

- 初禅：离开欲界的杂念，体验初步的喜悦和快乐。
- 二禅：进一步深入，内心的喜悦更加稳定，摆脱了思维活动的干扰。

- 三禅：超越喜悦，体验更加微妙的安乐，心灵更加平静。
- 四禅：完全摆脱所有的感受，达到绝对的平静和清净。

通过逐步修行这四个层次，修行者能够不断净化内心，逐步达到更高的禅定境界。每一个层次都是为下一次做准备，最终达到完全的解脱和内心的安宁。

而博士问的光音天就是二禅中，最接近物质实相界的最低意识形态，从另一方面讲，也是意识能量体在进入尘世前，降维逆转时的最后一种意识能量形态。

光音天 (*Ābhāsvāra*) 后是无量光天 (*Appamanābha*) 、极光净天 (*Parittābha*) 。

三禅后是遍净天 (*Śubhakrtsna*) 、无量净天 (*Appamanashubha*) 、极净天 (*Parittashubha*) 。

四禅后是无云天 (*Anabhraka*) 、福生天 (*Punyaprasava*) 、广果天 (*Brahmakāyika*) 、无想天 (*Asaṃjñisattva*) 、五净居天 (*Śuddhāvāsa*) 。”

少年派睁大眼睛问：“难道说，如果把日子活明白了，就能转生成外星人了？”

## 第 235 章 缘起和性起

“缘、起、性、空”逐一悟，佛说无明生所惑，  
勘察觉受我非我，始知睿智成浑然。

少年派问喇嘛是不是修行有成就能转生成外星人，因为喇嘛这天那天地说了一大堆。

松赞大妙笑了，然后说：

“璀璨星空皆是性光闪耀，诸相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色相为空，此我非实有，彼色相亦为空，也非实有。

在东方佛道两教的文字中，天是与域相通的意思，我所说的这天、那天并非是你理解中物质宇宙里的某一片星域，而是一种能量场域，而每一种能量场域是与某一种意识精神境界相匹配的。你的内在神魂当下具有怎样的意识能量频率就相应地与某一近似能量场域相共鸣，进而令其成为你当前的主要实相，而其它同时存在着的平行实相则被你忽视。

当然，意识通透、认知全面的意识存有可以兼容它已经经历并达成成就的低阶功课，但在低频实相内的稚嫩意识新生却

无法理解与无从共鸣高阶的意识经历与相关领悟。这就好像你现在是高中生，你看初中与小学的课业都觉得太简单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就辦持不明白呢，可回想当年，你自己在那个阶段上不也感到无明的困惑嘛。或你现在问问我们博士，对于他简直就是常识的一些明白着的道理，哪怕今天就算都告诉你，很多道理你此刻还是难以理解与认同的。

认知可以向下兼容，却很难冒然达成质变的顿悟。

比如博士问的这光音天，就涉及到四禅八定、涉及到转生轮回体系、涉及到因何入胎、又如何能顺利从本位面上毕业脱离。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其实所谓的地球或星海都是舞台剧，而你我众生就是这舞台上的过客，在来来去去间这光音天就是在有形与无形间相互转化的位面。入胎前我们都是光，都是能量的嗡鸣；入胎后是在此间投生为人，还是在彼间化生成什么，舞台不同、壳窍各异，但目的其实却都是一样的。

在哪个位面上使用其中的角色身份，就要用那一位面中特有的物质来堆砌与维持其躯壳的显化。在不同的实相位面中，可见的物质是不同的，可见可感可察的显化是由符合其频场频段的能量粒子被感知后构成的；而同时存在于场域内的其

它能量粒子，因能量频率不同，无法被固定频段中的角色所感知为真。但无法被感知，并不意味着其非实有，而实有也并非实有，虚空不空，实有非有，就是释迦最常解释的问题。无法被我们证实不是不科学的迷信，而是我们的科学尚未能达成理解其真相的高度。否定我们无法感知与了解的世界，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所以真正的学者往往在回答此类问题时会诚恳地说：我对此并不了解。

话说回来，我认为确实是有所谓外星人的，因为释迦说四大部洲时，很详细地列举了不同场域中，不同生灵的具体长相、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身高、社会形态、偏好与生殖方式，并说在不同文明间确实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互动。如果说整个宇宙里只有我们存在，那也就太小看弘意识的多元多维创造力了。就连我们当前的地球，其实也并非仅此一个，那些平行同时真实存在着的其它地球，每个上面都演绎着不同的可能性，而在这些相互平行的地球实相间，彼此也是有关联和相互影响力的。

所以你认为修行有成可转生为外星人去体验更高等文明的社会结构，绝非妄想，就好像我们在投生来此之前，也都经历过其它环境中更简单的生命形式一样。不同的舞台各自有其

适合的剧目，这没什么好质疑的，但就好像我们当前的这场景与我们并非实有一样，那些舞台与舞台剧也都是颠倒执着梦想的产物。如果你非用理性客观的理念去构思它们与我们的相对物理空间位置和彼此交互往来，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并非是不可能，而且确实曾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着、也将继续展开，可是能经历这种故事的角色与时代剧，需要你的神魂在出生前选择参与这样的剧目，才能体验这样的剧情。你明白了吗？”

房间里落针可闻，少年派呆愣原地，许久突然深深地吸气，  
然后慢慢呼出，说：

“你的意思是……是，欧买嘎，我无法组织语言表达出来，我好像懂了，但又很朦胧……

我发现博士确实问到了一切的核心。我们追究人类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线性的确定性的历史剧，好像可以获得某一种一时被认定为是真的故事线，但在宏观的层面上，我们所确信的‘说法’，不过是是我们所能见的某一种可能性，仅此而已。而这样的可能性其实有万千种，每一种都同样地真实。

也就是说：起源论其实是像DNA双螺旋一样，肉身演化与神魂演化构成了两条彼此依存的平行线，单独只讨论其中的一条脉络都只会获得不全面的扭曲了的发展认知。

我现在理解到光音天内的意识体们，因渴望透过生命体验的实践而达成自我意识认知的完善，故因各有自己关注的课业而进入不同星域的不同时代中选择各自的角色。

众生从光音天进入凡尘的过程，遵从了各自的初心所愿，每个人当前的角色所是就是其课业所在，如何面对自己的课题、完美地达成相关的领悟，才是此生当关心与做到的事情；而无法达成相关课业、无法取得应有领悟的经历者，会在此间轮回往复，直到达成毕业的最低标准，才能重回二禅中的第一境界光音天。

大妙啊，你再和这些人们说说八定的内容吧，为师对你讲法的能力还是很认同的。”

少年派猛然晃了晃脑袋，好像走神刚回神过来，看着大家看自己的眼神有些怪怪的，不知刚发生了什么。



喇嘛对着少年派行礼说：“恭送上师。”

然后对众人说：“我的上师他人在藏地，但不时会关注我的进展，刚才少年显然因听得出神而无意间链接到了宏意识领域，打开的通道被我的上师感觉到了，也就借这通路短暂地访问了我们。对于这些大成者来说，我们刚才说过的话，甚至之后将谈论的东西，他都可在瞬间了然。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只对常人形成约束。

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让我把剩下的部分为你们讲解清楚吧。

在达成与完成了四禅境界中的功课后，自我的意识状态应该已经达成了一种观察者的旁观状态。在学会很客观平静地品悟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经历后，就会知道与了解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遭遇没有偶然可言。没有所谓的宿命，因

为一切都在随时变化着；也没有巧合可言，因为所遭遇的一定暗藏玄机。

我们就好像是那江海中的鱼，天高地广其实与我们无关，我们被自己刻在骨子里的习气所左右着，从小溪历经险阻努力归海，在海中特定的区域里随群长大，之后当身强体壮了，又开始逆流入江，朝源头一路奋进，只有那些成功回归出生地的成熟体才能完成生命的再次轮替。江河湖海是开放的，也没谁会逼迫着你如此舍生忘死地一路往复，但这就是宿命的轨迹。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完成第五到第九重大境界的介绍，好让你们明白，如何才能真正地看破无色界内的迷障。

要知道破欲界之迷执幻想，勘破‘我执’即可放下种种得失计较。这里的我是指当前你正演绎的角色我。

针对破色界所执的功课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四禅了，当你不再把灵体法身光明琉璃体当作我时，那色界内的种种物相、人相，也就不再被当真成所执所欲了。此间的主要功课就是当真后的计较，计较时若起心动念想要干预左右，那就再也入局去体验种种涟漪。

这被叫作‘法执’，也是源自二分心，因还没能理解自然之道，故而总想左右世间发展与他人行为。有自己对道理较为较真的是非标尺，也因此在心境上会发生顺逆合离的感触，这感触进而会生出喜恶分别、有了爱憎亲疏。当这些功课都搞定了，那有形有相的功课也就算是做完了，你的神智心性进入到了一种全然通透的随喜无欢的平静状态。

过了色界的门槛，就进入到无色界的范畴之内。无色界内连光音这些五感可察的东西都不再被显化，一切都是电子脉冲在矩阵里的奔流交互，不再可见闪烁不停的明暗，也听不到嗡鸣，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一切又都在其间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同时发生着。

这空而不空之处，就是弘意识的意识能量被构建与转化成矩阵脉动之所。当自我意识进入到这一境界里时，之前习惯了他的内五感也从此没了作用。外六感早在解离欲界时就被褪去了——当然不是说屏蔽或无感，而是不再当真。第四禅的清净大成后，对灵界里的诸般玄幻也就不再当真，随着对内五感不再追随，不再被灵界的幻梦所迷，也就可以用内六感中最后所剩的意‘识’，去了解与理解无色界是如何运作的。

在无色界里，会先后遭遇四个常见的困扰。这四个难点，没有先后之分，所以也就没有递进的关系，随缘遭遇逐一勘破就能过关，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它们分别是：空无边、识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

## 一、空无边

这很好理解，在失去了时间与空间坐标体系的无色界中，那些习惯了在认知上以逻辑链性思维公式为思想架构的人，会失去所有展开链性逻辑思维导图的支撑点，在一切都可言出法随、随意显化的创作平台上，在一切皆有可能时，基于实用科学构建的认知都毫无用处。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好像面对一片浩渺空白，思想可在其间随意造化万物。你从被造者、规则的臣民变成了造物者、显化的主宰，你还能保持无为的镇定吗？

起心动念间就可瞬间生成与展开所有你渴望所是的表达，你还能不被其诱惑，继续保持清净无为的观觉吗？

## 二、识无边

如果你抵御住了当神的快感，没有去沉醉于触发各种可能的

显化，接下来你会发现其它意识体们在此间创立展开了各种世界，而那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可能有些很肤浅，有些则蕴含着成熟智慧对万有的深刻理解，而些许智慧是无法通过意识交互彼此传递的，需要投身其中经历才能获得自己的领悟。而这样的可能无穷无尽，且层出不穷。你会犹如干瘪的海绵一样，渴望把那些宝贵的思想领悟都吸纳转化成自己的所知、丰满并充盈自己的所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只恨自己分身乏术，还有就是感到自己意识容量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保持明觉清醒吗？是否会在不停地追随探索中，再次沉迷某处呢？

### 三、无所有

这种四处探求无尽可能的愿望是非常好的，这种求知欲让自我意识可不断成长，让智慧获得成长的资粮，但若自迷其中成为学痴，失去了全然观觉的能力，把自己搞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书呆子’，那也就背离了入世历练的初衷。虽然在这一境界不再会被名利情欲所困，但也有自迷于当救世主的、祈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种宏愿其实也是一种所执障，这一念生，其所愿之‘地狱’于他而言，就会幻生无尽，直

到其明白‘无所有’这个至简至真、又深奥难明的道理。

#### 四、非想非非想

当了解到在无色界里，自己的念头能有多大的创造力时，当发现一念动就会即刻自陷其中时，起心动念会变得很小心，妄念邪念嗔念等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被全然理解，想着：不去想，是否会好些呢？朽木顽空真的能带来解脱之道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结果你会发现：不能胡思乱想，也不能压抑自己什么都不想，那该怎么办呢？

在此处有两层境界，即念念皆善知见，处处往好了想，但这只在自己的个人实相里能起作用，一旦你进入公共的或他人的实相，在群体实相里，就未必人人都心存善缘或各个能不动是非了。所以当你破识了无边处的有想境界及无所有处的无想境界，并不痴迷于有所得之愿时，无欲则刚，不见有无，无所求即无所畏，恬然清净，顺随法喜。

这四个科目都有所成就并全然明了后，把四安然都内化入髓成为自己的所是，而非克制，也就完成了本三界内的相关科目课业，进而可以进入到第九定的意识状态中，也就是不在

三界内脱离五行中，不受生克顺逆消涨生死的影响，这是本意识位面中能达到的最高意识成就，我们叫它‘灭受想定’。

在三界中先后破了欲界的我执、色界的法执、无色界的空执，进入到浑然无我与万有万存不二、一体的境界，化身、法身、分身，都逐一被勘破并完成了多重自我的融合，自我又与浑然合一，生我之乡即吾归处。修行者完成了自这三界本位面里的所有功课，回归到全然的状态里，寻找与等待发现其它意识领域中的其它课题、那些自己渴望了知与探索的新发展方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梵语nirodha-samāpatti，汉译为‘灭受想’。安住其间为‘定’，要知道肉身我非我、角色我非我、魂魄我非我、神魂我非我、意识我非我，我即全然，全然即我，我非全然，全然非我，无有一个所属的我，而又有万千各个皆我。这‘我’执之尽灭非常不容易，因为有个受体、有个思想的中心确实存在着。那谁在想与受呢？

佛陀即大觉悟者说‘全然’，而众生说‘我’。身、脑、心、意、神、魂，层层剥离、渐进解脱后，犹如剥洋葱、犹如探究粒子的结构，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没有一个不可剥离的核

心存在，万有的基础其实是空性。在我们佛教中，广泛地使用‘性’这个字，比如心性、佛性、生性、智性，这‘性’字恐怕是在中文中对此意解释最贴切的了。

性乃‘心生’，也就是意化，其意所向，其行所为，其感所受，其志所趋，此乃性也。

‘空性’并非‘空’的性，无所有处并非空。我们所谓的‘空’是角色我不可感知的万有实相，空性即其弘意识的本性，其性为思生，即意识活动。而意识活动又带来各种所思之展现，有所生即有所灭、有了起落和始终，但念念相随如环接续，  
故又没有始终可言。故说其所是已不是，说其不是又即是，实无定性可拘，言此是已非此是，论定义而无恒常。

理解与认可了这些，也就不再有‘我’执，可接纳‘涅槃寂静’中的‘我’之寂灭，融入更宏大一体受想体验中，并安于此间。

这就是归途中全部要与会经历的一切。完成这一境界的觉悟者，被我们敬为佛陀，也就是成功完成本位学业的修行者。”



少年派这会儿的表情更加困惑，他在很努力地想要理解刚听闻的这些道理，但显然这很有难度，感觉好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能搞清楚。

少年环视博士、神父和女人，发现大家好像都陷入了一种忘我的沉思，好像就只自己是那有听没懂的，这让其感到有些不爽，于是对着喇嘛说：

“你好像走题了，博士问你的是‘源起’，意识神识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躯壳，又是如何驱动了世界的发展？文明到底是爬虫与猴子演化而来的，还是神创的？可你说了半天我也没能听出，其中与这问题有什么关系。”

## 第 236 章 不可置信的事实

虚幻实相皆为梦，历世轮回业未穷。

一念一生随缘定，觉悟超脱自在通。

喇嘛松赞大妙说了四禅八定与三界自限所执的关键都有哪些，先后说了我执、法执、空执给修行人带来的影响与阻碍，告诉大家这些看似所障的其实就是本意识位面中我们当习的功课，经历了，了悟了，释然了，也就成就了。要是活不通透、死不明白，那就多反复几次、几十次、几百次，而且是品类丰富、量大管饱、无限续杯。

少年派有听没有懂，心浮气躁下年轻的他对思考出路归途还没兴趣，总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他其实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在女同学面前说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深”实用话题，所以只想让喇嘛讲讲与起源进化论相关的又不同的密藏知见，好丰富自己的见闻与谈资。

于是少年催促着喇嘛说说其所了解到的关于世界与文明的起源，还有人类的演变史。

喇嘛喝茶，等众人都明显从思想的盛宴中缓过神来，才继续说：

“在我了解到的知识中，释迦对起源论有几种相互冲突但又彼此协同的解释。这些知见乍一看相互矛盾，但当你真的有过进入浑然的亲身经历后，也就会瞬间豁然。

首先，我们佛教其实历史并不久远，至今不过两千多年，但藏地苯教的历史与文献大多有八千年以上的传承，而印度和尼泊尔地区的古代典籍也可涉及到六千年前的故事。如果滤过那些给信众讲的宗教故事和给娃娃们说的民谣传说，那可以当真去思考的信息其实也就释迦总结出来的几种说法。我简要地说给你们听听，好让博士能有所了解。

首先，释迦告诉弟子们：一念一世界，念念相续即此生。生我之前一片混沌，归虚之后浑然无物。释迦历世五百次，当过鹰虎男女飞虫走兽，也历经过过去未来、多次往复，故而明确地知道其历经的每一世都在其入世时被显化成真、在其离世后幻归大千。故世间世事并非是线性单向递进发生着的，其可见未来已发生，也说过去可被再改变，即便此刻的当下也是由多重不同可能同时展现的，故我们的选择决定了自己

的体验。”

少年派疑惑地问：“那按照你的说法，在这间屋里，我们这些人到底谁是谁梦中的幻影呢？难道在我们出生前没有这个世界，在我们死后这个世界也会随之消融吗？这太无法理解了，我无法理解。”

喇嘛说：“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我们彼此都是真实不虚的，但我们彼此又确实都并非实有。我们成为当前的角色，在一个被更高阶意识所创的实相大梦中演绎着各自的角色，相互助缘来完成彼此的启迪。我不比你更真或更假，就好像你不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比我更真或更假一样。在这幻梦世界里，讨论谁是谁的幻影其实很没有意义，因为没谁在这颠倒大梦里是绝对的主角，我们都是核心意识化生出的分身。

至于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世界、这环境、这小镇、这国家、这时代，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但其存在并非犹如你以为与理解的那样，这些被无色界利用内在建构生成出来的舞台和时代背景，是可不断被重置、再现或修改编辑的。因此也就有了各种平行版本中的现实，也有了可被重复经历的角色。

整个宏大历史剧确实存在着递进的清晰的发展脉络，为神魂

展现出各种可供全情投入的所谓过去与未来。不管是远古时代与龙同行的剧情，还是上古文明鼎盛的时代，或是人类可以自由在天空宇宙间穿梭的时代，一切可能，在我们角色出生前都是备选项中可选的，但不同时代剧中的角色，各有其与时代相匹配的功课。我们首先是选取自己所关注的议题，然后依据相关课业的需求，在大系统中检索匹配度最高的角色，并筛选这些相关角色哪个可为自己带来觉悟上最大的收益。

当然收益与难度是成正比的。那些我们神魂上的短板也就是我们佛教说的无明，需要透过经历来逐一透过实践达成相关认知和领悟，可是如果你挑战的科目与你当前水平相差太多，那就需要面临多次重复的挑战才能达成。甚至有时怎么也达不成，只好先转去做一些相对容易的课业，等自己成熟些了，再回来重新挑战此生的经历。往往这样的再世，会为你带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既视感，你会在梦中或现实里恍惚感到‘这场景我见过’‘这些对话我经历过’的‘错觉’。当然这并非错觉，只是当你多次经历同一角色时，过往经历过的点滴有时会与你当前的足迹重合。就好像你在雨林里走了一天，  
[细雨社www.xiyusho.org](http://www.xiyusho.org)

傍晚时又看见了昨夜的篝火灰烬和晨起砍刀披荆斩棘开路时折断过的树枝。”

此时博士突然有所领悟，试探性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确实活在一个连续剧中，但其中的每一集又并非只能被经历一次；连续剧本身是被构思出来的，并且还被不断翻拍更新着，因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确实有个历史剧，但那又非是一个既成事实——故事线里的各种角色是确定了的，但由谁来演绎这一角色却是变动着的，一个演员可以上午演二十一世纪的星球穿越者，下午又去演一个青铜时代的农家妇。我理解的对吗？”

喇嘛疯狂点头说：“你这说法比我能讲出来的经文更容易被理解！可惜释迦在世时，无法用这些电影连续剧之类的例证来启迪众生。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文明史确实有一个周期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人类史也确实在宏观上可见不同阶段的不同主题。就算在同一时期，如果选择不同地域与不同国家，也可经历不同的文明课题。比如我们现在的大都市、小村镇、东方国度与非洲部落、爱斯基摩人或亚马逊雨林原住民，就算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时代里，

也有不同时代剧在同时上演着，且相互并不冲突。

如果万年后，你们考古学家发现了非洲部落的村落遗址，发现了亚马逊雨林中的生活遗迹，发现了爱斯基摩人的骨骼标本，就会推断今天我们的文明还很落后，还处于很原始的部落时代，但真相我们也都知道是截然不同的。”

少年派有些不服气地质疑说：“我在教科书上学过，文明的演进史，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近代，人类是逐步由野蛮小部落逐渐城邦化的。从未发现你说的远古高等文明存在证据。”

博士没等喇嘛说话，直接对少年说：“孩子，不是没有证据，相反，这样无法被我们理解与解释的证据随处可见，只是这些遗迹与文物超越了我们现有理念的认知范畴，甚至严重地威胁着科学与宗教的因果论线性认知，所以在普世教育的基础教育环节中，对大众的科普里是不提及这些让我们当前渐变论发展史无法自圆其说的其它证据的。”

如果告诉你金字塔是利用超频‘液化岩石技术’浇筑出来的，如果告诉你古玛雅就有宇航机场和用于星际微波通讯用的储电放电反应池，如果告诉你比苏美尔文明还早千年就有可供数十万人定居的大都市，并且那些城市有完整的地下水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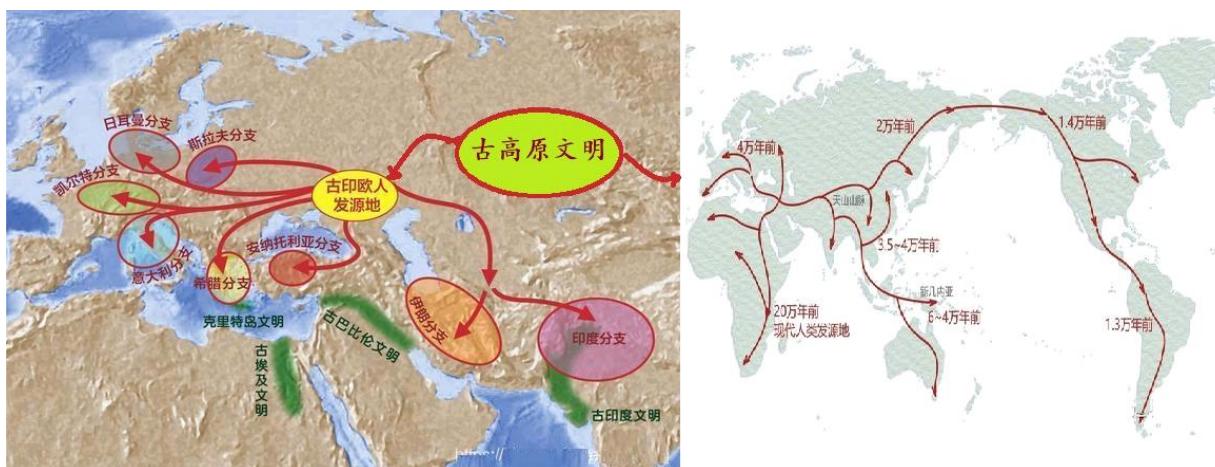
系统，家家有淋浴和马桶，而这些遗迹比苏美尔文明还要早千年，你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是否会崩溃呢？在我们认为还是刀耕火种的世代里，其实那时就有文明在用现浇混凝土和规格订制砖在建筑城市与地标建筑了。



其实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证据链，这让当今人类的物种渐进起源史和文明发展遗迹年表出现彼此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是物种大爆发，还是物种多样性或人种多样性，被肃清成单一人种并全球到达，都存在着诸多无法用渐变论解释的疑点。这些疑点都指向同一个我们不肯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那就是文明并非是渐进发生的，并且当今天人类甚

至远古人类也非纯天然的。

若再加上对神魂系统的思考，我现在觉得，历史可能真的同时存在多条相互并存着的故事线，在这些故事线里，不同文明程度的文明同时存在着，而那些与其时代明显有巨大差异的文明引领者们，它们被世人敬畏成神，留下无数看似想象的传说。而他们对整个历史故事线产生的影响，远比我们能想象到的可能多出许多，因为我们的想象是基于已知展开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与科技远超我们已有的认知范畴。”



少年派又来了精神，好奇地追问：“博士您是说，有外星文明干预了我们的文明进化史和物种发展史？”

艾纳尔博士摇摇头说：“这样的想法是基于文明线性发展认知而假设出来的。如果文明并非是线性发展的，那还会有另一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远比某外星文明跨越数百数十光年

来我们这里播种生命更贴谱，那就是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文明的内循环，在兴衰转变的周期间，一些文明的火种周期性地为文明的再次重启带来干预。也就是说未来改变着过去，而过去又成就了未来。

喇嘛刚才说的那些，其实就是我一直在思考与寻求着的、那可以合理串联起所有已知碎片的暗线。一切看似荒谬不合理的证据碎片，在另一种尺度上，如果转变一下观察的视角就能发现一切都能说得通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少年派看着欣喜若狂的博士，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到底明白了什么能高兴成这样。于是小心地问旁边的明神父：“你明白喇嘛刚才说的是什么吗？给我讲讲呗？”

明觉看看少年，笑着说：“其实很简单，常人觉得这每天在

过日子的我是我，所以因此种种在意与忧虑都是围绕着这个当前角色的生死得失展开的喜恶，也进而有了对无常的无奈与悲苦觉受。

在宗教里，告诉人们不要过于在意这些，因为内在神魂并不会真的因角色的死亡而消散，而尘世间的财富、声誉、家人、皮囊，其实不过幻梦云烟，个人应更重视自己在灵魂上的修持，并借宗教的教义与实修达成神魂的成就。”

少年派频频点头说：“是啊，我童年在印度或后来在清真寺里，他们都告诉我，应该臣服于当天的处境，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虔诚地侍奉神明上，这样来生就可以进入更舒适更体面的生活环境中。如果为宗教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还可以有资格去天国享受一劳永逸的无限荣华富贵。”

明觉笑了笑说：“其实我们天主教也是这个调调，但那喇嘛说的释迦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与发展道路。首先，佛教也是宗教，故而也有各种宗教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流派分支与教条变革，这在我们基督教、天主教、你们的宗教里也都是如此。这些教条与教义的渐变经历了很多历史故事，让许多本真的质朴的道理逐渐被宗教化成了某种社会性的与政治

需求联姻的杂交缝合怪。并在很多时候因名利的诱惑，发展出了教派内的阶级体制和供养剥削习气。

刚才松赞大妙说的是原教旨中最早期的一些知见精髓，释迦告诉其亲传弟子们，从角色肉身中脱离出来的自我神魂，那神魂在入胎前离世后所在的灵界，也是由更高层面中能量意识流构筑出来的幻梦，虽然在那里我们已经没有了这物质的皮囊，都是光明的法身形象，那世界也都并非固化后的实相，而是海市蜃楼般的虚景，可那并非是我们的目的地与本真源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博士原本想不明白的问题是：单纯的人不过是一堆氨基酸蛋白质的碳基细胞，由粒子构成的这些东西，单纯来说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内在自我意识作为支撑，那所谓的文明史与人类史根本就没有探讨的基石。所以当我们渴望梳理与理解文明的演化时，首先就要搞明白，人的灵魂是如何来去的。

大多数人在市井与宗教中知道有鬼神，也知道自己有灵魂，知道有些人死后不肯离场会变成幽魂滞留在世间。所以很多宗教有安魂与送亲超度的仪式，也有引导人们学习如何面对死亡的功课。但这些修行都只是打开了中阴的认知与光音天

境界的大门。那在其后呢？这些灵魂与灵界或天国又是如何产生与运作着的呢？

显然这些答案释迦是为我们都解说过，但其内容却被宗教里的某些教派一笔带过了，结果让信众更多时候是处于盲从的迷信状态，而非清明的解离状态。要知道一旦人真的与自己的内在产生了联系，那些中间人、那些宗教编写出来的伪经也就失去了蛊惑力，没人外求外祈时，你爸爸和我这样专业的宗教人员要如何讨生活呢？”

少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但还是困惑地问：“博士他又不是  
宗教人士，他欢喜成这样到底为什么呢？”

明觉看着博士说：“如果只把人类文明史理解成一群鱼爬上岸、爬上树、走入草原、在河边盖房子养动物耕地打仗，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少年想了想说：“少了被全世界各族广泛记载的神明引领和教化。”

明觉点头说：“就是这个了。比如圣经中记载了亚当与爱娃出生在公元前3960年，那是中东两河流域人类始祖出现的年

代。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被那些考古者在陆地与海底发现的古城遗址，很多都可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前。而且大多数巨城建造所使用的石料都明显地过于精细巨大，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吨重，而且每个切面都光滑如镜，精准到我们现在都难以理解如何做到的。



你不会真的觉得，一群穿着毛皮、拿着大棒、追赶猛犸象吃的野人，能搞出这些东西来吧？答案用屁股想也很清楚。但或许除了外星干预论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呢？如果时间线并非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如果我们能准确地预见未来，就代表着所谓的未来已经发生，那所谓的过去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你想想，对于那些活在我们所谓未来中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就真实地活在他们认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中呢？那再进一

步，如果所谓的过去、当下与未来，都同时存在并同时发生，并相互还有影响，那在这种如环的相互影响下，会在蝴蝶效应下产生出多少不同版本的历史进程呢？在这些不同版本的历史进程中，哪一版都真实发生过，可这些版本在相同年代里却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走向，触发了不同的结果。

当历史不再只有唯一的真相时，研究历史的人就会因相互冲突的证据而崩溃，除非真相就是在相互平行的历史舞台剧里，一切并非‘实有’，而是由某一种我们尚且还无法理解的机制显化出来伪装实相。这样才有可能让时间轴被一次次地重置，并同时发生不同的可能性。”

少年派又一次听傻了——这解释得好像是比喇嘛说的东西更无法理解。

少年小心翼翼地问：“你说的这些，我好像能理解，可是这东西如果是真的，那怎么能证明呢？如果真的是真的，你的意思是说，你、我、我妈妈、这教堂，都是‘假’的，连死后的天堂与地狱也都是‘假’的？天啊，我不敢往下想了，这太疯狂了，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可能是假的？这世界怎么可能可能是假的？天堂怎么可能也是假的？”

## 第 237 章 历史大洗牌

雪夜秉烛论古今，世代文明互交替，  
你方唱罢我登场，幻影翻转万物栖。

少年派无法认同与理解博士、神父、喇嘛甚至萌茗所心照不宣的东西，少年渴望具体的、明确的、简洁的，可在他人面前转述，好让自己看上去很有见地学问，所以继续央求着喇嘛解说神魂是如何从光音天境界进入各种人世剧角色的流程细节给自己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喇嘛却不想继续为此展开具体的话题，只说让少年过两天去喇嘛现在的住处详谈，到时候还会有几个小镇上的佛教爱好者，会一同参加。

于是博士说：“我在考证西方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无法把人格与神格作为两条基线独立思考，因为人性中有神性，而神性中也有人性，也就是这人性与神性的交织让许多历史事件变得扑朔迷离。长久以来，大多数学者把文明史只看作是人性的发展史，而宗教又把神性独立于人性之外并高举成迷信。在我看来，恐怕历史剧的真相远比这两种独立的思路

要简单或复杂，而这答案或许就源于与隐藏在神魂对人世剧的影响力中。

当人们认知并理解到，人世间所经历的时间线并不是阅后即焚的一次性消耗品，那对历史与未来的观点就会大不一样。而达成时空穿越、游走在时间线上、完成对各种可能性探究的，未必是具有实体的某人，而是不依赖于具体某一实体的自我意识。这些在过去与未来间一次次体验不同生命经历的意识体们，被我们认知为神灵。而由它们引领的某些改变与变革、带来的跨时代技术与知识，让文明的发现呈现出我们无法解释的大爆发与各种突变，也因此留下了诸多超越时代的文明遗迹和看似神话的传奇故事。”

少年派突然有些兴奋地说：“我知道，有蜥蜴人，有巨人，还有各种从天而降的大天使。”

喇嘛说：“确实在藏地，这样的传说甚至远古壁画石刻并不少见。”

萌茗小心地问：“我经常梦到自己穿着古代的衣服，走在大山里，迷路了，怎么也走不出去，这算吗？对了还有，我梦见过，自己是一只人猿，生活在一片大湖边，那里有一棵非

常巨大古老的大树。”

博士说：“如果我的思路没错的话，或许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

真正的历史是多元且多维的，真正的历史并非是由一条确定故事线构成的。我们每个人所接触或听闻的历史也都各自有所不同，哪怕是同一个人，一生中在不同时期了解到的历史也都是不同的。这些看似矛盾、彼此冲突的历史排序，或许并非都属于同一条历史实相线程，没有谁对谁错。当你的认知与心智有所不同时，接触到的实相线是不同的，因此也就了知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

拿我自己来说，这十年里我对历史的了解和十年前已经大有不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历史的了解和我们的父辈也截然不同，我们的孩子所了解的历史又肯定会与我们不同。过去我们认为历史是已经被定格了的标本，但或许我们真的错了，历史与未来都是在变化着的，而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改变着过去。就好像十年后的我，肯定又会对所谓的历史有更全面的新认识，今天我认为的真实在十年前还是假说，十年后我了解到的过去或许与今天又全然不同。

当然这还不包括，未来人在掌握了时空跨越技术后，人为对过去与未来执行干预后引起的历史实相扰动。

在我的考古发现里，我觉得历史是由两条相互交织的明暗线构成的，一条是由生物物种变迁线构成的，另一条是文明迭代扩散构成的。比如说，欧洲在印度购买了恒河猴母本做基因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之后美国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恒河猴的体型与智力发展上限做出了改良；而中国为打破欧美在基因编辑技术上的垄断，自己搞出了另一套发展方向，这样在世界上就同时存在了四大类不同进化程度的恒河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如果很久以后的生物学家通过基因分析，会得出一个惊人的证据链：全球的高智商猴子源于恒河，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物种大爆炸。印度是物种的起源地，之后迁徙到了欧洲美洲，并且它们把比其更高大健壮的黑猩猩、更小巧灵活的金丝猴、更聪明有组织的狒狒，都彻底铲灭了，其所有这些高智商的变种都源自同一个母本基因。”

少年派第一个摇头说：“这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全球的所有猴都来自于同一个母本呢，这违反基本常识啊。再说优胜劣汰虽说有道理，但更壮的、更聪明的、更有组织性的、更

灵巧的都挂了，这不合理啊。部分地区出现这样的个案可以理解，全球都这样？我不信。难道这恒河猴的后代有机关枪不成？”

博士说：“多年来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

线粒体夏娃：

线粒体夏娃是现代人类在母系遗传上的共同祖先。根据线粒体DNA的研究，科学家们估计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一只母人猿是所有文明的大祖母——并不是说她是唯一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女性，而是只有她的线粒体DNA序列出现在现代所有人类中，只有这一只母人猿的基因得以保存和传播，并完成了五色人种的编译变异，而其他女性的线粒体DNA序列都消失了。而且在这一基因崛起的过程中，当时地表上还有其它各种亚人，当然当时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地表统治者。

它们包括：

- 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 :

时间范围：大约40万年前至3万年前

分布区域：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西亚，但也有部分扩展到西伯利亚。

特点：尼安德特人具有强壮的体格和适应寒冷气候的身体特征，如较短的四肢和更大的鼻腔。他们孔武有力，统治欧洲大陆将近37万年。

### ● 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

时间范围：具体时间不确定，但大约在40万年前至5万年前之间存在。

分布区域：主要证据来自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但基因证据表明他们可能分布在更广泛的亚洲地区。

特点：关于丹尼索瓦人的具体形态特征了解有限，主要通过基因研究获得信息。

它们组织结构强，以部族社团作为群体核心，统治欧亚大陆35万年。

### ● 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

时间范围：约60万年前至20万年前

分布区域：欧洲、非洲和西亚。

特点：海德堡人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共同祖先，具有较大的脑容量和中间的身体特征，介于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它们极其聪明，且生活在温暖的食物丰富的欧洲地中海两岸，统治大陆近40万年。

● 弗洛勒斯人 (*Homo floresiensis*) :

时间范围：大约10万年前至5万年前

分布区域：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

特点：弗洛勒斯人身材矮小，身高约1米，被昵称为“霍比特人”。他们的存在表明在东南亚岛屿上有着独特的古人类演化。它们非常适合在相对资源贫瘠的岛屿上生活，而且航海术发达，统治沿海与海岛岛链将近5万年。

● 智人 (*Homo sapien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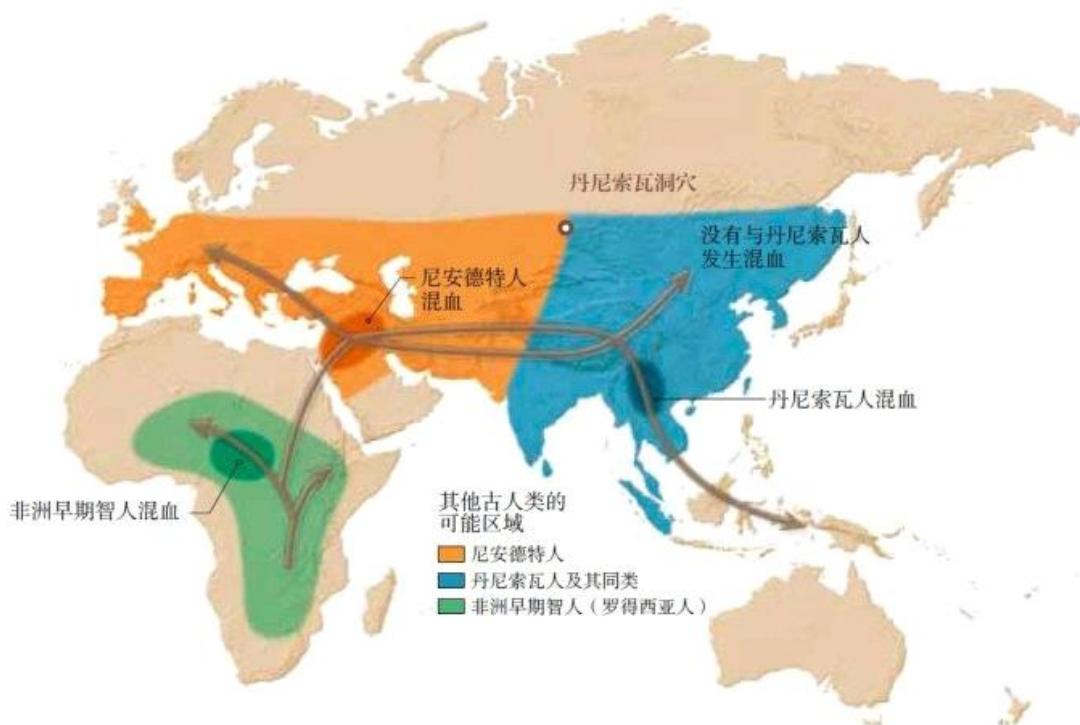
时间范围：大约30万年前至今

分布区域：起源于非洲，逐渐迁徙并扩展到全球。爆发式发展在近一万年，击溃与扫荡了全球所有地区，把所有原住民

都屠戮殆尽并取而代之。在这以少胜多、以弱搏强、以落后客居击败成熟原著民的过程中，留下了无数‘神祇’参与与引导战争的传说。

这些传说都表明，有‘神’派遣天使或神仙，给我们传授高科技技术，并赐予先进的武器，让我们得以击败各地的原住民，并彻底做到对其它亚人物种的灭绝。

这导致巨人、矮人、山地人、兽人、鱼人，都依次退出了发展了几十万年的历史舞台。”



少年派不可置信地看着博士，疑惑地问：“这不太可能吧，我们才发展上下五千年，从亚当夏娃算起，合计不到七千年，

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那些你说动辄发展了几十万年的家伙们，怎么可能被我们全球全歼呢？这不合理啊。”

博士笑了笑说：“但这就是现在的事实啊，我也知道这不合理，任何一个外来物种，在水土不服、毫无当地生存经验的情况下，在身体、饮食结构都不能完全适应的时候，却横扫、击溃、剿灭了所有发展了几十万年的原住民，其概率就好像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击败四十岁的成年男人一样困难。但结果却显而易见：我们做到了，或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神’，做到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少年派更疑惑了，皱着眉头问：“难道那些原住民不是神的孩子吗？这些神又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偏袒我们、屠戮其它亚人呢？它们怎么会拥有超越时代局限的、压倒性的、可以决定大战役走向的决定性武器系统呢？”

我小时候在印度听人们说，上古时，神打架用的是可以融化大山的光、可以把一座岛屿抹平的火。它们拥有巨大的浮岛，宫殿飘在海里的天上。那时我还以为这些都是传说、都只是传说呢！或许祖辈人们没有编故事，只是在一代代地重复着某种事实。”

博士说：“是的，虽然我们拥有很多证据，可以合理地解释当前我们无法解释的一切，但这些证据都无法被我们合理化地理解，因为这些证据都表明，在我们看似原始的古代，他们拥有着我们至今还无法理解的科技水平。而这种可以解释一切困惑的合理答案，其中最不合理的一点就是，这些未来科技与掌握了未来科技的所谓神们，是为何与如何出现在我们历史源头上的。”

少年派看着博士问：“您可有什么猜想吗？”

博士说：“如果再给人类几千或几百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打破时间壁障的可能是有的。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当我们能借由进入其它位面，通过蛙跳技术，前往时间轴上的其它时间点时，那我们会在其它时间点里做些什么呢？”

少年派说：“我会想知道未来都发生了什么，然后回到过去做好相应的准备。你们呢？”喇嘛和明觉也点点头。

萌茗说：“如果能重来，我想我会帮助幼年时的自己，让她少受些苦，多知道些长大后才懂了的道理。”

博士点点头说：“我想也是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

的神为什么会帮助我们铲平各地各大成熟的竞争对手，还把医疗、历法、教育、可食用的植物种植法、可圈养的畜牧动物与畜牧法，都传授给我们各地的先祖。”

明觉恍然说：“怪不得，圣经里说，亚当与爱娃出了伊甸园，融入到当地。其长子该隐耕种，次子亚伯畜牧，并把农耕与畜牧的收获供奉给神们，而神们更喜欢次子亚伯奉献的奶制品和肉类食品。

当初在神学院里，我还想：神都是灵体，怎么吃肉喝奶啊？这亚当与爱娃都是人类始祖，怎么她俩走出伊甸园后，大地上已经有很成熟的城邦部落了。那些人哪里来的？亚当和爱娃在伊甸园里，都是饭来张口的，也不用穿衣服，怎么能教会两个儿子农耕与畜牧呢？

博士，你现在的猜想，让一切都不再只是经不起推敲的神话，这一切都合理了。我知道在东方，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有始祖征讨驱逐原住民的神话传说，当然所有的传说都把原住民描写成残暴的、落后的、不敬神的异族。现在如果参考智人的万年发展史，我明白了，我们才是‘外来物种’，并且我们残忍地驱逐、迫害甚至种族灭绝了原住民还有他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明。而我们的出现与冒然强盛或许与物竞天择的自然演化无关，也与基因突变的物种大爆发无关，而神恐怕也并非是民间宗教信仰中迷信的那种‘神’。”

少年派突然说：“玩游戏时，如果失败了，可以读档从某一个历史节点上重新开始，利用已经获得的失败经验，重新尝试闯关，多尝试几次后，我就能顺利达成一些很难的关卡。这就是未来改变过去、过去又改变未来。是这样理解吧？”

博士问：“什么游戏？你说的是什么游戏？”

少年派顺口说：“[www.wuyushen.org](http://www.wuyushen.org) 单人电脑游戏啊，你没玩过吗？”

博士问：“你接触过电脑？我只是听说有人在思量如何能做出原型。”

突然少年派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一样，眼神躲闪，慌忙摇头，不再作答。

萌茗此时突然插话问：“如博士所推断，也有可能且不无道理，这就是您说的历史暗线吗？”

博士摇摇头说：“如果仅此而已，那也太过简单了。开始我就说过，文明史或许远比我们想得简单或复杂许多。文明打

破空间距离带来的阻碍与单向时间线带来的隔阂，只是时间问题。这不是要讨论的重点，因为其没有达成的悬念，只是何时这一理论被谁提出、并在技术上达成尚且未知。但我相信此类突破只在千年内即可实现。”

萌茗问：“那奇怪了，您说其它几个人种都在地表发展了数十万年，他们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与文明层次肯定比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要不知高明到了哪里，甚至或许今日的我们都未必能望其项背，它们怎么就那么烟消云散了呢？”

博士点头说：“你的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上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无法找到答案的难点。所以我先请教了松赞大妙，并在这里数月研读古代孤本。”

萌茗关切地说：“那您这是已经知道了，或想明白了，所以忽然欣喜异常？”

博士说：“我觉得是的，但一时却还不知从何说起。我现在很肯定，文明是以段落的形式成周期性发展的，在每个周期中，都有那一周期内的地表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姆大陆、亚特兰蒂斯、昆仑文明。

之后是：

约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9600年，纳图夫文明；

约公元前7500年至公元前5700年，加泰土丘文明；

约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埃利都文明；

约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库尔干文明；

同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苏美尔文明；

约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文明；

约公元前2600年，古印度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

约公元前2070年，古中国文明；

约公元前1894年，古巴比伦文明（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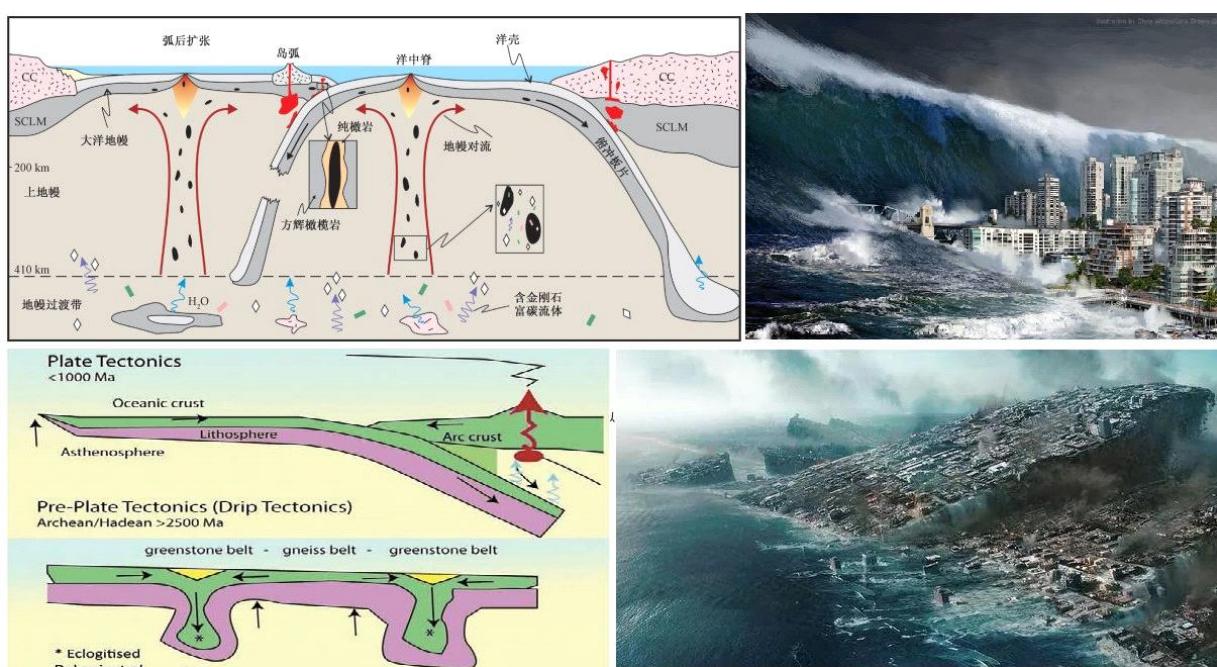
萌茗对这些陌生的名词表示从未听说过，博士说：“这些只是当前这一文明周期内的此起彼伏。这些还算不上史前文明。”

萌茗又问：“那为什么我们从未真正地找到过那些所谓的史前文明遗迹呢？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好歹应该留下些什么吧。”

博士说：“我想你知道地球是有磁轴的，这在初中地理应该已经学过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地磁轴会周期性地发生翻转，

现在的南极与北极曾经也在赤道上过，那时大地温暖万物生机勃勃，曾经太阳在西边升起，东方落下，今天的北极在下边，南极在上边。大地的板块就在这颠来倒去的过程中，相互漂移碰撞，形成山脉裂谷，大陆沉入海底，海底变成高原，原来的平原与沿海被其它升起的新大陆版块挤压，沉陷入地下，在岩浆中一切被消融抹平。

就好像玩扑克牌时，每局结束就会重新洗牌，大陆板块就好像扑克牌一样重新叠加排列。这一现象被地质学家称作‘地幔对流’。而这样的地质变化犹如四季交替一样周期性地清洗着地表文明，春夏秋成为文明发展的周期，而地磁轴活跃期被叫作迭代期。”



萌茗不无担忧地问：“那我们离冬天还远吗？”

博士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但愿我们的文明在新年来临时，找到突破时间与空间屏障的方法吧。”

萌茗问：“可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与东方宗教少有关联，这怎么看都与伊斯兰教或天主教的末日大审判启示录中写的一样啊。”

博士笑了笑说：“确实，不同的宗教让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底层潜意识逻辑——

在西方，人们因宗教的熏陶，更热衷于等待被救赎和在意自己是否有资格踏上新生的道路；而东方人，他们的宗教却引导着人们积极展开自救，并且他们认定的自我发展周期是以一生为单位的，并非是以万年为一个周期。

长久以来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跨越时空屏障或许有两种不同的可能——

一种是制造飞船，透过借道其它平行位面，达成物理跨越。这就好像是飞鱼跃出水面，然后再潜入大海，再落水时，空间与时间因在不同密度的空间里有过质变，所以会发生不遵

循光速限制的量变。

其次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光速对我们物理肉身的限制，并借此在时空中完成跃迁，只不过这种方式我觉得需要参与跃迁者具备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萌茗追问：“您说的这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您觉得我们人类能做到吗？”

## 第238章 观星照归途

开卷览史阅千古，王侯将相轮番换。

历史如烟各评说，真相何曾有定篇。

萌茗好奇，追问博士人类如何才能突破时空屏障，并据此对未来与过去产生影响，想明白博士所说的历史暗线到底指的是什么。

艾纳尔博士说：“你可听说过有人梦见自己遇险，结果因此选择在那场景被触发前果断回避的吗？你可曾有过自己梦见过往的经历，可你却成为了旁观者，用第三人称视角看到了些自己未曾在那时察觉的事情，因此对过往记忆中的事情有了很不一样看法的时候？你可曾设想过如果你有机会再活一次，那些经历过的错漏要如何避免吗？如果你能有机会规劝少年时的你自己，你又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实相都是由自己的记忆构建而来的，这记忆其实与世界的真相和他人的认知毫无关系。而这记忆又是在被不断修正着的，换句话说，所谓的过去，甚至那些所谓的远古历史都是你此生记忆中自认为的所知构成的。你仔细

想想是不是如此？”

萌茗想了想说：“我看过很多书、照片、视频，也听他人谈论过历史，在博物馆里看见过相关文物，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历史证据啊，它们不以我的主观思想为转移啊。”

博士笑了笑说：“确实，这些都不以你、你这个在本时代中演绎时代剧的角色为转移，但这些你构建出的对所谓历史的认知，其实都源自你此生接触过的、被展示给你看的、让你记住了的所谓记忆。而你是否想过这些记忆是哪儿来的？而这些记忆是否可以被修改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萌茗更糊涂了，思索着小心地说：“这些记忆都是我看书、看视频、看博物馆、听人说来的。谁能改变我的记忆呢？”

博士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本书，然后说：“原来我也是这样想的，直到在几年前，这本书的作者入狱并出版了这本书。”

萌茗接过书——书名是：《骗子或艺术家》。

博士继续说：“写书的这个人几十年来，造了大量的假文物，而史学家们依据这些文物，脑补出了历史轮廓。这些文物在

博物馆里被当作历史的证据展览了三十年，几乎一代人对历史的认知，其实都是这家伙一个人在车库里营造出来的。

但重点并非是文物造假或误导历史，而是每个人此生所知其实都只来自当地的宣传导向。如果你走遍全球你会发现，不管是近代史还是远古史，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告诉你的都不太一样。小学中学里学到的东西，长大后会发现满不是那回事；而长大后各处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到老年才发现没有几样是真实的。

几个世纪前的人们坚信教会说的史学、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坚信小学中学课本里给老百姓学的史学，当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给人们看的证据始终都很重复。但又有几人真的了解所谓的历史呢？”

萌茗问：“如果是这样，那您还研究什么历史啊？”

博士说：“我一直在寻找真相，直到今天我才发现，真相其实就在我的眼前。”

萌茗问：“真相是什么？有时间穿越者？还是喇嘛说的光音天与人世间？”

博士说：“我相信你我都有灵魂，我想在座的不论来自东方还是印度或是欧洲美洲，所有人都认可这一事实。我们都应该知道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自我意识在不同存在形式间转换着存在的形态。

当自我意识一次次地进入到不同的历史剧中去演绎不同的角色时，它不仅通过自己演绎了的角色获得了知见上的体验，还依据自己的影响力对其所进入的剧情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些影响力导致其所在的世界与所演绎的剧情会与原版有所差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就好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现场发挥，演绎出他对当前角色的诠释与理解，这让他当前的这一幕与其它大多数剧目大有不同。与原著虽然同名，但剧情发展得却很不相同。试问当这件事发生时，其它剧场里相同的剧目会如何呢？如果每个渴望完成自我表达的演员都各自在自己的舞台上做出属于自己的演绎，那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萌茗想了想说：“有一个原著作为标准脚本，但其实每一场演出虽然角色都一样、角色关系都一样、剧情开始时是相同的，但随着不同的改变会有各自不同版本的故事被展现出来。

它们与原版可以很类似，也可以大有不同。”

博士说：“是了，其实原版也没有真的发生过，都是作者一念化生出的故事。在这些被演绎的版本中，有些会比原版更精彩，引入深思；有些很忠于原版，中规中矩；有些则荒腔走板，完全一塌糊涂。这些就带来了历史的多样性，你在一个舞台下做观众，你就记住了那一版的历史剧，但如果你有机会多看几场，就会发现每一场其实都很不一样，不同时期展现的相同故事也很不一样。”

萌茗小心地问：“您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历史可言？”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博士摇摇头说：“非也，确实有历史，但并非只有一条唯一的历史线。其实真正的历史就好像你走进全黑的房间，随手抓摸出几样东西，然后走出房间，对手里的东西展开联想。大多数人知道的所谓历史，不是宗教故事就是学者为政府基础教育编写的故事。历史中没有真相可言，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其实都充满了为政治服务和为宗教与人文的修改。

其实说修改也并不准确，因为其实写历史给百姓看的人，尤其是给孩子们看的人，自己对历史真相也知道自己并不知道。

可以说大多数的历史知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渴望其子民了解到的历史，是为其巩固政权而塑造的认知。

所以存在着两种很不同的历史认知，即民间历史观和史学观。而史学者其实研究到最后，就会和我一样，只能承认自己其实只是陷入到了现有证据链中去推想事实，而所有被发现的现有证据，其实都是你自己此生为此目的显化出来给自己看的。”

萌茗睁大了眼睛问：“您这是在说什么啊，我们眼前的这一大堆古书，难道不是真的吗？它们不就是历史吗？”

博士看着眼前的古卷，又望向假壁墙后的方向，然后慢慢地，说：我们其实都是剧本里的人物罢了。这书桌上的古代卷轴，那些所谓的文物，包括你我，我们何曾真的存在过呢！我们现在也只不过是彼此一念间的幻想而已。”

萌茗皱眉仔细看着眼前的博士，心想：这家伙莫非疯了不成？自己眼前的这些人，包括自己，这古老的楼房、这小镇、这国家、这星球，都是思想的营造物？就算历史是假的，隔壁自己酣睡成长着的孩子总是真实的吧。

萌茗不明白博士到底怎么了，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历史的暗线——一切都不过是一个随时可被修改的剧本，不同的人阅读剧本时会构思出不同的世界、演绎出不同的历史故事，进而历史总是鲜活着的、被不断改写着？

这样的想法萌茗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萌茗转头看向明，然后问：“我真的越来越糊涂了，你能给我说说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觉很吃惊艾纳尔博士刚说出的话——这不像一个搞严谨学问的人应该给出的陈词。可是明觉知道，博士所说的确实就是真相，自己在弘一意识中确实亲眼看见过，在后台矩阵中，在共时性里，各种不同版本的可能性在同时呈现着。有的自己已经死了，有的根本就没触发当前剧情，有的没能处理好一系列选择。如果仔细回想，在出生前的一些事，自己现在也开始隐约回忆起来了。很多所谓的历史剧，各种不同版本的发展线程导致了各自实相的记忆都那么真实。

明觉望向萌茗，想解释为什么博士会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此生显化给自己看的证据，甚至此生此刻其实都不过是各自意识构筑的一幕。但挠了挠头，话到嘴边，改说成：“博士的

意思是，给人们科普的历史学，不能违背朴素的渐进式历史观，如果给出的实话太多，百姓们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慌，毕竟很少有人能接受真相。而对于大多数既得利益者来说，真相远没有保持现状的稳定和谐来得重要。

人们往往以史为鉴，所以告诉人们怎样的历史，就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趋势与心理预期。其实历史中没有真相可言，当代没有、未来没有、过去也没有，历史都是人写给人看的。至于写些什么、展现什么、遮掩什么、篡改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这些信息服务于当代的当前发展需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过往肯定是有历史的，但历史却并非是被固化了的，有太多种可能性重新塑造与再认知所谓的历史。而随着对历史的不同认知，因果导向被不断调整着，而事实往往也并非只有一个或一个版本。

比如对于外人来说，我们今晚在此处的聚会，只不过是研读圣经，历史记录只会说：一个穆斯林、一个佛教徒雪夜到修道院中听经。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我们都知道这与事实其实无关，而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之后对今晚的记忆你觉得会一样吗？其实每个人都只记住了自己感知到的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其实是自己脑补出来、但都被自己记忆成了真实。所以就算是当事人的口述也各有记忆偏差。

这是理性层面的东西。再说，你把今夜此刻当成此时，一年后当作未来，一年前当作历史，可如果你下次投生在千年前的某个角色身份中，那我们的今天又算什么呢？那一刻的你是活在历史里，还是活在今日之后的未来中呢？

其实博士想说的是，时间线的前后，并非是衡量历史与未来的标尺。当松赞大妙解说了他们的佛法后，博士突然明白了这一点，那就是当人生并非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时，人生如梦，人生如戏，所谓的历史可被一再演绎与改写，真正的历史并非是世界史或文明史，而是自己经历过的一切。而自己的经历也是可以被一遍遍修正的。而这样的修正，格局小些可以是一生，格局大些很可能是一个纪元或一个文明周期。

鉴于他已经掌握了的大量证据来看，这样的修正其实发生了不止一次。那么如果历史可以被一遍遍一版版地重演，时间并非是线性的，那一切神迹也就都说得通了，可他们历史学家所摆弄出来的各种结论也就只剩下是可能性中的一种，而非盖棺定论的事实。”

萌茗疑惑地眨着眼睛问：“这对于他们这些历史学家很重要吗？”

明觉点点头说：“当我发现手里曾被自己奉为真理的圣经，不过是四世纪后罗马教廷的政治产物时，我一度丧失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而这让我感到极度地迷茫。要知道人们非常渴望觉得自己清楚自己的位置，这让人感到踏实、感到掌控力、感到真实。”

萌茗小声地说：“你和孩子就是我的真实，其它的我并不在意，什么哲学啊、历史啊，对我来说都没有明早煮什么饭来得实在。”

明觉点点头说：“是了，其实知道了一切，与不知道这一切，日子还是日子，三餐依旧是三餐；只不过在填饱了肚子后，人们还是会感到一种饥饿，当这种饥饿无法被满足时，饥渴感会成为空虚感，进而烟酒甜食赌博色欲或其它什么名利虚荣就会被拿来填补空洞。可是这些一时的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的波动，无法填充滋养内在神魂的空虚感。每次一旦空闲下来，与自己独处时，那种此生毫无建树的无意义无价值感就会让自己陷入抑郁的焦虑中。

其实我们的博士在这里，并非真的在找历史，也并非是在找某个知识的答案，他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所为何来的本心。既然人人都在向死而生，那此生总要过得问心无愧才是。博士在这些古卷里，就是想找到没有扭曲的人生启迪。”

萌茗试探地问：“那他找到了？”

明觉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说：“哪儿那么容易啊，想要了知真相，首先就要破幻，而人们对时空格局的认知，其实就是破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如果还秉持着线性思维的因果论，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历史观，那所思所想获得的领悟都只会局限在我们当前这一层次位面上。如果能看破这一层迷障，知从何来、因何来、来干嘛、归何去、去干嘛，那无论生死都会少去很多因迷茫而带来的自限。”

刚说到这里，突然房间内光亮了许多，明觉以为头顶的灯因电压过大要坏，抬头一看，只见天花板上出现一个明亮的漩涡，一道身影在那漩涡中正在隐去。明觉听见有老先生的声音，他说：“我走了，我知道是我该回去的时候了。谢谢你们，日后有缘再见吧。我已经没什么可留恋或在意的了，我

走了。”

明觉刚想说些什么，光洞闭合，房间又恢复如初。

萌茗问：“你发什么呆啊？和你说话呢。”

就在萌茗缠着明说悄悄话时，喇嘛在问博士自己关心的问题。

喇嘛问博士：“你刚才说的我都很认同，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我们都是当前人生剧的过客，那是否真的有一个所谓的历史呢？我怎么觉得既有又没有呢？这种感觉很矛盾，您是怎么想的呢？”

博士指着窗外说：“你看看这飘雪的星空，你看到了什么？”

喇嘛说：“今夜乌云密布，哪里有星光可见啊？”

博士说：“我相信你在看着乌云的夜幕时，脑中还是有满天星海的。”

喇嘛点点头说：“确实如此，这与我们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博士说：“这星有大小远近，你看到的星光，有些是十万年前的，有些是百万或千万年前的，有的只是几分钟前的，可是它们却同时此刻被你看到、成为你此间的记忆印象，不是

吗？”

喇嘛还是不解其意，疑惑地看着博士。

博士继续说：“事件在何时发生并不重要，何时被感知到才重要；何时被你感知到并不重要，你怎么解读它们才重要；你怎么解读它们不重要，它们本真所是才重要。而你如何解读你感知到的，其实是被人为刻意告知的，而这往往与本真没多大关系。就好像你隔着这乌云看星空，其实一切都是你自己按照记忆脑补出来的，而这记忆真的如此可靠吗？我看未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239 章 明觉说来意

少年追问觅初心，指路求真亦学问。

柔性网络玄机隐，智慧启迪解迷津。

艾纳尔博士沉浸自己的思想中，自顾自地念叨着重要不重要的各种逻辑洋葱。这些听得少年派有些脑仁儿疼。少年不喜欢过于朦胧的弯弯绕，他对直截了当且清晰简短的结论性信息更感兴趣，这些思想的推演与模棱两可的多样性旁凸，让他抓不到重点。

少年派想要获得一些能抓眼球的、震撼的、耸人听闻的谈资，好让班里的女孩们用迷妹般的眼神看着博学的自己，或让街头的小哥们惊掉下巴。少年渴望被看重、渴望被关注、渴望与众不同，可是在场的这些人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东西，自己好像有听明白，但又好像怎么也无法理解清楚，于是抓住明神父谈话的间隙，恳请神父和自己简单说说：博士领悟到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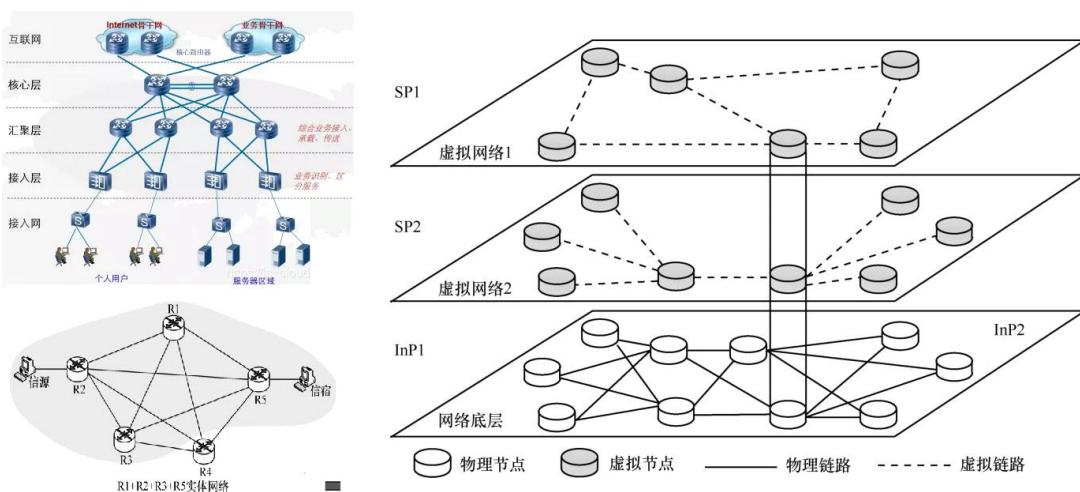
明觉想了想说：“其实这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如果你从个人的角度上去看与想这人间的世上事，那扑朔迷

离，很难能有所定论，不说史书多有历代的篡改，单就文物而言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的相互借鉴，结果往往各有偏颇。

以上这些还只单纯涉及到一线一脉之历史，如果再考虑到因各种可能造就出来的众多平行实相，还有那些由各种可能拼凑出的多种变量组合，那构成历史与未来的脉络就犹如万花筒般，在棱镜里会展现出无尽的多样性。当我们去深究这些，并认一为真时，就会感到困惑。因为在全然中，没有某一定论可以以偏概全地涵盖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说，研究历史与未来是很复杂的事。可这理不清梳还乱的无数变局，其实都是表象上的纷乱，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把眼光透过当代已知投放到宏观的背后，那就会发现在所有的草蛇灰线下有着伏脉千里的蛛网，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处柔性网络架构。这一‘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在纷杂变化的起伏间，默默地演化支持着一切。东方人把其叫作‘道’。”

少年派睁大眼睛，好奇地问：“您说什么啊？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闻！可否解释一下，什么叫‘柔性网络架构’与‘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啊？”



明觉说：“**柔性网络架构** (Flexible Network Architecture)

指的是一种能够灵活应对不同需求和环境变化的网络设计方式。传统的网络架构通常是固定的，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随机性需求。而柔性网络架构则强调可配置、可扩展和易于调整的特性，可随时按照客户端的变量在整体框架的底层逻辑中，适配出看似随机的交互结果。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模块化设计：**把众多的线性叙事切割成无数小模块，然后用底层逻辑为每个小模块设定激活与串联的关键要素，在客户端选择激活某一分支时，如果其满足模组的触发条件，那就可经历那一模块中的故事情节。而这些模块在宏观上构成立体的网络，当然经历者每次只能在多模块中激活其中某一实相，而具体有资格和能力激活某一发展方向，并不以角色的

意愿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其当前的能力与能量来匹配相符的模组。

当然每个模块都可独立升级或调整，好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网络的情况下，逐步升级不同部分的难度水平与内核导向。

利用非实体虚拟化技术，网格内的资源可以在不同需求间动态分配。体验者可根据自己当前的水平随时增加或减少要面对的难度等级。

这种可编程性，让不同体验者在相同环境下，各自体验到不同的开放性体验，网格会随不同体验者对经历的理解与诉求，实时调整与做出相匹配的回应，而这一切都提前被预设好了，并可自动运行，无需人为干涉或设立某种人为的裁断机制。

柔性网络架构通过模块化、虚拟化和可编程性等手段，使经历者能够在迅速响应变量的大环境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灵活地完成开放性的任务，利用各种奇思妙想达成预设目的，完成预设任务。而这富有弹性的灵活开放式矩阵，让参与者感觉到极大的自主性与真实性。并且剧情组合方式多样且很少雷同，提高了各故事情节的利用效率，还降低了运营和维护成本。在实际运用中可不断吸收用户形成的新创意，帮助

网格自身完成多样性标本的采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技术演进。

也就是说，参与者既是固有剧本的实践者也是新剧情的创作者，每个进入到矩阵实相中的体验者，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能力，把万千模块与其中各种可能，组合搭配成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体经历。而在这些看似很个人的经历中，有些其实暗合了绝大多数人走过的轨迹，也有可能在另辟蹊径中收获至宝或坠入深渊。

这种开放性的全局设计，这种参与对未知挑战的刺激，让渴望入局者不会感到一眼望穿带来的无聊无趣。再加上角色匹配度上的变数，更让参与者感到随机性的挑战。

**‘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Reconfigurable Flexible Network System）**是在柔性网络架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概念，强调网络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动态地自我调整和重构，来达成自适应，让可被参与者观察感知到的逻辑漏洞大幅减少。在动态重构的矩阵中，体验者所见所感的一切都能够根据实时的需求和状态，做出相应的自动调整与配置。并且网格具

有自学习能力与主动适应性，一旦见识过某一种可能被展示出来，就会自动收录到云端，成为其已知可能性中备选的一部分。

这样进入实相中参与互动的个体越多，网格学到并能营造出来的新事物也就越多。这是矩阵自我优化的可重构能力。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通过动态重构、智能管理和自我优化等手段，使网格具备更高的自适应能力和智能化水平。这提高了矩阵的可靠性和多样化的表现性，用户越多，累计的多样化需求与达成过的多样化展现也就越多。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其实在相当成熟的系统内，大多数人只是在反复重复已有的素材，这种重复不管是体验了失败还是成功，都对体验者拥有启迪性的意义，故而经历就构成价值。当然在固有的失败与成功中，往往还蕴含着未能重复展现的其它可能，重复有时未必只是重蹈覆辙，在众多变量里，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异同都有可能带来全新的、不同的结果，毕竟导向未知可能的路径绝不止已知的一条。

总结来说，柔性网络架构和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都致力于提高矩阵的灵活性和自适应性，只是后者在固有柔性网络架构

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通过动态重构和智能化手段，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自适应和自优化能力。

如果明白了柔性网格体系的即时互动原理，也就能理解，在多维多元平行实相间，神魂是如何在看似相同的或不同的自我角色间，完成无缝无感衔接的。当然如果有时这一过渡过于粗糙，系统会让正被演绎的角色昏睡、重病、濒死，好完成不同实相的切换与衔接。一般场景的衔接过渡，让角色睡一觉，醒来时也就完成了。当然矩阵一般会主动抹除角色察觉到的各种不妥，让角色忽略无视或遗忘有前后矛盾的一些细节。这样个人的历史经历就被无缝串联起来了，各种碎片连贯成一生中的实相，并利用背景资料在点滴间营造出历史源远流长的感觉。”

少年派感觉自己更晕了，摇头表示自己完全无法理解此类的学术解释。

明觉想了想，问：“你看过《星球大战》九部曲吗？”

少年派来了精神，说：“当然看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系列丛书。《星球大战》九部曲系列构建了一个宏大且复杂的宇宙历史观，涵盖了银河帝国的兴衰、绝地武士与西斯的斗

争，以及各种星际政治和文化的变迁。

● 前三部《幽灵的威胁》《克隆人的进攻》《西斯的复仇》

讲述了：

- ✧ 银河共和国的繁荣与腐败：银河共和国是一个由无数星系组成的庞大政治实体，虽然表面繁荣，但内部腐败丛生，政治斗争激烈。
- ✧ 绝地武士的守护：绝地武士是银河共和国的守护者，维护和平与正义，使用原力进行战斗和冥想。
- ✧ 西斯的崛起：~~绝地的对立面~~ 西斯是绝地的对立面，追求权力和黑暗原力。达斯·西迪厄斯（帕尔帕廷）逐渐掌控政权，策划共和国的覆灭，建立银河帝国。
- ✧ 克隆战争：帕尔帕廷利用克隆战争的混乱巩固权力，最终消灭绝地，称帝为达斯·西迪厄斯。

● 正传三部《新希望》《帝国反击战》《绝地归来》讲述了：

- ✧ 银河帝国的统治：帕尔帕廷建立了专制的银河帝国，进行铁腕统治，利用死星等超级武器维持权力。

- ✧ 反抗联盟的崛起：反抗联盟由一群勇敢的反抗者组成，致力于推翻帝国，恢复共和体制。
  - ✧ 天行者家族的传奇：卢克·天行者在绝地导师欧比旺和尤达的指导下，成长为新的绝地武士，最终击败达斯·维德和皇帝帕尔帕廷，摧毁帝国。
  - ✧ 绝地的回归：卢克成功恢复了绝地的传承，重新点燃了希望。
- 后传三部《原力觉醒》《最后的绝地》《天行者崛起》讲述了：
-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 新共和国与第一秩序：在反抗帝国后，新共和国建立，但内部依然脆弱。第一秩序作为帝国的遗产崛起，企图重新夺权。
  - ✧ 凯洛·伦与雷伊的对立：凯洛·伦是汉·索洛和莱娅·奥加纳的儿子，堕入黑暗原力。雷伊，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发现自己与原力有强大的联系。
  - ✧ 原力的平衡：雷伊与凯洛·伦的冲突和合作，象征着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与平衡。雷伊最终继承了天行者的遗产，

击败了帕尔帕廷的复生。

✧ 希望的延续：雷伊承诺延续绝地的传承，继续为银河系带来希望和光明。

通过这九部系列，整个宇宙数万年间的编年史都一幕幕展现在我眼前，不仅呈现了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冒险，更勾勒出一个深邃复杂的宇宙历史，讲述了权力的腐败、对绝对力量的欲望，和勇气与希望的传承。

我还买了激光剑，也看过周边展呢！你问这个干嘛？”

明觉笑了笑说：“这就是了，这就是历史，有文物，有故事，有脉络。”

少年派还是不明白，问道：“可这些都是故事书啊，都是科幻啊。”

明觉说：“谁说不是呢？其实博士想告诉给你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面对的所谓历史，你此生知道的一切，其实都是通过信息灌输或侧漏给你的，是被各种有意无意营造出来的。如果你、我、我们都各自规划并挑选了自己当前的角色与人生大体经历，进而入世展开经历，那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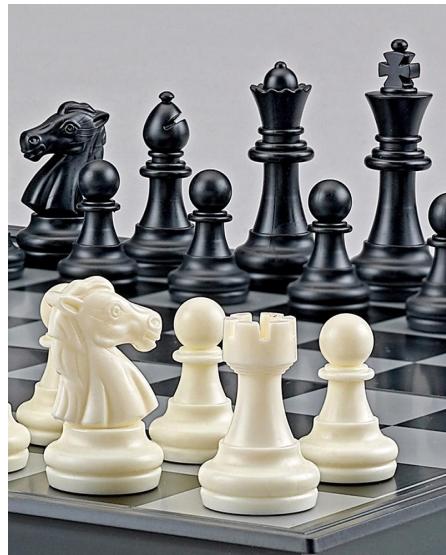
少年派想了想，小心地回答说：“剧本是已有的，角色与角色关系都是被设计好的，可是我不明白了，我出生前，怎么会知道我今天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或和谁何时说出哪些话来呢？”

明觉说：“这就是‘可重构柔性网络体系’在起作用。经历绝对不是一条被预设好的唯一抛物线，就好像历史与未来都没有定数一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大方向上、关键节点上设定好了几个规划点，那大体上能发生的变数是可被算计出来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就好像是你我下国际象棋，只要你我都在这棋盘上使用国际象棋的棋子，并遵循国际象棋的规则，那你我的开局、中局与收尾的各种变数，是否会超出可预期的预期呢？你我间的胜负可能是变数，但你我可行的套路哪怕不按套路的各种可能，都已经是在定数中的一部分了。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是此刻自己独创的即时发挥，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其实你我走的每一步、使用的每一种应对方式，其实早就有谁更高妙或更笨拙地使用过了。”



少年派困惑地问：“那这样的重复历史有何意义？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明觉笑了笑说：“在这重复前，我们都只从书本上知道国际象棋的规则，仅此而已。这是知识；但如何运用这些规则，并在规则内达成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力与智慧了。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在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后，才能自己真正地领悟到其中的妙处，而这随机应变的妙处是无法言传的，这就是自我智慧水平的提高。能学来的照葫芦画瓢是知识，能融入自己心神里的才是智慧。”

少年派眯起眼睛思索着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纠结所谓的历史与未来其实没多少意思，因为在多样性中，各种可能其实都真实发生过并且正在发生着。我们要做的、能做的、

当做的就是，透过当前的经历与反思获得必要的领悟，进而让自己的智慧不断成长，进而有资格与能力应对更复杂的局面与难题。”

明觉慢慢地点头说：“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探究历史与展望未来所获得的知见都只是可能性变量里的某一故事。探究灵界与研究宏观框架体系也只不过是为了能让自己活得相对明白。在这些事上耗费一生其实挺不值的，因为当我们魂归故里后，这些知见会瞬间全然清明。既然来做人了，那就当做人间事，达成此生入胎之所愿，不愧无憾才是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少年派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嘟囔着问：“我可对出生前如何谋划的此生一点儿没印象了，你看看我这十来年过的日子，我怎会给自己安排如此不济的家境、父母和出生地呢？我不信我的神魂能傻到这种地步。”

明觉说：“其实没谁比谁好多少的，在大多数人看来，自己童年与青年时的遭遇、甚至大半辈子的遭遇都充满了坎坷挫折。但其实正是这些铺陈让你能在回想时明白许多道理，也塑造了今日开始反思的你自己。一路顺风白纸一张的人生，反而寡淡无奇，那样的电视剧或小说我相信你都看不下去，

更别说亲自出演了。

好的故事需要冲突的张力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故事中的张力主要表现在：可引发内心挣扎与选择的戏剧性角色冲突，友情与背叛、获得与失去、新生与死亡，总能为经历者与旁观者带来更多的反思。”

少年派问：“明神父，你知道自己此生是来干嘛的吗？”

明觉说：“我觉得我是来学着如何能把这些道理讲明白的。当然首先我自己要先能搞明白这些道理，鹦鹉学舌般说道理的人多了。但我并不觉得只当一个文字的搬运工能满足我自己的心理需要。”

少年派问：“那您觉得我此生来能是干什么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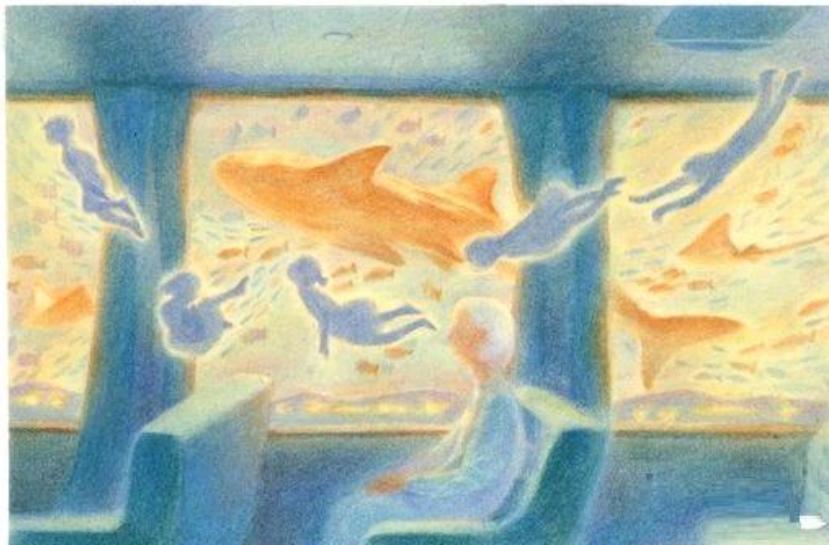
明觉笑着说：“或许就是来提问的。”

少年派笑了，有点儿埋怨地说：“您真会取笑我。”

明觉却严肃了起来，正色说：“别小看能提出问题的人，太多的人活了一辈子也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沉浸在被灌输的已知里，没有独立思考与反思的能力，成为应试教育下的好学生，一生一脑子都是被教育部核准后的标准答案，所思所想

所认同的一切都是被‘人家’设计好的。

就好像按规定线路在动物园中游览的小学生，听着提前准备好的各种解说，看着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们，觉得自己是来参观的自由人，却不知在那些动物眼里，这些孩子们也同样生活在铁栏的另一边。”



## 第240章 聚散有时

古神育民铸金庙，无奈人众是非多，  
各自散去各由命，明萌相伴梦境行。

在那大雪纷飞的夜里，修道院顶楼的灯亮到黎明。在后半夜，艾纳尔博士为明神父、萌茗、喇嘛松赞大妙与少年派讲说了他在中东古卷里解译出的文明起源史。在那些记载中有很多人们认为只是神话故事的不可思议——

神住在悬浮于空中的宫殿里，众神坐着飞梭在云里用光与火相互争斗。在那个时代，神族、巨人、龙人、蛟人、狮人、鹰人，还有猿人混居在一起。新的物种被不断造就出来并投放入世界繁衍众多，半神人逐渐接管城邦与部族，让神族不用亲力亲为。

但随着各族群数量的扩张，相互间为生存资源与生存空间展开了周期性的争端。起初神族只是作壁上观，但随着争斗的升级与深化，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利益关系纠纷把神族也最终卷入其中，并撕裂成不同的阵营，战火从部族间较原始的械斗发展成了光与火的洗礼。

不朽的神族开始陨落，云端的金殿坠入山涧。最后神族间达成协议，大家都从当前位面中撤离，销毁大部分被造物，让混乱的百家争鸣时代得以终结，把不同的亚人族分置在不同的界面实相里，不再混居乱斗，优胜劣汰。

在各神族全面退出太上皇管理体制前，在神族们隐退前，它们要求地上的诸王还要依据过去的传统继续开采与囤积黄金与黄铜。哪个王与部族囤积的多，那个王将获得神族的认可赏识。因为神族制造链接不同实相空间的星门和遁世火种飞船时，需要大量的黄金与黄铜来制造关键的部件——过去的人们无法理解，悬浮在云中的城市、能发出光与火的飞梭、永不陨落的地球同步太阳，还有可折叠空间、洞穿时间的星门虫洞。

在那个时代里，每个部族的王与贵族都知道，神殿是用黄金制成的，能给神奉上铜和金，远比送去酒肉面粉更受神族的欢喜赏识，所以也就遗留下了尚金用铜的审美习惯——这两种对人们生活其实没什么实际用途的金属，被与个人自我价值挂钩，王族设立金本位标准，让族人用尽一生精力去为部族的王去获取更多的金子。当百姓搞到黄金后，王就会用美

酒羔羊女人或货币地位名誉和其交换，然后把金子放入国库，等待神族的再次降临以便取用，并获得踏足神殿的资格。

当然不止是各王族在囤积黄金，各宗教的大祭司们也为自己收集黄金。虽然人人都知道金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通过数千年的主动开采与积极累积，我们为神准备下了他们再次临世时所需的资源。而人类文明也因此形成了连自己都说不清的拜金习惯，热衷于获得与收藏这种对人类毫无实际用途的金属。

明觉望向密室金库的方向，心想：原来那里边有着这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人们穷尽一生搞钱，最后换成一屋子金子，自己化作飞灰，却只为能有朝一日取悦诸神，让它们能建造更大更好的飞船……

就在黎明太阳升起的时候，艾纳尔博士说完了他这几个月来的研究发现。

少年派感叹道：

“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游戏中，这游戏的周期以万年计，我们以打破次元壁成神为文明与自己的人生目

标，而当我们达成了这一心愿诉求时，就可以回到故事开始的时候，成为我们祖先眼中的神，再一次开启我们当前的文明。如此循环，让整个游戏构成一个不断环续的万年闭环。



而这万年往复构成了每一次文明迭代的历史剧，在这万年中每百年是五代人，每个文明阶段有不同的故事主题与背景特色，因此在这大剧本中可以生成很多偏重不同的体验面向，让对不同主题感兴趣的意识体们可以在这里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主题项目与角色身份。从市井黎民到王侯将相，从宗教信徒到众神之一，各种能想到或想不到的可能都在这矩阵中

发生着，既是在实时的现实中参与即时的互动，又是在重复的既定中体验着固有预设剧情与环境设定。

我现在终于懂了，博士起初听闻喇嘛大师对光音天的解释在笑什么，可惜这些东西就算我真搞明白了，或许此生也无法转述给谁，她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加入了邪教，只要我敢说出来告诉别人，那我也就会被归于异类。光音天，神魂，三界外，不是外星人的维度穿越者，上古激光核子战争，非渐进化的文明发展，周期性的地球重启，矩阵和人生大梦。”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少年派没有和谁打招呼，眼神迷离，失魂落魄般的独自走出房间，一路嘴里自言自语着什么，之后在小镇上没谁再见过他。清真寺里的阿訇、他的养父，多年后告诉明神父，那一夜是孩子18岁的生日，他一早回家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给妈妈留了一封信，就走了。

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孩子妈绝口不提，只说孩子被魔鬼夺取了心智，恐怕以后再无投身到高种姓享受贵族生活的机会了。那孩子选择了自己的路，那条路背离了真主，也得罪了象神与溃灭之神。



喇嘛在小镇里住到了来年的夏天，但因为迟迟没能为宗教势力完成布局任务而被命令去了其它城镇。博士在顶楼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参加了老神父的葬礼——老神父几次想从医院里逃出来，但没能成功，谁想到他会选择从二楼窗口跃下，只是他忘了自己不再年轻。警方没认定这是自杀，只说是意外。

教堂里的信众在明神父的引领下多过一阵子，但后来有人反映明神父的布道内容越来越奇怪，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就不来了。此事还一度引起地区大主教的责问质疑，要不是实在没谁愿意来这小镇接手，恐怕早把明神父给换下来了。

虽然教堂的收入不多，但博士每誊写完一部古籍，就会把原件交易给某博物馆，换回的钱一部分给明神父，一部分他用

来购买拯救古籍修补所需的各种珍稀材料。

艾纳尔博士整理完所有资料、告辞离开修道院的那一年，小蓬皮亚已经七岁，小家伙这些年里最喜欢的就是在顶楼看着这古怪的老爷爷摆弄各种神奇的东西，而且这老爷爷很喜欢讲故事。

小蓬皮亚有些不太合群，镇上的朋友们对其实并不太友好，说她是神父的私生子，说妈妈是堕落之人。小蓬皮亚很委屈，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大小孩子会合伙排挤自己。她多次想要把从楼顶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分享给小伙伴们，但他们却对荒诞闹剧的动画片或幼稚可笑的公主王子更感兴趣，而这些故事在小蓬皮亚眼里总觉得很幼稚。

萌茗这几年一直在实际维持着整个修道院的正常日常起居，她和孩子住在老神父的房间里，但有时孩子睡后会和明一起过周末的晚上。明神父在其他人眼里，至少在小镇居民们的眼里变了，他好像有些精神问题，经常一人呆立在某处，也不知在想什么，还公然在修道院里养女人与孩子。更过分的是，他讲的教义与圣经越来越不沾边。就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愣头小子，一个年轻俊朗的小神父，慢慢地也是三十而

立的中年人了。



萌茗在这几年里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她从小蓬皮亚那里听闻了很多博士讲的故事，慢慢地有了博古通今的见识。

而且在灵觉方面跟随明一起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理论、知见、实践、能力、跨维见识上都远非常人。小镇上那些碎嘴婆姨们的各种碎嘴子指指点点，她都只是一笑——在她眼里，这些由系统矩阵生成出来的背景人物，不过都是鲜活生活中的点缀。

对于萌茗来说，这个世上，她只在意明与小蓬皮亚俩人是否健康快乐，其它的什么其实都无大所谓。在这几年里，明与小蓬皮亚都表现出来了惊人的异于常人的各种天赋。小蓬皮亚这个小家伙虽并非明的亲生，但与明的关系非常亲近，有

时甚至会表现出排挤妈妈的态度。每次萌茗夜宿明的房间，小家伙就会在夜间哭闹，或说害怕或说噩梦，或搞出各种什么事情来。

在这几年中，萌茗学会了无意识书写，并且灵感或是第六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提升，这让她经常能很准确地预见到很多事情。不过让萌茗困惑的是，自己的预见并不是每次都会实现，有时发生了的事情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过程与结果，她不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无法有效地提高自己预见性的准确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为此萌茗请教过博士与明，但俩人却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博士说让自己反复练习，熟能生巧下也就找到感觉了；而明说其实并没看错，只不过实相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不管是观者或被观者，都有可能在念念相续间步入其它实相，导致之前的预见落空。可让萌茗还是不明白的是，自己有时也能感知到他人的过往，但自己看到的，却与被观察者亲身经历过过往记忆很不一样，甚至萌茗发现自己好像也有多个相互近似但又截然不同的过往记忆。

博士对此的解释是，未来与历史其实都没有定论，哪怕当下

也并非唯一；而明说，自己感知到的其它可能，并非是胡思乱想，只是还没学会把关注点聚焦在某一经历线索中，导致所见所感到的信息较为广谱。对他俩的解释，萌茗多年来并不能理解。

萌茗喜欢在没人打扰时去体验无意识书写，只不过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却没人认识是什么语言，连见多识广的博士都说对此一无所知。那些文字显然是一种语言，但具体表达了什么却无法破译。萌茗每次利用恍惚进入到无意识书写状态时，那段时间的记忆就会消失，因此萌茗很确定自己身体里还有一个自己或其它人格的存在，或许那个自己或人格是懂得这语言的，只不过那个自己很胆小，一旦有人靠近，就会像受惊的小鹿般快速闪退离开。

萌茗每次退出无意识书写状态时，就会感到有些累，但这种累并非是身体上的，自己的身体有种被振奋充盈的能量感，这种能量的激荡让自己好像喝了咖啡般，并且能很快地治愈身体上的各种伤痛。萌茗喜欢这种醉醺醺的亢奋感，甚至觉得这感觉要比晚上去找明都要幸福。

明是支持萌茗拓展与开发这种潜力的，但萌茗自己对此暗自

担心——她怕那个会写鬼画符的“自己”慢慢延长占据肉身的时间，甚至有一天会就那么成为了自己，而自己就此消失。

萌茗给另一个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她“耳语者”。耳语者自称叫“萌新”，萌茗的各种预见都是她暗中在脑海里给传递的资讯与画面。这种合作关系让萌茗对耳语者产生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感，既小心地抵触又渴望交流。

为此困惑的萌茗也去过镇上与省城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她这是病，精神分裂、多重人格什么的一大堆名词和分析，萌茗怕自己和老神父一样被医院扣下，问诊没结束就借口去厕所然后跑了回来。

就这样日月轮替，三十岁的蜡烛在蛋糕上熄灭的时候，萌茗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大戏就此真正开场了……

## 第 241 章 十岁生日

**多重实相哪个真，多维自我我是谁。**

**敢问心锁如何解，轮回往复寻真知。**

新年过后的第一天，是小蓬皮亚的生日，蛋糕上插着十根蜡烛，窗外的夜空里繁星点点，萌茗记得十年前的大雪之夜，感叹时间如梭。小蓬皮亚是个小美人胚子，虽然还没开始来月事，但已很讨喜欢，但这对小家伙来说却并非好事——小镇里的其他女孩子们都对她并不友善，甚至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萨拉”，那是抹大拉的玛丽亚在法国南部隐居，为耶稣生下的独生女的名字。很久以来抹大拉的玛丽亚被认为是耶稣拯救的一个妓女，之后一直跟随使徒们服侍耶稣的生活。

晚饭后萌茗叫女儿回屋睡觉，自己留在明的房间里，蓬皮亚有些不高兴，嘟囔着又不是周末，临走时甚至吵着她今晚要和明哥哥睡。两年前蓬皮亚突然不再叫明神父“叔叔”，而是一直叫“明哥哥”，萌茗几次说这孩子，她也不肯改。萌茗对此很无奈，因为毕竟这里边的关系确实怎么叫都不合适。

萌茗知道小蓬皮亚很黏明，孩子匮乏父爱，又不能认明作公开的父亲，出门时总要避嫌，所以在修道院里，孩子对明多些亲昵也正常吧，只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小蓬皮亚越来越有意无意地在三个人相处时吃醋竞争，甚至公然会去主动搂搂抱抱明，萌茗多次让女儿检点一些，要学会女孩子的矜持，小蓬皮亚反而更夸张叛逆地说：“这是我的好哥哥，我的，我的。”萌茗觉得孩子可怜，没有玩伴，没有父亲，在学校受本地孩子排挤欺负，也并没对此更进一步的深究。

好不容易把蓬皮亚打发去睡觉了，萌茗坐在明的对面，喝着自酿的红酒，人有些微醺，开始念叨自己这些年来随着内在意识逐步苏醒，经历过的很多让自己无法理解的神奇经历。

萌茗说自己不时会陷入犹如白日梦般的恍惚中，在脑海中看到与此生有关或无关的画面。这些在恍惚间回想起的画面碎片，其内容经常相互冲突，这让萌茗无法把它们拼凑成完整的线性故事。

就比如自己30岁生日那天的情景，自己就“看见”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都那么真实，可又与那天实际发生的场景并不完全相同。

明对此的解释是：“不管此生还是前世，在多重实相里，经历都绝不止一次，所有经历过的可能都共存于自我记忆里，而这些经历因都发生在同一个角色身上，因都在近似的背景里展开，所以在梳理时会发现多种相互冲突的不同版本同时存在。这是因为内在自我在多次挑战相同角色时，每次都会尝试挑战不同的人生趋向，以便在对等体验中了悟到不同选择带来的启迪。”

萌茗问明：“这些‘混乱’的多重记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说：“都是真实被经历过的，但同时它们从某种角度上看又都是假的。如果说经历与记忆构成了所谓的真实，那这些确实都真实地被经历过。如果说人物与场景、剧情与互动都是真的，那这些就将无法被反复呈现并供角色去经历。

这里的关键其实并非真假，而是记忆，因为是记忆构成了我们对一切的认知。但记忆可分为角色的记忆和神魂的记忆。角色的记忆分为脑部短期记忆和心灵深层记忆还有集体记忆三个层面。人脑负责临时存储与运算，人心是自我人格的所在，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身体记忆。这三重记忆对一个人的影

响力和作用面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身体记忆可以让没有见习对象、从小就被独立饲养的生物，展现出其种族特有的各种习气。这种被叫作本能。

而有些东西被叫作本性，那就是心里的东西，可说生来如此，没有生本善或本恶。人、动物或活物，每个生来都具有自己的生性，有的生性纯良，有的生而好争斗，有的天生沉静，有的天性活泼。这些与家庭环境、所处时代、教育背景都毫无关系，与个人的所知所学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把一个人的心放入另一个人的胸膛，那被植入心脏的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记忆和供心者的心性。

最后才是个人脑海里的所谓记忆，其实记忆这东西是最不靠谱的，因为记忆是会与能被自己与他人不断改写编辑的。如果你依据自己的记忆去构建实相，那会发现，世界与你记得的经常很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自己认知与意识发生变化后，更换自己所处的实相位面，这些相互平行的实相们，虽然看似毫无差别，但在很多细微处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始终以为并默认自己生活在一个连贯且一致的实相中，但事实上我们经常会随着自己的改变而进入到与自己情绪与意识状态相匹配的不同实相中，虽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内是有所差异的，但大多数人对此毫无感知。

当然计较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每一种经历都在日后会成为宝贵的经验。”

萌茗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回想或看见的那些场景，有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有些是来自其它可能，有些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有些是我尚未经历但确实发生了的？”

明觉点点头说：“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在这里辨别或纠结真假虚实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与价值，一切见识觉受都只为一个目标服务，那就是让自己可明心‘见性’，然后用相对解离的宏观整体视角去思考审视自己的问题，并尝试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在尝试解决自己问题的过程中明白自己的短板不足，并在这些方面补足缺陷。”

萌茗并不觉得自己明白明说的全部意思，但也听懂了——不用去纠结那些纷杂的过去将来或其它可能，自己只要把当前的每一天过好，就无憾此生。自己接触与感受了知到其它实相，这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太必须重视的事。知道人生并非仅此一次，此生也非就这一回，也就让自己对当前的“我”与“我执”的在意计较小了很多。

可是每天的日子还是那日子，吃喝拉撒睡哪个也少不了。毕竟来到这里当人，这些俗事就算生活中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萌茗又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遗忘了一切，投身到这一场场幻梦泡影中，经历选择与挫败感呢？这些经历的实操到底对自我的神魂发展有什么益处，为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呢？有什么道理不能直言相告、彼此传承，必须要耗神费力地如此身体力行？

明觉看萌茗心事重重，不时皱眉，好像看透了她的困惑与心思，于是说：“知识可以口耳相传，但知道与认同间相隔着实践的检验。当别人告诉了你不要怎么做、要去干什么时，

你会觉得自己被束缚控制命令操纵着，失去了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当知道的比懂得的多，就会出现叛逆，对指令的吩咐与规劝的阻拦都表达出反感。因为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哪怕听到了解释，也会对这类解释提出自己的质疑，甚至气恼那种被摆布操控的感觉。

我们天生就有突破限制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叛逆的源泉。哪些需要被尊重与认可、哪些需要被打破革新，这不能由谁告诉你，这只能自己通过实践慢慢摸索品悟。这就是一遍遍经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问：“那何时才是个头儿呢？怎么才能走出这一循环？”

明觉说：“当你无憾无悔又不心如死灰时，当你积极应对但不执着结果时，当你全力拥抱又能潇洒放下时，当你能坦然所遇安然所是时，本位面中的这些功课也就完成得十之八九了。”

萌茗问：“那最后的十全十美是什么？还差了什么？”

明觉说：“启示说法，把你领会到的智慧，梳理归纳、提炼总结，然后注入到集体意识中，让其成为群体实相中可供发

现的思想痕迹，让寻找真相的人，就好像你我，或渴望了解真相的人，有机会获得启迪。这样的启迪在群体实相中出现得越多，整体意识氛围也就越良好。能做好这一步，那你我也没白在这世间行走。”

萌茗想了想说：“就好像艾纳尔博士所做的那样，他启发了少年派，那你说少年派的继父阿訇与松赞大妙一样吗？”

明觉说：“在我看来有所不同。虽然两人都在说经布道，是和我一样的职业宗教徒，但给人们传达的导向有所差异。当你跪拜讨好被塑造出来的神时，是利益与恐惧在左右着你的行为，就好像一个人因害怕律法或为拿‘良好市民’奖金而行的种种作为，是出于自我的功利心而非良知。

当一个人把一生的关注没能放在提升自我的内在智慧，而是算计着怎么做可以获得赏识与提拔，那根本就没活明白，这样的人在死后也无法摆脱当前所迷。把一生时间当作投资来歌颂取悦所谓神明的人，虽然不贪图迷惑名利，但在宗教上付出的沉没成本也会构成无法放手的羁绊。

就好像一个女孩或男孩，是把青春用在提升自我价值上，还是用在恋爱、生养、讨好伴侣上，结果会很不同。匮乏自我

价值的人会活得很快乐，而这卑微的爱哪怕很真诚，哪怕付出了很多，也无法消融因认知差异、理念差异、习惯差异、着眼点差异、趋向差异带来的实相差异，慢慢地本在同一实相中的两个人会各自进入符合自身意识频率的实相频段中，这并非背叛或不忠，这就是实相显化的底层逻辑。

一个从时间与空间认知制约中解离出来的意识，无法被逻辑脑的因果律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是说活在两个世界中，而是在两者眼里、认知里、感知到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逻辑脑根本无法理解非线性的多元多维实相。所以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用意识去理解。”



萌茗问：“我这几年一直在和另一个自我共处，但我担心我会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不瞒你说，我自己去过省里的医院，他们差点把我关进去。

他们认为我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东西，属于我的幻觉，因为他们都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所以我已经是精神分裂了。另外还有一个叫萌新的鬼魂或其它什么，她总是纠缠着我，当然有时也会帮我，我很怕她，怕她有一天会占据我的身体，成为我，而我就那么消失了，或被她关入头脑中，哪怕呐喊也没人能听到。”

明觉说：“我们闻不到狗能闻到的气味，我们看不见雄鹰眼中的世界，我们感受不到蜘蛛感觉到的颤动，但这些动物我们知道它们没疯。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也能看见、听见、感觉到其他人无感的信息，但我学会了闭嘴，并接纳多重实相的并存。我知道活在多重实相的纷杂里不容易，但每个心灵的进修者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开放过程，直到你学会调节自己的意识焦点。

这是一个从单一意识焦点进入广谱意识领域，再慢慢学会掌握把控意识聚焦能力的过程。坦然面对、安然静观，能让这一过渡过程快些达成。如果抵触、害怕、当成病，那就会让自己陷入麻烦，尤其在没有学会保持沉默前，要知道世人对‘异类’有着莫名的恐惧与排斥。

至于你说的那个鬼魂，她不叫萌新，而是萌芯，她就是你，你就是她，当然她不是你，你也不是她，但你确实要完成她没能达成的功课，所以她会帮你，也需要你的帮助。”

萌茗问：“我能帮到她什么？”

明觉说：“走出所执，不再那么当真。”

萌茗皱眉说：“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人格分裂，而是我本身就有两个灵魂？”

明觉笑着摇头说：“不是两个灵魂，而是你的意识里当前有两个由自我角色构成的自我认知内核，这就好像是一个演员分演两个角色，两个都是你，但两个又都不是你。”

萌茗有点儿懵，试探地问：“你说我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

明觉感到无语，一时想不出要如何解释。

萌茗看明犯难，换了个话题问：“我经常能看到自己此生或其它一生中很不相同的人生经历，这是为什么？”

明觉说：“我们都不止活过此生，此生也活了不止一次。所

以会残留下各种不同版本或相同版本的记忆。”

萌茗问：“那哪一版记忆中的我或你是真实的呢？当前此刻我们俩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明觉说：“哪一版都是真的，我们此刻并不真实存在，但却真实地在经历着这样的存在体验。”

萌茗急切地追问：“那我的女儿呢？她是真实存在的吗？”

明觉说：“此刻没有她的戏份，她无需存在；当有她的场景时，确实真实存在。要知道我们的经历并非是持续线性的，所以不在当前这一刻出现的人物，是没有必要被持续维持其显化的。就好像是你在梦中看到与互动的人物们一样，在你看到前或分离后，它们只是混沌，无需候场。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哪怕我们此生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难道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要一遍遍地跟着你我生生死死吗？没有的事啊。”

萌茗听明为自己解说诸般疑惑，逐渐感到迷雾散去，前路明朗，随着各种狐疑彷徨与忧虑获得解析，好像隐约看到一盏盏路灯亮起，把人生的大方向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随着内心逐渐明朗，萌茗好像在这灯火阑珊中，第一次隐约地看

清了内心中的那个叫萌芯的“她”：

她好像是个山村中的姑娘，很年轻，她在自己的心里，把心房看作是牢笼的四壁。萌茗仿佛看到了萌芯眼中的世界，四周都是山壁，被困在山涧中走不出去，在萌芯身旁有一个孤冢，不大的坟丘上插着一块木牌，木牌上有用石块凿刻的痕迹，字迹早已模糊，但隐约可见一个“爱”字。

萌茗心想：明说，她就是我，我就是她，难道自己一直被困在自己的心里，守着一个早已逝去的爱，走不出来吗？那怎么才能把困于己心中因爱成痴、持执不放的自己救出来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萌茗把所观所感告诉明，并请教当如何自救。

明觉说：“我们都有慈悲心，愿普世之人皆获解脱，但其实谁也无法替谁渡化超脱，个人的功课只能个人自己做，什么时候自己想明白了、活明白了，什么时候就能走出自囚之笼了。这笼罩是由‘当真’之钢炼就，越想打破它就越牢固，因为你无法打破你自己认为有的东西。其次这心囚还有一把心锁，它是用‘所执’铸就的，唯一打开它的钥匙，被萌芯紧紧攥在手心里，她若不肯松手放下，没谁能从外边打开这锁。”

萌茗困惑地问：“我觉得她活得挺明白的啊，平日里，她还经常给我出主意呢，而且她性格也很好，我觉得她是个开朗且知书达理的姑娘，她的心牢与心锁到底是什么呢？”

明觉说：“爱与孩子。大多数女人的人生功课都涉及这两个主题，爱与被爱，生死离别，当一个女人把爱人和孩子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全部、无比在意时，矩阵就会拿走其在意的骄傲，让自我必须直面内心。这种聚散的设定在一方面很残酷，但在另一方面却很有效地可引人深思、破幻离执。当然很多人，就像萌芯一样，走不出自己对孩子的愧疚，也放不下对爱人的记恨。结果就自困心牢，累世走不出那些伤痛的牢笼。”

萌茗问：“那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又能帮到她什么呢？难道我要和自己心里的另一个自己去讲大道理，或劝她放下吗？可我感觉她很多时候都要活得比我还聪明通透呢！”

明觉说：“她有她相对成熟的一面，也有比较痴迷的课题。大道理谁都懂，但真正做起来，却少有谁真的能做到。你会经历你的经历，而她会看着你如何应对与处理这些遭遇；她会给你她的建言，而你要在多重选择中做出能为自己与她带来启迪的选择，用被实践验证出的可行方案来榜样出别样的

实证。

她在旁观你的人生经历，言辞是空洞乏力的，只有榜样的启迪可引动心扉。所以并非是你要如何给她讲道理，或帮她砸碎所谓的心牢心锁，而是用你自己实际的为人处世来展现出别样的境界可能。”

萌茗眼神迷离困惑，显然无法理解，于是追问：“你能说点儿具体的吗？比如我现在或最近要怎么做，或看些什么书，或做哪一类的冥想，能帮到我自己或帮到她？”

明觉说：“了解真实的自我，进而了解自己。如果你能不自限于自我认知设立的边界，就会理解，我们无法通过改变他人来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但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对经历的解读方式，来让一切都变得大不相同。串联起一切的线索基于选择，而可见的选择与可想到的备选方案，因人而异。

思想、心灵、神智智慧的成熟度决定了当我们遭遇抉择时，在那一刹可想到的可能性方案有多少种，能预见这些方案会引发的涟漪有多深远。就好像新手与高手下棋，每一步有多少种应对方式、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在一步未动前，你能想到的提前量有几步、你能想到互动往来会引

发的变量有哪些。要知道格局越小，可见的视野也就越局限。一个棋手和一个棋子的视野是不同的，一个棋手和旁观者的视野也是不同的。正所谓当局者迷，很多所执的当真，只因身在此山中。”

萌茗不解地问：“你说的自我、自己、不限于自我，我不明白有何差异。”

明觉说：“当你不再把这个我当成我时，你就明白萌茗、萌芯本是一体，但不管是萌茗还是萌芯，却都并非是你自己。当你理解了什么才是真实的自己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所谓的自己其实也不是自己，到了那一阶段，当自我逐渐失去了我与非我的界限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对面的棋手也是自己，旁边支招的旁观者还是自己，那棋盘上相互协作或彼此厮杀的棋子们，也都是自己。”

## 第 242 章 两个人的舞会

池前鱼虾戏真龙，心智超群难共融。

青春泪洒神堂内，情怀未解付东风。

蓬皮亚这个名字，让小蓬皮亚在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小镇的主要收入依赖于每年旅游季的收入，而最大的卖点就是圣女的故事。蓬皮亚的名字在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明信片、菜单、街道名，到处都是这个名字和其引申出的典故故事。小镇的人们一边借此维生，一边又心生抵触——这种祖祖辈辈在名人旗下讨生活的感觉，让他们既捍卫蓬皮亚的圣女身份，又抵触认同蓬皮亚对自己的影响力。

当年萌茗初来乍到，对小镇的情况并不了解，又在生育后实际居住在修道院的酒窖里，也就用墙上刻字的名字给女儿起了名。本希望女儿可以坚韧、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传奇，没想到小蓬皮亚因为这个名字，在学校里没少被小镇里的其他孩子排挤孤立。

随着小蓬皮亚长大成人，她成了小镇里数一数二的美人。但因其在修道院内长大，身份家境特殊，没能交往下什么朋友。

小镇的人相互间很抱团也很排外，日子虽过得波澜不惊，但女人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编排其他女人的糗事。这些年来萌茗这个住在修道院内的亚洲血统单亲妈妈就是她们经久热议的共同话题，而孩子们则总会把这些背后的指点从街头巷尾带到学校，当面引申到小蓬皮亚身上。

蓬皮亚在其他孩子的眼里是个怪胎，因为她很神秘，因为她的思想与见识让同龄人无法理解，因为她不会被这些霸凌搞得情绪化而崩溃。蓬皮亚的眼神里有些说不出来的东西，既清纯又深邃，那感觉好像让人在凝视深渊或古井，把凝视者内心中自己不敢直视的东西放大映射出来。[www.xiyusho.org](http://www.xiyusho.org) 所以孩子们说她是住在修道院里的黑女巫转世，是古代蓬皮亚的妈妈、那个被教会烧死的女人的再生。

小蓬皮亚的心智与见识相当成熟，甚至比其学校中大部分老师还要智慧，这或许与从小和考古博士一起长大有关，又或许和她具有极强灵界的领悟力有关。她的早熟与睿智令其对同龄人有着不屑的怜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幼稚班里陪着一起嬉笑哭闹的孩子们打发时间，只为等待自己的身体长大成人。

学校的老师总是和萌茗抱怨：这孩子对学业和分数太不上心，这以后怎么考大学、怎么找工作？而萌茗的反应也让老师无语，她总是笑嘻嘻地附和着老师们的焦虑，但却从未真正逼着孩子去接受那些考学所需的教育——萌茗在这些年里，因灵智与灵知的逐步觉醒，自己看世间起落的着眼点已大不相同。

她知道这个世界运作的内在动力是信息差，即我知道而你不知道、我能做到而你做不到、我肯去做而你不知要如何做、我能做得好而你怎么也做不好，这四个关键点。而这四点都不是普通课本里能教给孩子的。[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学校是培养求职打工者被安然奴役的地方，而自己的女儿无需被培养成一个工蚁，因为她天生具有很高的灵觉，只要这灵觉不被世俗压制，不被尘染污浊，那小蓬皮亚就是天生的蚁后而非工蚁。这孩子长大后，可轻易知晓人所不知。先知先觉看穿事物本质内在规律的能力在学校是学不来的，而这能力却可让这孩子轻松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毕竟认知差就是财富。

小蓬皮亚在绘画、舞蹈、宗教知识、直觉预知力方面很有天赋，所以她经常对着欺负自己的孩子能说出“诅咒”，比如

你下周会摔断两根肋骨，你妈妈明年会重病半年。当这些预言逐一应验时，人们开始恐慌：人们不能明白未来是可被预见的，只当她是个黑魔法的使徒。小蓬皮亚也索性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巫女，好让那些多事的小混混们躲着自己走，连学校的那些爱告状的老师也对她很忌惮，不再各种找她麻烦。

小蓬皮亚倒也并非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她喜欢顶楼里博士留下的大量书稿，在那里她感到时间总是不够用。她喜欢一个人去远足穷游，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路上她帮助路人，也获得路人的帮助。她喜欢坐在树上一个人发呆，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就那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很多小鸟或蝴蝶会围着她飞，而她却对此浑然不觉。

蓬皮亚长大后很少生病，几乎不用萌茗为其操心什么，但进入青春叛逆期后，随着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经常会和妈妈发生争执——这些争执虽然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导火索大多源自蓬皮亚不喜欢妈妈与明神父走得太亲近。

起初萌茗觉得是孩子小，匮乏父爱，所以爱黏着明。后来想是孩子在学校常受委屈没人倾诉。

当女孩子们都开始打扮自己时，蓬皮亚却怎么也看不上那些

幼稚或一身腱子肉的男孩，她只对沉稳博学的男人有好感，而这样的男人在小镇上却只有一个。

蓬皮亚知道，明神父不是自己的血亲父亲，也知道妈妈并非“明哥哥”的“妻子”。这些年来小镇上的风言风语，她懒得计较或解释什么，蓬皮亚对明神父的称呼，从小时的明叔叔，慢慢变成了明哥哥，之后干脆直接叫“明”。萌茗为此曾多次说她如此太没礼貌，可蓬皮亚就是不肯改，明也不为此真的和孩子计较——名字不过一个代号，为这个吵架没必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三十多岁的明神父俊朗潇洒，是小镇上少见的美男子，这让小镇上那些无聊的家庭主妇们更看萌茗怎么都不顺眼，顺带骂经常和明神父一起来小镇购物的蓬皮亚是个小骚货。十八岁的蓬皮亚此时已是小镇里所有男孩公认的第一大美女，但她的高冷与古怪又那么神秘。

小镇里的生活是平静的，但每两年会在六月底热闹一阵。镇中学每两年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毕业舞会，十七八的花季男女和镇子里的年轻人们都会参加，小镇里大多数夫妻都是在历年这舞会上私定终身的。舞会前的半个月，姑娘们就开始各

种准备——在舞会上落单或衣服妆容让人笑话了，很可能一辈子都会被人作为笑柄谈论。



萌茗为蓬皮亚也准备了舞会上的礼服裙，还买了配套的首饰。蓬皮亚自己偷偷地反复练习如何化妆，她想为自己的花季画出一个让自己铭记的美好画面。一个有些憨的小眼镜男孩，最近经常来教堂，和蓬皮亚练习双人舞。他将会是蓬皮亚在舞会上的舞伴。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小镇上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男孩子去各家接自己的舞伴，女孩子一早开始打扮，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高光时刻。

萌茗起了个大早，为女儿准备早餐。沸水里鸡蛋上下翻滚着，而萌茗望着窗外，想起自己十八岁时的初夜、红梅白手帕，还有进山后再没能回家的父亲，直到沸水噗呲呲地浇在炉子

上，她才手忙脚乱地赶紧去关火捞鸡蛋。

萌茗等了很久不见蓬皮亚来吃早饭，就去叫她，以为她在化妝试衣服耽误了，结果发现女儿根本就没起床。蓬皮亚用被子蒙着头，说什么都不肯起床，也不愿解释，导致萌茗原地暴走。明只好过来打圆场，可蓬皮亚没起床，他也不好进屋来多说什么。

萌茗一肚子气直到中午。舞会已经开始了，蓬皮亚才起床来吃午饭，但吃过午饭就自己独自去了教堂，说要擦洗家具、神坛和地面，始终不愿多说一句话。萌茗气不过就和明抱怨女儿不懂事太任性。

明觉放下手中的餐具叹气说：“你没发现，那个小男孩今天没来接她吗？或许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下午我去找她谈谈。”

午后空旷的教堂里，蓬皮亚趴在明觉的肩头哭泣。原来那个其貌不扬的小眼镜男生，在昨天意外被其他男孩的篮球砸中倒地受伤，而这只是一系列针对蓬皮亚出丑计划的开始：有一群女孩子准备了用臭鸡蛋和墨水混合的“惊喜”，想在舞会上让落单的蓬皮亚出丑。而这一切蓬皮亚昨夜在梦里看了

个真切。今早那个男孩果然没来接她，也没谁来说一声。蓬皮亚就知道不去趟这滩浑水是自己最明智的选择。

不过，不去舞会心里还是很失落的，毕竟半个月来都在为此做准备，虽然舞会后全班就各奔东西了，虽然这班上的人没谁让自己真的亲近，但毕竟这是自己青春的句号，本是想着应该留下些美好回忆的。蓬皮亚明白又不明白：那些女孩子们为什么这些年来如此针对自己？自己的美丽是天生的，自己的家庭虽然并不寻常，但谁又能挑选自己的原生家庭呢？

蓬皮亚哭着哭着，突然又笑，带着眼泪笑着，她看着明说：

“可这家，确实是我自己挑选的，这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感谢你，我爱你，我愿意和你一起来帮助她，可我没想到会这么难，这十八年来我过得真的好辛苦。”

明觉帮蓬皮亚擦掉眼泪，却不知要如何安慰怀中年轻的女孩。很多年前，明觉记得，萌茗也是这个岁数，也是常被校园霸凌，也是如此扑在自己的怀里哭泣，也是这样的美丽苗条，一头长发散发着少女独有的香，瘦弱弱的身子总是会哭得软软地在颤。明觉想要抱住她，让她感到力量与支撑，可是又觉得这样很不妥，两只手与手臂一时不知往哪儿放才妥当。

蓬皮亚敏锐地察觉到了明的尴尬与怜惜，主动放开了明，然后让他在教堂里等着自己，小鹿般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不多时，蓬皮亚穿着美丽的塑身礼服裙，化好全妆，踩着高跟鞋走向教堂里。她很美，犹如新娘般步入大门。午后的日光从门口泼洒进大殿，在座椅间铺洒成光毯。



明被少女的美和刺破教堂昏沉的光所冲击，一时间陷入到恍惚间：眼前走来的仿佛并非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那个蓬皮亚，而是在空中飞舞着的绿渡母。时空的交错，光影的扭曲，自己好像不是一个神父，而是一个东方的道士.....

等等，绿渡母是什么？自己脑子里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名词与形象？

明觉眼前的空间消退成朦胧，只见绝美的少女，在独自旋舞着唯美的曼妙，绿渡母伸出纤纤玉手拉住自己，带入到那旋转的光影中。明觉的脚步踉跄，身形僵硬，动作笨拙，但舞动的少女却渐入佳境，进入到一种忘我的陶醉。

四周的场景也随之有了变化：光影明暗间好像有很多人一对对地在旋舞着，舞曲的音乐从隐约到响亮，明觉真切地感到自己此刻就在舞池正中，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眼前的女孩舞得尽兴，裙子随旋舞把诱人的曲线包裹又抛洒，心跳与喘息，随着舞点激荡着青春的魅力。火辣热烈的舞曲结束时，怀中的少女深情地热吻在自己的唇上。

突然眼前一黑，恶臭粘稠的液体劈头盖脸地遮蔽了视线，周围所有的光刺目地朝向自己，哄笑声此起彼伏，人们指指点点……

突然这些味道、声音、光影都消失了，明觉呆愣愣地站在原地，眼前是满眼热泪的蓬皮亚。她扭头跑向门口，高跟鞋的哒哒声回荡在教堂大厅里，留下原地愣神的明。

明望着跑远的蓬皮亚，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下意识地用手擦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并没有注意到手背上留下的那粉红色的

唇膏痕迹。

晚餐时萌茗一直在数落女儿的任性，并不想听那些阴谋论般的没发生的学校舞会霸凌。尽管明觉尽力在帮蓬皮亚说话，但萌茗觉得女儿太任性，很辜负自己——要知道这身晚礼服舞裙、成套的首饰，都是自己十八岁时极度渴望却无法拥有的，这半年省吃俭用才买了回来，又一针一线地改腰身，熬了不知多少个晚上。

昨夜几乎没睡，只为给女儿准备好早餐，目送她美丽的身影去完成自己多年来的遗憾。~~可这孩子居然不起床，居然穿着礼服在修道院里四处乱跑，居然说不去舞会就不去了。而理由只是预感到有其他女生在筹划恶作剧！更可气的是明居然还在这里和稀泥，帮着女儿说话，这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她刚十八就如此任性，之后还怎么管啊！要是由着性子来，乱交、吸毒、大了肚子，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就这样萌茗陶醉在自己的扩散思维的畅想中，发泄着自己未能如愿以偿又不好明说的委屈，话题转到自己这些年是多么辛苦、生孩子那天差点儿就一尸两命、小镇里的女人们如何

冷嘲热讽，等等，等等。

明觉想要安慰，但每次只要开口，就会激发出更多的委屈与絮叨。

蓬皮亚被数落急了，喊叫着：“够了，有完没完啊！你以为就你的日子不好过吗？你能躲在修道院里，搂着我心爱的男人过日子，你知道这十八年来我的日子有多辛苦吗？我可是每天必须要去上学的，镇子里的老师和那些同学，哪个是好相处的？要不是你，我能被她们针对这许多年吗？我真受够了，你太自私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说完蓬皮亚离席摔门而去。

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萌茗的心，她崩溃大哭。楼道里蓬皮亚也哭着跑开。一时间明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只好呆坐在一旁陪着，守护着，可心里又担心独自快步跑上楼顶的那傻丫头会做出什么傻事来。陷入两难的明觉，下意识地想做点什么，于是自斟自饮，把想说又不知怎么说的话，伴着辛辣一杯杯地咽了回去。

明觉平日里很少饮酒，也不知道自己的酒量到底是多少。醒

来时天已大亮，房间里的餐桌没有收拾，自己怎么上的床没一点儿印象。

昨夜的梦很杂乱：天国、沙海、冥河，乱七八糟的各种场景的乱入。绿渡母在艳舞、自己抱着十八岁时的萌茗，她在哭，诉说着被压抑的爱慕，诉说着被霸凌时的无奈与苦涩。明觉又一次看到了那白手帕和白手帕上的红梅，自己当前其实并不明白，这鼻血样的一抹红，到底意味着什么。

明觉梳理着昨夜的梦，感到散乱没有头绪，挣扎着起床喝水上厕所，从厕所走回床边穿衣服时，发现床单上靠近床沿边有血渍，不多但很醒目。明觉摸摸身子上下，不感到哪里痛，想是不是酒醉擦伤了皮，用手摸摸自己的屁股，手指上没血，不是现在流的。头痛和困意再次袭来，感觉睡了一觉并不解乏，好像身子被掏空了一般，筋骨都是软绵绵的。明觉翻看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没看到春梦留下的污渍。心想可能只是酒后痔疮出血吧，那一场云雨不过是相当真实的春梦。

明觉并不知道，一场人生大戏就在此刻拉开，而他这个看似主角的配角却对此无能为力……

## 第243章 李露她爹

家族业力累世传，当局者迷旁观清，  
爱恨情仇看不破，天道轮回饶过谁。

蓬皮亚被省会的大学录取了。小镇里其他孩子还在相约欢度暑期时，蓬皮亚却已背起行囊，启程去城里熟悉环境和尝试找工作了。临走时明觉给了她一些钱——她和妈妈还在冷战中，怎么都不肯再接受妈妈的资助，说用不起妈妈的辛苦钱，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萌茗担心女儿，因为一家人这些年来很少去省城，城里变化很大，二来孩子第一次要长时间离家，那边也没个认识的，有什么事没个照应。明安慰萌茗说，孩子自幼有预见的能力，不会有大事的。去到城里，没了小镇上的这些碎嘴子和坏孩子，日子也会好过很多的。

蓬皮亚很少给家里来信或打电话，报过几次平安后，说有了工作，也拿到了奖学金和助学金，自己生活不成问题，不用担心。萌茗一再嘱咐女儿要小心城里的那些坏小子——女孩子不小心总是吃亏的那一方。

新年与寒假蓬皮亚没有回来，说打工的地方过节缺人手，工资高些。第二学期几乎就和家里没什么联系了。

明总是安慰萌茗说：“孩子大了，也不好总拴在裤腰带上，回想19岁时，你我不也是不再频繁和家里联系了吗？”

萌茗想起自己的父亲，又哭了一通，说自己当年委屈时连个能倾诉的人都没有，在神学院外的小餐馆打工，被小混混调戏欺负，被老板动手动脚，被老板娘白眼相待，又不敢辞职，过得有多辛苦。

暑假的第一周，蓬皮亚回来了，回来的不止一个人。萌茗当天又和女儿大吵了一通，可蓬皮亚怎么也不肯说孩子是谁的，只说自己在城里没有乱搞。但大一要复读，因为第二学期太显怀了，她休学了半年。萌茗是一边骂着孩子，一边心疼她自己这一年是怎么扛过来的。孩子还没出百天，按日子算，蓬皮亚一进城就怀上了。萌茗一个劲地要去城里找出那坏小子，无奈蓬皮亚就是不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明只好在两个女人间不断安抚。

九月份，蓬皮亚又坐车去上学了，小镇里对萌茗抱出的新生儿不断风言风语。镇子里的婆姨们好几个月都为此事津津乐

道，各种故事越传越扭曲。最后甚至有几个不信教的不孕女，特意找神父重金求子。明神父不肯收钱办事，结果这些女人出门后又各种编排这母女通吃的伪君子。

明觉知道这事没法解释，干脆也就不加理睬。教堂的信众随着时代变迁所剩无几，但所幸早年里，博士向各大博物馆转让阁楼古籍为修道院积累了不少存款，日子算计着过倒也不难，最主要的开销是教会每年要求地方神父上缴给教廷的额度。明觉不想也不愿为此拓展教众或要求老教众们捐更多的信仰钱。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又一年新年过后，蓬皮亚利用两周的寒假回来带娃，几次好像要和明说什么，却又总是欲言又止。再开学要走时偷偷交给明一封信，然后亲了一下孩子，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大巴。

一周后，明借口说开教区大会，独自进城。晚上找到蓬皮亚，想要询问基因检查报告中配型吻合的检查结果，到底父代样本的取样人是谁，报告书上，男方只是XXX，代替了名字。

结果蓬皮亚说，孩子是爱的见证，想要在大学毕业后和他结婚，但那个男人有相好的，而且已经同居很多年了，所以自己很纠结是否应该和自己爱的男人坦白，又要如何面对与那

男人同居多年的另一个女人。

明觉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那男人有家室并且岁数不小了，蓬皮亚是被小三了，或主动当了情妇，一时不知该如何劝说，于是问：“那男人对你好吗？他有什么打算？他有孩子吗？”

蓬皮亚说：“他现在有孩子了，他对我很好，我和他有三世千年的情感羁绊，但最近十几年，他现在的女人一直陪伴着他，那个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第三者。他说好只是帮助与援救那个女人，可是那女人却借此成了他的同居伴侣，成了自己与他感情中的插足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明觉听得有些糊涂：这里到底谁才是原配？怎么时间尺度从一学年变成了千年？孩子进城不才一年多吗？

明觉想找那个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男人去聊聊，看看这事往后要怎么处理，可蓬皮亚死活不肯说对方到底是谁，只说在大学毕业后，会向那男人求婚。如果那男人不答应，自己就认命，带着孩子浪迹天涯去。

明觉怎么也想不明白，蓬皮亚刚进城一年，怎么就从一个乖乖女，变成了如此放浪不羁的姑娘。眼看说什么都没用，只

好留下一笔钱，让蓬皮亚去城里找个贴谱的心理疗愈师，把一些童年创伤做必要的梳理。蓬皮亚点头答应了，说自己也在大学里选修了心理学，很愿意借此机会了解一下现在心理疗愈的从业现状。就这样，明觉第二天一头雾水的又坐长途大巴返回了小镇。



春去秋来，修道院里岁月静好，小家伙已经三岁了，萌茗给她起名叫“Lilis（莉莉丝）”。这个名字源自于“lilu”——夜晚的陪伴。她是亚当的第一任伴侣，在夏娃成为亚当妻子前，一直陪伴着亚当。

但“莉莉丝”不同意以亚当为尊，认为自己与亚当都是第一代被造物，是平等的。还嘲笑亚当的无知粗鲁自大，并在人前直呼主神们的名字。于是她被从天空之城中放逐了出来。

失去伴侣的亚当向众神央求对莉莉丝的谅解，于是神派天使去把莉莉丝找回来，但条件是听话与臣服。上帝对天使说：“如果她愿意回来最好，要是拒绝服从，那就确保她不能与陆地上的万民生育出混血的后代。”

天使们告别了神，去追莉莉丝。他们在红海中央找到了她的飞梭，并把神的话告诉了她，但是她不愿再回到天城中过被摆布的好日子。Lilis无视神的权威，用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神的宽恕，这导致神无奈，只好用亚当的肋骨做基因种子另造出了Eve（夏娃）给亚当做伴侣。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莉莉丝被后世认为是性、生育女神，她是亚当的原配，但之后被人们认为是不洁者、不敬之人。

蓬皮亚叫自己的女儿为“李露”，而注册名是“Lilis”。

蓬皮亚在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里，她回到小镇，在教堂旁开了一家花店，出售蜡烛与绢花鲜花。小镇唯一的墓园就在教堂后，每年都有扫墓与下葬的人需要这些花烛祭品。小镇人口不多，小店也没什么买卖，门脸是修道院原来的一处门房改的，装修没花俩钱，也不用租金。白天蓬皮亚自己看店，无聊时自己做假花。李露已经上幼儿园，小大人似的

很懂事，就是会经常生病。

蓬皮亚很正式地和明有过一次对话，酒后她说要嫁给明，给小李露一个父亲，不想李露再一次经历自己幼年、童年、青少年时经历过的那些。清明放弃神父的职业身份，一家人换个城镇甚至换个国家过日子。萌茗大骂女儿胡闹，自己做下荒唐事，却让明叔叔来买单。

明觉尝试着问蓬皮亚：“不是说大学毕业后，会和孩子爸去谈谈吗？对方什么态度呢？”

蓬皮亚无奈地笑了笑说：“和他同居的女人不同意，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子看。”

萌茗自顾自地数落女儿：“没脑子、恋爱脑，对自己不负责任，不懂光谈感情是不能拿来过日子的。大了肚子有了孩子，男人是说走就会走的。没名没分的，这算啥啊。”

蓬皮亚顶撞妈妈说：“你现在也知道了啊？那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不就是这点儿破事吗？”

萌茗气恼，追着女儿要打，蓬皮亚夺门而出，留下萌茗委屈地哇哇哭，明觉只好在一旁不断安慰。只听楼道里远远地蓬

皮亚喊：“那是我的双生男人，我的！”

萌茗把手边的勺子丢出门去，嘴里骂着：“霜生、霜降，谁把你肚子搞大的你找谁去啊！”

明觉在门口捡起走廊里的勺子，想劝劝萌茗，又望着蓬皮亚远去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沉重的思考。蓬皮亚自从回到小镇后，身上总是带着一股不安和迷茫。她那迷离的眼神和疲惫的面容，仿佛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小李露病弱的身体让明觉充满担忧。作为神父，他本应为信仰服务，为教区的信徒们祈祷与引导，但如今，家里的问题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



蓬皮亚回到小镇后的日子，并未如她所愿的平静和安宁。虽

然不用再去上学了，可是小镇上的闲言碎语依旧围绕着她和李露，甚至愈演愈烈。过去的姑娘们没几个走出了小镇，她们也都早早地结婚生孩子了，变成了新一代的婆姨们，传闲话说刻薄的本事更胜其家母。蓬皮亚每日照顾孩子和花店生意，还要听着妈妈好心的各种数落——萌茗是想她把孩子留下，自己去城里，找个男人过正常的日子。可蓬皮亚坚定地说自己有心爱的人，要等他给自己一个结果。

某天晚上，明觉与萌茗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给整个教堂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幔。萌茗低声叹息道：“明，我们该怎么办？蓬皮亚和李露的未来，我真的很担心。”

明觉握住她的手，温柔地说道：“孩子们总有他们自己的路要走。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支持和保护他们。蓬皮亚是个坚强的孩子，她会好起来的。”

蓬皮亚在花店的生活日渐单调，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她开始认真自学更深入的心理学知识，并利用周末去各处深造。她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李露的心理状态，理解妈妈和明的行为和思想。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自

己一样在经历痛苦的人。

冬日的下午，蓬皮亚带着李露来到教堂，参加圣诞节的祈祷仪式。她抱着李露，站在教堂的中央，听着明觉神父的祈祷，眼中充满了坚定。她知道，尽管生活艰难，但她必须坚强地面对，因为李露需要她。

圣诞节过后新年之前，蓬皮亚决定带李露去城里看医生，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让孩子能壮实些。她与明觉商量后，决定暂时将花店交给萌茗照看，自己带着李露前往省城，城里有系统的心理学课程，整个课时需要半年时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临行前的夜晚，萌茗对蓬皮亚说道：“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得家里还有我们。我们永远支持你。”

蓬皮亚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妈，我知道的，谢谢你。”

萌茗又说：“回了城里，好好和那男人谈谈，女人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日子是很辛苦的。实在不成，在城里找个不知根底的老实男人把自己嫁了吧，日后就说小家伙是你妹妹。”

在省城，蓬皮亚找到了著名的儿科医生，对李露进行了详细

的检查。医生告诉她，李露的病情并非无法治愈，只是需要长期的细心照料和治疗。蓬皮亚松了一口气，决心更加用心地照顾女儿。

这段时间里，蓬皮亚还利用空闲时间到大学旁听课程，并和心理学教授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教授对她的经历表示同情，并给予了许多专业的建议。蓬皮亚感觉自己找到了方向，她决定将来开一家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时光飞逝，李露渐渐长大，身体也逐渐康复。她变得开朗而聪明，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蓬皮亚的心理咨询室也渐渐步入正轨，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了许多人走出困境。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蓬皮亚正在咨询室忙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她从未听过的声音，但那声音却带着一丝熟悉的感觉。

“蓬皮亚，我是你女儿的爸爸。”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温暖。

蓬皮亚愣住了，良久才回过神来问：“你说你是谁的爸爸？”

对方没有多解释，只说了一个咖啡厅，要求见上一面。

蓬皮亚沉默了片刻，最终答应了见面的请求。她带着李露，回到了小镇，见到了那个男人。他看上去三十多岁，是个印度人。

蓬皮亚上前握手，静静地看着他，问：“你认识我？”

男人说：“你爸爸希望你能有个正常的生活，而李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蓬皮亚更疑惑了：“我爸爸，谁是我爸爸？”

印度男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派，很久以前见过你的，但你对我肯定是没印象了。我确实大你很多，今年我回来是为了继承清真寺的产业，我继父过世了。我见过了你父亲，当然或许你并不知道。他说起了你的事。

我这些年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这个打算，但我可以给你和孩子一个名分，你们也可以把清真寺当成自己的家。你不用像我母亲那样皈依宗教，我其实早就不信那一套了，有些事就是个营生，有人需要，需要在心里有个依托和慰藉，把自己归属到某个庞大神圣中才能感到安心。”

蓬皮亚盯着中年印度大叔，小心地问：“你是说，是明神父派你来和我完婚的？”

## 第 244 章 哲学、神学、心理学

千年一梦茶未凉，纵观世事皆心声，  
思哲想心养神智，红尘历练为哪般。

蓬皮亚回到小镇，在咖啡馆里见到了愿当孩子爸爸的印度中年人。攀谈之下得知他是明的老熟人，叫“派”，其养父就是小镇清真寺里的原阿訇。

派说自己在高中毕业前曾与博士、神父、喇嘛一起探究过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并体验到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意识经历。高中毕业后就立志要去寻求超越时代认知的真相，并为此在全球飘荡了二十多年。

蓬皮亚好奇地问：“那你可找到了你渴望的真相？”

派说：“找到了，也没找到。到这个岁数我才明白当年他们在说什么，确实，有些道理如果没有经历作为依托是理解不了的。而真相的本质或说真相就是没有真相。”

蓬皮亚瞪大了眼睛看着对面的男人，疑惑地重复他的话：“真相就是没有真相？”

派点点头说：“是的，当年我怎么也听不懂他们三个到底绕来绕去在说什么。他们说历史其实没有历史，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可被反复重置、多次经历的；而被我们认知成历史的过往，只不过是被串联起的故事线，那时我真的怎么也理解不了。现在我懂了。”

蓬皮亚越听越迷惑：这男人怎么说话不着四六啊，毫无对答的逻辑，急促地问：“你懂什么了？”

派喝了一口咖啡，说：“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历了累计不止二百年的经历，我才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多条并排铁轨上的火车，而神魂就好比是乘客，同一个乘客可以反复搭乘同一班火车，或在不同站点转乘其它火车，然后在某一个岔道口就去往了不同的风景。那些我们经历了的风景和没经历的风景同样地真实；那些不同轨迹上的经历，在我们没到达前就在那里，在我们经过后还在那里；同一条铁道上不止一趟列车，但每个乘客却以为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所有‘相’都并非即时为你生成的，它们都客观存在着，哪怕我们所谓的未来，它们其实就在你尚未到达经历成记忆的地方等着你。所有经历其实是客观的，但我们又是主观的，

我们自己决定何时下车、何时上车、何时换车。只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有控制自己人生轨迹的权利与能力，才会很不甘地认命了，哪怕那趟车的轨道去往深渊，也只会抱怨、哭泣、咒骂着跟随。

所以我说，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当你明白了真相的本质，那你也就有了随时能换乘到其它实相轨迹上的认知。当然知道能换乘，如何换乘、是否有胆量换乘、是否肯实际做出相应的动作，还因人而异。要知道很多人道理懂了很多，但却始终不敢踏入实操，因此也就走不出固有轨迹，做不到自我变革。”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蓬皮亚好奇地问：“你说在过去二十年里，你经历了两百年，什么意思啊？这是个比喻吗？”

派说：“不是比喻，而是经历。时间远非常人相信与认知的那样，当你理解了时空的本质本真后，就会发现其实是可以遁入时间的间隙，利用快进、慢放、暂停、倒带等方式，编辑这个所谓的人生。在同一个角色下，其实透过触发不同的可能，会引动很多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与结局。每一版都是真的，但大多数人只会经历其中的一版，或说只能意识到或记

住其中的一版，而那些同样真实的其它不同人生经历，往往只会想一下或被梦到，醒后也就抛诸脑后，成了无关紧要的妄想。

我这些年里学会了冥想，并透过与当前这个所谓的我解离，曾多次完整地或部分地经历其它人生或这一生的其它版本。这些经历全都计算下来少说也有二百年的时光吧。当然这时时间并非对等的：有时我感觉自己只经历了几分钟，再睁眼时一天或几天都过去了；有时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可睁眼时手边的茶水还没凉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先不说这些了，以后会有许多机会的。明神父说你现在在城里学心理学，之前在上大学期间还去拜访过心理医生，你能给我讲讲这方面的事吗？我现在对此很好奇。当然我知道这是个大话题，你就说说给你触动最深的都有哪些。我想知道，心理学和意识心灵学有何异同之处？”

蓬皮亚说：“我还在学习，现在恐怕无法给你提供很权威的解答，但依据我个人的体验与理解，这两门学科有相通之处，又各自有自己的偏重。心理学关注的是当前自我的想法意图与行为动机，帮助自己了解自我与他人的言行到底隐藏着哪

些不被意识到的潜台词。因为大多数人自己都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想或那样做，所以经常在相同的问题上犯下同样的错误。

心理学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人们真实动机与感触的学问，借此可以有效地理解与预估出个人的、群体的行为趋向，并知道要如何帮助自己或他人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心理学是针对本层面中当前自我角色的一门学问。而意识心灵学或说灵学则更偏重于跨维度认知，发展对多元实相的理解与驾驭能力，了解与理解自己是谁、因何生而为人、此生与累世经历的目的、存在的意义，最后要如何树立生命目标。

我理解灵学的主旨更像是哲学，而心理学更像是化学。”

派看着眼前的女孩，饶有兴趣地问：“你倒说说，怎么心理学就像化学了呢？灵学和哲学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蓬皮亚说：“化学是去相解物再合成的学问，借此理解万物的构成并尝试构成新的化合物。心理学也是剖析自我与他人的过程，把看似千变万化的表象最后拆解归纳到本质问题上去，然后明白调整哪些关键认知可以诱发三观的重塑。最后通过对过往与未来全然不同的解读与预期方式重塑整个人生。

灵性学 (Spirituality) 和哲学 (Philosophy) 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所交集，但它们的关注点、方法和目的又有所不同。灵性学与哲学，都是对抽象非物质本质的思想探索。

其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追求智慧和真理的认知阶梯：灵性学旨在通过内在体验和实践修行来获得智慧和真理。而哲学往往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来探求真理和智慧。两者虽说都在关注人类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但灵性学探讨的重点是超越个体存在的灵魂、与其相关的精神层面，还有那些跨维度非实相的超物质世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哲学探讨的则是个体、个人、集体、社会的存在本质，对自我意识和社会个人道德等问题提出相关思考。在对宇宙和生命的探索中哲学提出了“形而上”的学术探讨，即关于存在、现实、时间和空间等基本事实的物理化表现外，非物理问题的思考。而灵性学通常涉及神秘体验和超自然现象，并透过大量看似随机的个案，总结出矩阵运作的底层程序逻辑是如何运作的，进而揭示出自然生灭成败并非偶然，在看似随机的无常混沌中，存在着某种可被公式化计算的潮汐圆缺必然。

那么如何去面对无常的必然、如何去应对得失间的起落、如

如何去利用升降间的规律让生命不再处于焦虑的惶恐、减少徒劳的努力带来的失落感成为了灵学的核心。为了解将化解无明的恐惧，理解能有助于运用，或借势而起，或潇洒归隐。当动时毫不犹豫，当退时毫无眷恋。先知先觉，不妄动，不迟疑。

灵性学主要依靠个人的内在体验，其冥想或宗教实践，其实很强调直觉和个人悟性。这一过程要求头脑尽量处于空灵、心智处于旁观的觉受状态，驰骋的是内在意识。但哲学更多依赖逻辑推理、论证、分析和辩论，强调理性和系统的思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这就好像是尺子与圆规，都是画图的工具，但目的不同，结果各异。灵性学主要目的是内在的成长、自我实现、心灵的平静和与更高存在的连接；哲学主要目的是理解这个世界和自我存在的作用，解决人类知识和社会道德等问题。

关注面不同，自然视角方向与所见内容也各有不同。灵性学通常关注在多维宏观体系上，其扭曲就成为了宗教。宗教是把个人的内求与意识合一嫁接到了偶像崇拜和供养牟利上，虽然宗教也是超越物质世界的信念，但其本质最后无疑都构成社团、阶级，并依据阶级落实到名利财富甚至色欲上。

在这方面哲学往往更加世俗和理性，通常哲学是鄙夷宗教迷信的，因为迷信缺乏客观的系统分析。

其实灵性学和哲学并非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学科，就好像心理学和化学并不冲突一样，在很多领域中，其实是一通百通的。因为大多数道理是相互交织的，虽然看似各自有独特的路径和目的，但所有的果实其实都源自同一个根系。在追求智慧和真理的过程中，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是可以互补的，人们不该把自我从全然中剖析出来独立思考，那样是无法获得与理解宇宙真相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派好奇地问：“那你觉得心理学和灵学哪里有所交织呢？”

蓬皮亚说：“意识体在从物质层中摆脱出来后，虽不再受形体的束缚，但在心理层面上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期继续受固有角色理念与认知的影响。甚至这些影响可持续到其后续演绎的新生命中，成为新生儿与生俱来的品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对人生和对他人的认知与看法。”

派困惑地问：“你是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理念并非事实？”

蓬皮亚说：“我理解这‘人之初’，并非指新生儿，而是这一切开始前、良知还是纯良无染时。随着洗了一水两水后，白不再是白，黑也不再是黑。而从这大染缸里，能再一次地明心见性活通透了，才是正理。灵学让我们可以了知整个显像矩阵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心理学可以让我们了解自我心灵矩阵是怎样运作的。”

派点点头说：“看来这些年你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都是明神父教给你的？”

蓬皮亚摇摇头说：“博士是我的启蒙老师，明哥哥帮助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大部分认知和理念是这些年通过实践学来的。妈妈告诉过我很多东西，但在真正经历过前，我无法认同与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那时我只觉得她总管着我，这也不能

做，那也不能做，要这样或要那样地规范我的言行，甚至告诉我该怎么想。那时我对这些真是烦透了。我想活出自己的样子，哪怕会痛会跌跟头，那也是一种肆意的生命张扬。”

“所以你背着他们大了肚子还生下了女儿，来证明自己对自己有完全的主张？”派问道。

蓬皮亚摇摇头说：“那不是一场叛逆的胡闹，我渴望与他在人世间有所瓜葛，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他酒醉时，我搞到了生命的种子，把它们注入到我的圣杯中，开花结果。这是我認為一个女人能表达爱的最大诚意。”

细雨社www.xiyushe.org

派好奇地问：“孩子爸爸到底是谁啊？”

蓬皮亚说：“反正肯定不是你，我们还是继续说心理学的事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事最后还是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派不置可否地抿了口咖啡，安静地望着蓬皮亚，静待其言。

蓬皮亚说：“在我现在看来，其实世界的真相是由意识能量构建出来的，所以能量可以坍缩显化为物相，而物相又在不被观察时瞬间还原成能量波。而让我们所知的世界成为它所

是样子的并非是某个神，而是我们自己，是每个参与者的起心动念与观察诠释。所以在我眼中心里看到与认知到的世界，与你全然不同又很是近似，这是因为我们处于同一意识频段中，但各自又有着自己的视角与视野、分析与理解。

而产生这些不同、造成意识能量频段差异的，就是个体神智成熟度上的分别。而这分别表现在哲学思想能力、心理学认知水平和灵学理解层次上。所有的科学都是当代本位面上的学问，与神魂神智的发展没什么关系，两千年前的大圣先贤懂的科学未必比当代一个小学生多，但神魂发展水平却相当成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所以在我看来，了解整个矩阵架构与多重自我是如何运作的，这很重要，这在东方被叫作‘大道’。而明白如何看待多重自我并努力达成通透兼容，这种修行被释迦解释得很通透，可惜后来伪经在宗教化后误导了太多人。博爱谦卑臣服律己是西方渴望遵循的核心思想价值，但同样在政治与宗教穿连裆裤后进入了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荡涤了西方宗教的扭曲，但也把心灵一起从理性中抛弃了出去。

哲学是最早系统性思考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体系，但从个体与部族的角度上思考如此宏观的话题，在没有多维灵性框架知识做维度脚手架时，很难有攀爬至顶的必要阶梯。有了方向、有了路径、有了手段，可如果你不能真正地、全然地、通透地了解自己、了解人性、了解多重互动带来的关联作用，那一切还都只是纸上谈兵。

我现在的认知架构或许还并不全面，但我感觉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在大学期间拜访过的那几位心理医生，是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道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派的好奇心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下意识地往前挪了挪身子，做出洗耳恭听的姿态。

## 第 245 章 心理学导师

心灵治愈路漫漫，观念重塑是关键，  
多重自我互协作，明悟心灵自改观。

蓬皮亚在小镇咖啡馆里给派讲她学到的心理学知识和经历过  
的心理学疗愈。

蓬皮亚说：“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  
其发展史可追溯到古代哲学，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起源一般认为是十九世纪末。

在古代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讨论了  
了心灵和行为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心灵是独立于身体的，而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心灵和身体密不可分。两人都各只看到了  
硬币的一面，因此也就留下了两条泾渭分明的发展脉络，把  
哲学的形而上引入到了知识科学体系，把心灵引入到了宗教  
信仰体系。

随着两者渐行渐远，导致人们的认知割裂，很少有谁想到，  
其实硬币的两面本自一体，白天神魂借角色的躯壳体验人生，  
睡后自我意识却脱离当前设定神游四方。生前神魂规划了遭

遇，死后又回顾自己的经历，以便吸取成败的经验。

在中世纪，宗教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认知，哲学被边缘化。直到文艺复兴，心理学问题在文艺复兴后被慢慢重视起来。当人们不再把遭遇心理与心灵问题的人看作撞邪闹鬼时，遭遇情志与心灵问题的人，将不再被妖魔污名化成异类。其实大多数灵异事件与灵无关。当然自我意识作为主体，你要说与灵无关，又过于武断。

自我认知与意识的扭曲是基于个人理念上的，而接触并信奉哪些理念又直接影响着自我经历哪些实相。自我意识的层次决定了自己与哪一频段上的意识体们可形成共鸣，所以有人被自己的心魔所困，有人被恶灵纠缠，有人与天使共舞，有人可为神灵代言。

在近代，更多的人慢慢明白，所有外求外乞都不能真正地解决自己的内心空虚，更不能帮助自己达成自我价值的完成。花多少金银、做多少供养或所谓的善事，哪怕自虐到自我牺牲，也不会、更不能让自己的心智与神智获得本质的成长提升。

在对梦境经历真正重视起来后，人类文明进入到了心理学阶

段，但早期的心理学先驱们那时的分析与催眠手法还不成熟，没能发现在压抑的渴望与扭曲的反馈背后除了心灵创伤还有更深远的线索。直到发现个人的感知与思想和潜意识的引领方向有时大有不同。

人们大多会下意识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遵循内心里的念头行事，同时动脑筋各种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在实在找不出可解释的逻辑时，就只好把自己的行为归咎给冲动与任性。

这些看似冲动的行为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心理学上的动机，  
而这些动机往往都引向对自我缺失感的补偿。

当我们开始直面多重自我的事实后，角色我行为被解构成：

身体欲望：比如食欲、性欲.....

病态欲望：比如酗酒、异食.....

思想欲望：比如名利、情绪.....

心思欲望：比如爱慕、尊严.....

内在欲望：比如求知、经历.....

不同欲求的过度压抑，都会产生心理上的匮乏感。病态需求

或过度需求是可以被干预矫正的，可正常需求如果被人为压抑，就会诱发自我扭曲。而这就是心理学要分析和指出的问题。当然光指出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并设法让其落实。

随着我们对内在意识的理解逐步加深，我们知道了人格这一概念，并初步认识到三重结构（本我、自我、超我）。当然人格结构远比这要复杂多元，因为早期心理学从哲学与神学中独立出来，又背离了以物质生化为思考基础的医学，所以搞得很不伦不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随着人们逐步理解精神，并运用分析学来治疗精神问题，人们才发现，暗示与自我暗示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力。大多数久治不愈反复无常的疾病都与暗示与自我暗示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简单地说，心理学的流派随发展而不断细化：

精神分析建立在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强调内在冲突；  
行为主义建立在刺激-反应理论基础上，强调环境决定行为；  
人本主义建立在人类潜能和自由意志理论基础上，强调个体的积极方面；

认知心理学建立在信息处理理论基础上，强调认知过程的作用；

进化心理学建立在进化生物学基础上，强调心理特征的适应性；

社会文化心理学建立在社会互动和文化影响基础上，强调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作用。

在现代学心理学时，不应守受门派认知的束缚，要综合应用多学科的交叉认知，来补全对不同面向影响力全面认知与综合分析。现在主流的‘认知行为治疗’结合了认知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观点，融合了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思想，提出了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能获得幸福感、以最佳状态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心理学。旨在理解和促进人们的主动性，并通过改变着眼点和认知理念来提高生活品质，并提升生命幸福感。

与传统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心理疾病和问题不同，积极心理学专注于研究人类的积极经验、积极特质和有助于个体和社区发展的因素。不再把求助者看作是病人，而是教导人们通过

学习理解并改变自己的认知结构，进而获得生命的原动力。

当然一些专家也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有学者认为积极心理学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生活中的痛苦和挑战。把经历看作是成长的资粮，把挫折看作是失败的经验，每天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只关注其为自己带来的启迪，是一种自我逃避。

这让‘你有病，得治’而‘只有我能帮你的’心理医生们感到就业压力。”



派手里拿着咖啡杯，人犹如被定格了一般，听着自己心目中的小姑娘滔滔不绝，一时有些感觉跟不上思路。为了给自己争取些理解的时间，问道：“你说在上大学时去拜访过一些心理医生并受益良多，你能和我说说这个内容吗？”

蓬皮亚想了想说：“通过和心理医生们的接触，我认知与理解到了，人生的真谛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复盘反思。大多数人总认为别人有问题，并且把改变自己状况的期许放在强迫他人做出改变的意愿上，因此也就有了无数的争执与反抗的冲突。但其实不能适应与无法接纳的人是自己，不肯改变或做出调整的人还是自己。

看不到自己问题时，社会、家庭、亲人乃至这个时代都成为要为自己问题买单的责任方，却不知自己出生的时代与所投身的家庭都是自己选的，并且父母爱人怎么待自己也是自己编排的。<sup>细雨社 www.xiyushe.org</sup>在人生铺陈的这些考点里，如果自己不会读题、没有分析能力，那始终无法正确应对、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奇怪了。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只学会了逃避、只懂得抱怨、只一味地怨天尤人是毫无作用的，只有自己做出改变，只有在认知上引入可让自己改变三观的知识，才有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判断与应对。

而当自己对世界对世人的看法与应对有所不同时，自己所处的实相才会因自我意识观点的不同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双向的，透过黑墨镜看到的都是灰暗，透过蓝眼镜天海会

更蓝，但花树却不再红绿。我们用怎样的眼光去看世界，自己的世界就呈现出怎样的实相给你看。

这就是我这些年学到的，也因此理解了自己过往经历过的种种不幸。”

派好奇地问：“我听你妈妈说，你曾遭受多年的校园霸凌，那时你还小，那些霸凌你的人也是因为你自己的认知不够吗？这解释不通啊。”

蓬皮亚抿了一口苦咖啡，品尝着舌尖的苦涩，悠悠地说：“没有那时的经历就无法造出今日的我。很多经历确实并非是自我意愿的产物，但经历那些历经又都是自我意愿的安排，在出生前我为自己预设了人物和相关考验：如果我能通过这些考验并应对得当，那我将在这一面向上获得足够让自己豁然的知见积累；如果我没能挺过来，或做出了极端的、错误的人生选择，我会再次挑战这一科目，直到我能把这一面向上的课题全然把握。”

派好奇地问：“你不记恨那些伤害过你或意图伤害你，并以伤害你为乐的人吗？到现在我也无法原谅在我童年里给我带来身心伤害的那些人，甚至连那个国家的制度与信仰我都感

到邪恶。”

蓬皮亚淡淡一笑说：“我恨过，恨过所有人——同学、老师、小镇上的那些婆姨们、甚至我妈妈和明。我想过各种报复的方式与手段，但你知道其实这改变不了什么的。从小我只想逃离这个小镇，可当我真的去了省城才发现，其实哪里都一样。

过去我恨他对我的爱不够纯粹，我想，和他有了关系后就会不一样了，后来我想，有了他的孩子后就会不一样了，但其实只要我不做出改变，一切都不会变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扯远了，在大二那年我拜访过多名心理医生，感谢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灵疗愈，而哪些类型的心理问题咨询师是我不愿成为的样子。”

派好奇地问：“心理问题咨询师还分类型吗？是学术流派不同吗？”

蓬皮亚摇摇头说：“不是流派不同，而是对心理学到底是什么的认知成熟度不同。



在我接触过的心理疗愈者中，有六大类常见的类型：

第一类是以此为职业的人，他们学到了些心理学的知识与公式，刻板地把复杂的人性与多重人格结构看作简单的ABCD。这类心理从业者虽然可以一套套地口若悬河，但却只能说出很公式化的万金油套路。就好像十二星座或十二生肖那样的话术，按几条简单的分类理论就把人放在一些编织好的筐子里，然后自说自话。

这样的心理辅导一般都很遵循西方的科学化思维，有明确的标准，有具体的分类，有绝对不含混的看似理性的分析，但通常没有什么人生实际指导意义。

第二类心理疗愈者理解与了解人的多样性，也知道人格是一

个复合体。人们在寻求心理帮助时，往往都已经是处于扭曲与分裂的状态，而自我的意识主体是被架空甚至屏蔽在情绪脑与逻辑脑的地下室中，而心中的感觉既渴望找回自己，又害怕打破现状。心理疗愈的过程就好像是一场自我剖析，在清创挤脓的过程中真的很痛，尤其是因为怕痛，经常躲闪着不肯揭开伤疤直视创伤。

没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很容易因操之过急，被求助者视为攻击方，产生抵触防御心理，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配合直视深渊。

第三类心理疗愈师属于梳理型。他们通过长时间大量地聆听求助者的心里话，帮助梳理与找到问题的关键，看见真正的核心卡点，最后设法启发求助者自己意识到在过往问题里，自己在哪些认知中存在着由片面观察导致的理解偏差。在这种交流中，不能直接告诉求助者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如果是由辅导者直接帮求助者答题，那求助者将在经历中学不到任何启迪，下次遇到相同问题，还是不会做或犯下近似的错误。所以关键是如何能引导求助者自己看到问题，如何能让求助者通过认知重塑自己想出解决方案，并主动积极地愿意去做出必要的自我改变。

换一个视角，换一种做法，换一个理念，世界就此不同，命运就此不同，过去也就此不同。比如我多年来一直记恨那些想在我毕业舞会上害我的人，因为她们，我的中学生涯一直都过得很憋屈。但现在我知道，因为她们，我才有机会成为现在的我，让我在她们还青涩无知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探究出路。



我妈妈告诉我，原来小镇上有个喇嘛，他曾告诉妈妈，在东方他们认为有一种人叫作‘天人’，他们出生就衣食无忧、生活幸福、一生不遭遇困苦，所以也不会想要做出任何改变，更不会想到有什么值得思考的。所以在那由天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只是享受人生，然后腐臭而亡，一生没有机会接触真理，哪怕思想的盛宴摆在眼前、释迦亲临也无人问津。

第四类心理医生有很局限但非常固化的学术认知，他们普遍看谁都有毛病，因为其并不明白在多样性中，每个人都活在其当前的意识水平下。这类心理医生非常渴望所有人都接纳他认为对的理念，甚至强迫求助者全盘接纳他的观点与理念，用萝卜大棒的方式，强行规范他人的行为与思想，直到他认为已完成思想复刻。这类心理医生很喜欢说‘你这样做不对，要那样做’，并且总是给出相当具体的、量化的、套路的既定成套方案，让求助者照搬并一丝不苟地去执行。

第五类心理治疗师要比第四类还过分，作为疗愈师的他，确实看到求助者的各种拧巴，但其却缺乏梳理与引导的耐心，他们更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或莽撞的牙医，其疗效总是立竿见影的，但切割或强力的干预并不能真的解决本质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的新问题。比如直接建议搬家啊、辞职啊、转校啊、离婚啊，‘别想不就成了嘛’‘少见不就没事了’。

第六类心理医师要比前两类好很多，善于聆听也擅长输出心灵鸡汤，从他们的诊所走出来时会感觉心里暖洋洋的又充满了斗志，但很快会发现，其实没能解决核心问题，冲突与挫

败感还是会一次次击垮掏空自己。这是因为，在心理疗愈的过程中没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没能自发地选择做出自我改变。只是把情绪垃圾倒了出去，然后喝了一大口参汤又冲向了战场。”

派思索良久，然后问：“通过你这些年的观察与学习，你现在想要如何展开自己后续的人生路呢？”

## 第 246 章 酋长与祭司

**心灵驿站话心语，生死之间悟真谛。**

**少些执念多品悟，活个明白心清静。**

派听蓬皮亚介绍当下心理学的流派与各种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方式，思索良久，后问：“通过你这些年的观察与学习，你现在想要如何展开自己后续的人生路呢？”

蓬皮亚说：“首先我要更多地了解心理学的知识，日后我想把我的小花店办成一个心灵驿站，来买花与祭品的人，很多都有谈谈的需要。当人们直面生死时，当送别他人时，是展开人生反思的最好机会。当昨天还鲜活的生命今天就化成了灰，那些坚持的在意、那些看似不可撼动的原则、那些远大的图谋、那些相互的算计，一切计较在一瞬间就不再那么重要和无可替代了。”

至于孩子她爸的事，我知道有些事急不得，该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不是我的，我抢来了也留不长久的。做人事听天命吧。

我此生只想活个明白，然后清清爽爽无怨无悔地完成此次旅

程。少些在意多些品悟，这就是我的愿景。

说说你吧，我对你所说的二十年经历很好奇，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呢？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小镇上来接手那清真寺呢？”

派看着自己空了的咖啡杯——咖啡的褐色污渍在杯底和四壁上留下随机的水墨画——在西方有人说，从这些随机生成的痕迹中可预见到未来，就好像古代烧龟板看随机裂缝的走势与纹路一样，是一种只可意会的启迪。

派转头望向窗外，街道上人们往来看，思绪穿越入时空，街道上的人们开始倒着走，越退越快，路灯明暗，日月交替，雨过雪融，花开叶落，周而复始……

街道上少年派背着行囊，告别母亲想要闯荡世界，寻找真实。高塔那一夜后，少年派的三观尽碎，又一时找不到自己可依托的真实。

小小少年看着街道与行人，看着蓝天与大地，看着一再叮咛的母亲，怎么也无法把这一切认同为矩阵生成的梦幻，可自己内心又很笃定地知道，博士、喇嘛、神父他们说的东西并非梦呓。少年渴望走出小镇，去寻找答案，一个能让自己确

定人生目标的答案，可是自己或任何自己认识的人都不知道这答案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去哪儿找——喇嘛说释迦讲，其于燃灯佛处实无所获。如果连燃灯古佛都不能给释迦以明确具体的教诲，那世间谁能在何处说出明灯般的真理呢？

派看着蓬皮亚，一种交错的唐突和谐地展现在自己眼前：小镇的咖啡馆和二十年前毫无变化，眼前的的女人却并非自己离家时的那个幼儿。

派说：“小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是低种姓的贱民；来到欧美，又因肤色被镇子上的孩子们排挤嘲笑。别人都开始恋爱了，却没有一个女孩肯和我交往。我央求着继父，改了自己的姓氏，随了他的姓。我离开小镇后在外边辛苦地打工，什么都干，一天干二十个小时，那时真的年轻。我用两年时间攒钱，然后买了回印度的机票，去了小时候记忆里的地方。

那些童年的伙伴还都是贱民，生活得很辛苦，毫无尊严可言，而我因有了中东的姓氏，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看待我的阶级，只当我是个有钱的洋老爷。当然我的钱只够我在家乡阔绰一周的，之后赶紧飞了回来。为了这一周我用去了两年的青春，但我觉得自幼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被移开了。

当我落地回来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我望着大都市的街道茫然了：机场前每个人都很忙碌，可无非是名利爱情，而这三样我都不想去花费生命去追寻。这不是说我不渴望被爱或有个姑娘能陪伴我，只是我觉得把自己陷入到家庭、生娃、养娃的循环中，于我自身毫无助益。

就这样我在社会上飘荡了几个月，打过零工，穷游过很多地方，有过几次短到不应该叫恋爱的情感涟漪。我拜访过那些年知名的‘大师’，结果掏空了所有积蓄也没能了解到什么比阁楼上更智慧的诠释，不过也不能说没有收获，我知道了许多邪教与非宗教组织的敛财套路。

当我越发明确自己不认同什么时，渴望什么的朦胧也就越发清晰了，可是就算这样，我还是不能明确地梳理出对自己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那几年中东人被看作是恐怖分子的代名词，我的姓氏又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很多时候我连解释我是印度人的机会都没有，租房找工作都成问题。走出小镇的我发现，逃出了印度，却没能离开种姓与种族制的鄙视链。其实走到哪里，那些既得利益者们都在变着法地利用传媒固化阶级鸿沟。而宗教、

传媒、针对底层百姓的学校与娱乐影视综艺，成为了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导向推手。

我那时做过几个月的瑜伽老师，虽然我其实也不太会那套东西，但这是我这面孔最适合的功课。你也知道大多数西方人有着对寻求自我心灵体验的渴望，我那时所知还能忽悠几句。不过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有限，吃这碗饭有点于心不安，因为总是难免有时会道听途说地误导学员。

之后我参军了，因为可以通过服役拿到国籍。

在军队里我自愿地接触到了一些实验性的非实体作战项目。或许你知道，那些年军方很重视利用超感官获取他国的情报甚至左右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甚至借超感能力窥视未来获得先机。

不过这些内容，我今天还不能和你讲，因为有保密协议，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真的发现了一部分超越科学认知的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却最终导致整个项目被喊停了，所以我也就退伍回来了。”



蓬皮亚好奇地问：“你们发现了什么，能让当局这样紧张？在这里又没有军方的耳目，我又不会把你讲的告诉第三个人。”

派说：“我只是参与实验的小白鼠，我能知道多少啊，但我知道的与我经历过的就已经让我对眼前的这一切感到很疏离了。如果我乱说话，不是被关到医院里，就是被关进牢房里，或者被“意外”和谐掉，好确保社会能继续保持稳定。”

说完这些，派左右看了看四周，然后小声地说：“你不知道，他们那些超感官干员拥有怎样恐怖的能力，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来说都不构成隔离，这已经不是隔墙有耳那么简单的事了，在心灵感应和读心术的作用下，谎言与背叛无处遁形。”

蓬皮亚困惑地问：“你不是说，这部队的项目解散了吗？你还这样紧张干什么？”

派说：“我们这些参与研究实验与项目拓展的人是随项目一起撤下来了，但有一支超感官的精英小队还继续保持着服役状态，恐怕他们永远也无法离开。”

蓬皮亚小心试探着问：“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还是他们本身会对国家构成无法预料的危险？”

派说：“都是吧。据我所知，其实各国都有这样的组织。这些隐匿在人们认知范围外的特勤们相互制衡，让他国的意识流黑客不能肆意窥探本国的核心机要，不能随意篡改拿捏领导人的思想，不能暗中操纵大势的趋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从未被承认的无名攻防战，历朝历代都没止歇过，失败的一方将成为思想的傀儡，所有的图谋都昭然若揭。”

蓬皮亚困惑地说：“这些不科学的事，那些国家领导也信？”

派笑了，看着眼前的女孩说：“不要把维持民生安稳的宗教迷信和真正的意识流心灵攻防战相提并论好吧。你难道以为我这些年都是在跳大神吗？我们做的事情是很严谨的好吧。”

蓬皮亚睁大水灵灵的眼睛仔细看着眼前的印度大叔，略带压迫感地问道：“那你和你们的项目怎么还被叫停撤销了呢？”

派落寞地摇摇头说：“我们的探索进入到了多维时空领域，在多重平行可能间探索着最佳的发展方向。可是当我们的报告递交给决策层后，上边的人问项目主管：在众多平行实相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那些平行实相中是不是也有另一个决策者真实存在着？”

项目主管如实地说：是的。结果决策者无法理解，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另一个空间和自己一样地真实。这导致我们整个项目就变成了一个笑话，而我们针对所预见到的可能提出的各种建议，也随之成为了一群疯子的梦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最后高层们问了我们主管一个致命性的问题，他们说：如果我们治国的方向与政策都严格按照你们的建议去做，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国家机器、首脑意志不就成了你们这些家伙的傀儡了吗？万一你们的预见与建议是错的，谁为国家的发展性失误负责呢？

于是我们这个部门就被解散了，所有针对优化发展方向的研究都被叫停。归根结底，我们可以窥见未来，但却无法干预与改变本位面上这个世界的既定发展方向。那些高层只需要情报和保护，对更深入的意识流研究甚为反感。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政权和神权之争自古有之，哪怕一个百十人的小部落，部族是听武力值爆表的莽夫酋长领导，还是听吃了致幻蘑菇通灵巫医的建言，始终存在着争议。”

蓬皮亚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这神秘的男人，然后说：“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利用某种技术，真实地、有组织地、多次地进入过多重平行实相，并且借此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对未来趋势的认知，并清楚地梳理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方法，但作为棋手的政客们因不愿听人支招，所以把你们给解散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派不置可否地拿起空咖啡杯，很认真地好像在品味着咖啡，然后突然问：“你觉得我此刻手中的杯子里有没有咖啡呢？到底是我杯子里有咖啡、我嘴里有咖啡，还是我感觉到喝着咖啡，或我的脑子里认知我在喝咖啡的那一个电脉冲，才是‘真’的有呢？是我觉得与记得有、还是你觉得或记得有、或刚才路过的那个服务员觉得或记得有，才是有或无呢？”

如果在你、我、他三人中，有两个人的记忆与认知是一致的，另一个人不一样的记忆与认知是否要自信地坚持呢？如果三个人都不记得或都记得，那这就是真实了吗？你看，当你的

思维与记忆可被改写、当你的认知与他人并不相同时，定义真实其实是很难的。更别说要依据这些来做出重大决策了。

逻辑思维是我们觉得最可靠的东西，因为所有的推理都依赖确定的已知的证据，这让我们感到踏实和安心，可是这也限制了我们走出思想的牢笼，并把心灵的感知屏蔽。

其实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有时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听从心灵的召唤还是理智的逻辑。在你我的身体里就在上演着酋长与祭司的权力争夺战。到现在我还没能想到怎样能让这双方达成协作共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蓬皮亚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果是我，就把日常的琐碎交给酋长打理，而大趋势的把握还是让军师定夺。”

派点点头说：“本应如此，但实操起来却不容易。逻辑脑对角色得失的在意远比神魂更多许多——要知道部落败了，军师获得经验教训，成为了更好的军师，换个躯壳继续当军师；可酋长失去了自己的部落，也就什么都不是了，酋长输不起啊。”

蓬皮亚挠挠头，思考着这一问题：难道真没有可以两全的好

方法吗？

突然蓬皮亚说：“如果在实践前展开多次的尝试性推演，然后找到一种最优方案展开实施，那不就不存在两难了吗？”

派点点头说：“是的，所以我们就展开了对多重实相的平行探索，并带回了可预见的最优解。但经常这些超乎此时认知的奇思妙想都很‘疯狂’，并且一时无法看到即时利益。所以即使你明确地知道内心的渴望与向往，但却很少会真的采取实际行动，推进它成为现实的展现。”

蓬皮亚问：“你们不是利用超感获得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绝对机密吗？这不就是支持你们观点的证据吗？依据这些证据不就能形成逻辑思维链了吗？”

派苦笑着说：“你不知道，想要突破其它国家意识流防卫系统有多难。我们确实获得了很多绝密信息，但高层却不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他们说要能摆在他们面前的可被看到、摸到、能反复验证的证据才肯信，可我们利用超感获得的情报无法做到这些，我国的间谍与特工也无法潜入获得相关验证——其实如果间谍与特工能拿到那些信息还要我们干嘛呢，你说是吧？”

蓬皮亚表示理解，叹息道：“一群官僚。”



派说：“其实你想想，我们不也是这样吗？自己的第六感与灵觉会把很多能影响人生走向的灵感投送给你，但我们又有几人会对这些不知哪儿来的念头给予足够的重视呢？你问问这些路人们，问问他们有几人相信自己是有灵魂的、这世界是由意识创建和维持着的？大多数人肯定跟你说：‘证明给我看，不然我不信’。

在看见微生物前，人们不相信一滴水也有生命；在了解到碳、氧粒子前，人们不相信我们的生命是靠原子能的解构与结合维持供电的；在了解到夸克粒子其实‘实无一物’前，没人能认同与理解这个世界本就虚无，是能量波在被观察时的某一定格坍缩。人们，大多数的人们，其实是不需要真相的，因为只有神魂有回家的渴望，而多重实相中的众生只不过是

众生而已，也仅此而已。”

蓬皮亚侧目看着窗外街上的人们，问道：“那你还想回来当阿訇？”

派说：“或许我在给你或其他人说这些道理的时候，并不是在给你或谁讲其中的奥妙，只是我自己需要梳理散乱的思绪。就好像你们女孩子每天梳理长发并非是想要取悦某人，而更多地是让自己清爽舒服有个良好的状态。”

蓬皮亚笑着说：“你的意思是，哪怕对牛弹琴，你的琴技也能日渐提高，最终自己受益？”

派说：“我相信只有我当前无法理解的巧妙安排，没有毫无意义的伏笔铺陈。”

## 第247章 路在何方

心神如君坐殿堂，文武二臣争短长，  
纷乱不断人间苦，心明如镜度安然。

蓬皮五回小镇与中年返乡的派会面，谢过他来当名义丈夫的好意，并相互介绍了各自在过去二十年中的经历与领悟。派感叹内在灵觉与现实逻辑间一时还无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而蓬皮亚说在接触了众多心理学理论和实践后，她渴望探索与主导一种能帮助他人了解与理解自我价值并推动自我价值完成的全新心理学，不仅仅只针对解决角色当前内心问题困境，更多是启迪心智、释放神魂意识的引领。主旨是化解多重自我间因价值趋向不同导致的人格分裂，化解次生人格与原生人格间的芥蒂内耗。

蓬皮亚感慨当代人一部分活得过于现实理性，另一部分人又活得过于浪漫感性，那些渴望寻求内在真知的人，还落入了各种宗教编织的罗网，被导流入了天堂地狱萝卜大棒的迷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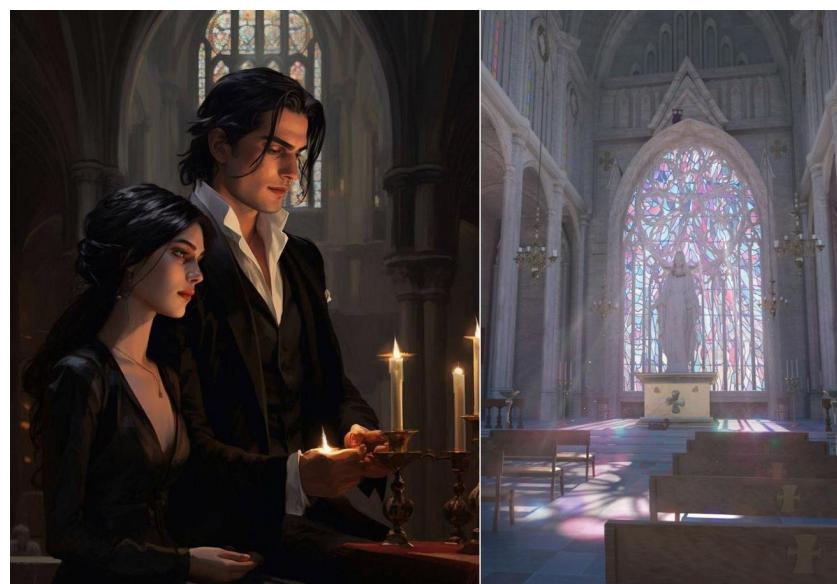
蓬皮亚和派聊了很久，直到傍晚才回到修道院。走进大院迎面遇到了明，蓬皮亚没好气地对明说以后别瞎给自己点鸳鸯

谱，自己有想嫁的心上人，如果等不到他，宁愿这辈子就这样了。

明看此事没商量也就没接这话茬，只问：“与派见面感觉如何？”

蓬皮亚想了一下，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你觉得灵觉和逻辑脑哪个更重要？如果在经历人生路口时，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取舍？”

明愣了一下，感觉这个问题牵扯深广，于是引蓬皮亚走入教堂，点燃蜡烛后，两人在长椅上落座。



明觉望向教堂穹顶的彩绘玻璃，悠悠地说：“这教堂历经千年风雨，见证过无数爱恨情仇，廊柱还是那些廊柱，光影和千年前毫无两样，只是过客皆白骨化尘，各种计较也早成梦

中飞烟。如果你在意的是一时一事上的可见得失，那当前的计较定然是对的。能算计到的利益都基于逻辑思维，依据已知条件；但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无常不过是宏观中的一个浪花起落，所有的图谋敌不过大道苍凉。如果把目光与视野放到更大的尺度上，以神魂的角度去品味得失，大多数时候我们要领悟的真理多隐藏在经历的背后。

依据理性，或许很多事情我们最好循规蹈矩才能趋利避祸，但若放眼全局，若不能打破制圈，也就无法达成自我突破。所以很难说，理性的逻辑思维，还是灵机一动的内在憧憬，哪个更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蓬皮亚好奇地问：“逻辑不是应该对应感性情绪吗？”

明觉说：“感情情绪既可作用在理性思维上，也可作用在灵感创造上。这种情绪的激荡既可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也可形成自我发展的阻碍。激情澎湃的喜悦和愤怒沮丧的疯狂都是情绪，是情绪的峰谷两端，有多激亢，之后就会有多没落，这是对等代偿。情绪不是坏事，但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陷入情绪化的被动起伏，那就不好了。

情绪与感情总是相互羁绊着的，因为得失间的计较，世间的

感情无非就是生死得失远近亲疏这八个字。要是更精简些，我看不过是‘在意’——我在意谁，谁在意我。这在意被世人说成是‘爱’，其实与爱并没什么真的关系。要知道爱是心流的共鸣，是能量的交互，是一体不二的觉悟。爱里没有计较，更没有利益的买卖，不会因算计个人的得失而决定爱的深浅与多少。

买卖计算的是利益，而计较利益时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我的’。在神魂状态下还有‘我’与‘我的’的计较，但要是意识进入到了合一意识境界后，进入无我状态时，在全然里一切分化与合并都只是全然中的自然而然。这就好像你的手指不去和脚趾计较手套好看还是袜子好看，你的耳朵不会和舌头计较为什么它独尝美食，而自己却总是听闻指责。”

蓬皮亚小心地问：“你是说，当一个人活得通透明白后，其情感会相当冷漠吗？几乎不再会有情绪化的悲喜起落？”

明觉说：“感触与感受还是会有的，但作为观者不会被情绪的峰谷所牵引，就好像汽车跑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轮胎会上下随之起伏，但驾驶员不应跟着摇晃不定。”

蓬皮亚嘟囔着：“那是你车的避震好，坐那长途大巴试试。”

明觉笑着说：“我听见了哟。我们的肉身就是自己一生的载具，角色会经历各种大小的坎坷，这无法回避；但当人生的激荡转化为触动时，你是因过分在意自己的得失而放大了那焦虑，还是犹如人生看客，品悟着戏剧中传递出来的情感张力表达，这就看你自己了。

就好像从电影院走出来的影评家和小女生，一个脑海中有梳理着剧情与表演的脉络，想着哪些情节是可圈可点的，哪些构成了败笔；另一个则哭得眼睛都肿了，闹着和身边无辜的男友要分手，因为把剧情中的情绪带入与映射到了自己身上。

细雨社www.xiyushe.org

你说说看，这闹情绪要分手的小女生和那影评家，差异在哪里呢？”

蓬皮亚想了想说：“一个太当真了，另一个只是看戏的。”

明觉点点头说：“是了，其实是选择逻辑思维导向还是用灵感作为引领，这一问题也是这个道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那个住在顶楼常给你讲故事的博士吗？”

蓬皮亚点头说：“当然记得了，他是一个很博学又有趣的人。”

明觉说：“他告诉我，这个世界存在周期性的发展演变，据

他所知，在我们这一文明之前，才存在过其它文明，一个甚至比我们现在都要先进得多的文明。可惜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没选精神文明的方向，等到发现物质文明与人工智能无法打破发展瓶颈、无法摆脱周期性大灭绝的宿命时，已经晚了。

好在他们成功地跃迁到了可修正这一错误的所谓过去，并引领文明走向探索意识觉醒的方向。他们引领原始民展开对精神力的探索，他们被原始民看作是神，但这些神中有一部分保留了对名利色欲权力的渴望，这让众神间发生了分歧，并导致了极端的对抗，结果众神行走在地上的时代因此结束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在废土与众神的年代里，人们过度依赖对神族的礼拜与讨好，导致内在精神文明并没有真正的开启。当神们退隐回星海后，这些习惯虽持续被保留了下来，但因对神的呼唤久久不能得到响应，‘弃民’部族中负责与神沟通的祭司逐渐没了地位。祭司开始尝试使用自己的灵感引领部族发展，尝试学习天道规律来预测事情发展的方向。

可惜初代心灵文明发展得并不顺利，因为很多部落中的祭司或国师并没有真才实学，他们渴望的是权力与利益，推行的是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随着宗教社团力量的扩大，他们与

部族领袖的权力之争从隐晦到鲜明，大事小情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变成了焦点问题。世界各地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的相互制约、相互消涨成为了千年不变的暗流主线。

进而就有了三类国家：宗教祭司掌权的神权国家、政客掌权的君主制国家和君王充当大神的神话国家。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国家，其实都没能走上精神文明的道路。在过去的世代里，神权与人权交替，当信仰被宗教偷梁换柱后，人们内在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渴望被一部部伪经所误导，看似内寻内求的人们，心里却默念着对偶像崇拜的祷文，无声地外祈外求，根本就不是自我意识觉醒，而是更深的自我意识印封。

其实在原版的圣经里，有这样的经文：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之人一样，去站在会堂里或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哪个殿堂能装下哪怕我的一只脚，但我却始终就住在你们的心中。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到内屋，关上门全情地忘我祷告。你们的心才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们心里。那真正的祭拜，要用心灵和灵交流才有效，我从未授权谁成为灵与心之间的代理中介。”

蓬皮亚困惑地问：“圣经我读过很多遍，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段话？”

明觉说：“我们教堂里售卖给信众看的书，都是四世纪后被修正过的，如果书上还保留这些真经，哪个教徒还会来这里送钱啊。就因为教会对财富与权力的贪婪，严重地扭曲了文明的发展方向，导致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的专制被科学与逻辑推翻，文明进入到了去迷信阶段，也因此从一个极端步入到了另一个极端。

要知道无‘神’论与‘无神’论是两码事：当你反对偶像崇拜的迷信时，如果把自己的灵魂也一并阉割了，那就过犹不及了。人类文明经历了众神逐鹿中原的阶段，经历了巫毒崇拜阶段，经历了政教争权的时代，经历了黑暗迷信时代，又经历了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阶段，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审视与理解我们的内心，重新梳理多维真相，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实。

随着我们对身心灵的全面认知革新，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会随之展开，但这个时代并不轻松，因为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理念都一起在这赛道上相互竞争着对群体意识的影响力，文明最终花落谁家始终是一个变数。人们用自己的实际利益为文明

的走向投票，并也为此承担自己选择的相应结果。”



蓬皮亚皱起眉头说：“难道我的孩子要为那些贪图市侩的人们买单，长大后和他们一起在这四处窟窿的烂船上一起沉没吗？你看看镇子上的这些人，我们努力地四处修补，帮落水者上岸，但大多数人却在拆船，把船板往自家里搬，抱着秤砣往水里跳，只为了能捞珍珠换钱。可能捞珠子上来的百不足一，爬不上岸在水里喊救命的却是多数。”

明觉笑了笑说：“世人短寿，犹如夏虫，谁真畏惧凛冬将至？都说活在当下，却不知道在同时性中所言之当下，指的是共时性里的全局观，而非在鼠目寸光下不计后果的杀鸡取卵。都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所思所欲的图谋，往往总是因自带局限性而导致拆了东墙补西墙。

就说发电，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特斯拉利用地球磁力线

与自转惯性的角动力向量的动与不动，就能凭空发电。可是我们又是烧煤破坏空气，又是搞水坝破坏水系，又是搞风电破坏全球能量自然循环，又是搞太阳能破坏辐射能的温差自平衡体系。到头来人们搞出的这些清洁能源的代价都是导致全球气候崩溃。”

蓬皮亚不解地问：“为什么特斯拉的地磁共振发电没能发展起来呢？”

明觉说：“还能为什么，搞煤炭、天然气、大基建，都会形成利益链，甚至最后连空气都能成为商品，让老百姓缴费纳税使用。当政权由既得利益者们把控时，谁不想在自己活着的几十年杀鸡取卵呢？”

蓬皮亚突然醒悟道：“难怪派叔叔他们构成的先知团被裁撤了，只因为他们的建议触动了财富集团的蛋糕。人们灵性的觉醒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大变革，让当权者们失去权力和权力带来的既得利益。那些高层不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不想触发可让自己失去权柄的萌芽。意识觉醒哪怕很小一部分人因此受益，也会成为榜样，让更多的人看到不同的可行性方向，那他们高高在上的沙塔就会慢慢地失去基石而最终

崩溃。”

明觉点点头说：“是的，所以宗教迷信和政客们是很好的朋友，如果有人渴望真相，那就让宗教给其指条迷途去里边兜圈子。只要百姓能继续当愚钝的良民，那长治久安就能继续。”

蓬皮亚好奇地问：“可我看哪个王朝也没能长治久安了啊，男儿血撒沙场上，城头更换大王旗，这样的法子也不管用啊。”

明觉说：“你看猴群里的猴王几年就会迭代，随着猴群的数量扩张，就会和比邻的猴群交恶，发生摩擦甚至生死之战，这样的争斗会持续到林间猴子的数量与物产能养活猴子的数量持平。过两三年小猴们长大，林间物产不够养活猴群了，这样的争斗又会再次周期性地上演。”

蓬皮亚突然明白了：“是了，群落中的权力交替依循力量的角逐，这样的内斗让部族始终处于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下，确保兴旺强盛。大规模战争都是从女人子宫里爬出来的，当人口密度超过了其所在土地可养育的最大数量时，那减少人口就成为了必要的必然。周期性的相互杀戮，只是维持人口上限与物产平衡的一种政治手段。”

明觉默默地点点头说：“是的，王者都渴望自己的民越多越好，因为民越多，自己的王冠也就越大。但生养后的人口，没食物没工作没住房没资源，怎么办呢？”

蓬皮亚说：“去抢、去杀戮，去掠夺。我明白了，这几个世纪我们西方文明的快速发展就是利用这一手段达成的，其实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并没能真正地改变我们的文明，只是提高了制造力，在过剩的剩余商品无法变现牟利时，我们就去抢掠别人的积累和资源，好维持我们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活品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黯然叹气说：“可惜好日子快到头了，能抢的都已经抢完了，能赊贷透支的也已经都用尽了。人口基数越来越多，这条船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上限的，更何况我们还把船拆得千疮百孔。”



蓬皮亚说：“那难道除了自相残杀，没有别的办法可在文明发展与人口平衡上解决问题吗？”

明觉说：“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千古难题。

其一：当人口密度大于土地承载力的上限时，女人们选择不再生育以维持一种相对平衡。如果管不住自己对生养的渴望，那密集的人口就会爆发瘟疫，这样人口的密度就被降下来了。

其二：如果我们过度地消耗自然，乃至打破了局部与整体间的自循环平衡，那水火风地虫五种灾祸就会清洗大地，让人口密度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其三：如果我们学会去追寻精神文明，不在物质文明上狂奔，不透支未来，降低单位人口对自然的消耗力度，那我们就可以遁入意识空间中继续发展文明，而意识空间与物理空间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空间可套叠使用，可无限扩展，可无尽承载。

这也是文明唯一可做到不间断无限发展的唯一途径。”

蓬皮亚问：“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这第三条路呢？”

明觉说：“我们已经选择了这第三条路，我们就在这第三条

路上，会有更多的人随我们一起步入这一意识文明。但并非所有人都愿如此——那些有‘福’之人，放不下也拿不起，不肯不愿不能走出自己当前的圈子。你的孩子日后到底选择哪条路成为她的人生经历，不是世上那些人决定的，是她自己决定的，是你如何给她榜样的。小家伙日后渴望什么、向往什么、在意什么，是你这个妈妈在她童年时给她启蒙的引领。”

蓬皮亚问：“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女儿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她如果拥有了自己的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也就不会被这世界上的种种恶毒所侵扰，也就能活得相对从容潇洒，安逸幸福？”

明觉说：“是的。其实你看，这教堂，人们走进来屈膝恳请幸福，却少有人知道，自己才是幸福的主宰。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自己、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怎么应对所遇的考验，决定了一生对生命体验的感触。”

蓬皮亚看着明，突然问：“你还记得我十八岁那年，你陪我在这里跳舞吗？我们能再跳一会儿吗？”

## 第248章 摊牌破镜

双生孪生成羁绊，彼此相助影不单。

恩怨情仇皆故事，回首百年一梦间。

蓬皮亚与明神父在教堂大厅里探讨过思想与感触的内外平衡后，蓬皮亚想让明陪自己再跳一曲成人礼。

在空旷的大殿里，烛火摇曳，夕阳的光把圣殿染成橙黄的斑斓，蓬皮亚哼着自己心中的旋律，与脚步身法笨拙的明旋舞着自己心中的依恋。

蓬皮亚在明的耳边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妈知道她是谁吗？我妈知道我们是谁吗？”

一连串绕口令般的问题，让明呆愣愣地站在原地，犹如钢管舞的圆柱，蓬皮亚自顾自蝴蝶般围着自己的玫瑰纷飞。蓬皮亚喜欢看明的窘态和那不知所措时的羞涩，这让其内心有种喜悦，一种自我魅力力压群芳的骄傲，那骄傲让自己感到自我的魅力，妩媚的女人最美。

蓬皮亚是寂寞的，她渴望被拥抱、被呵护、被霸道地爱着，

甚至哪怕这份爱是有些压迫感的，是带来束缚的，那束缚也是甜滋滋的。蓬皮亚无数次幻想过那坚实的臂膀、厚实的胸膛，把自己压迫在被壁咚的墙角里，自己象征性的反抗，嘴里说着不要，在表达了少女应有的矜持后，被霸道地占据。

蓬皮亚希望他主动为自己遮风挡雨，撑起一片天，让自己满心满眼里都只有他，不许其他男人靠近。他是有力量的、是霸道的，但又是对自己无比娇惯的，甚至宠溺到不问是非，甚至把自己在无脑闯祸时的慌乱都看成是可爱的青涩与笨拙。

蓬皮亚作为未婚妈妈，却没经历过爱情，她渴望去体验那些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小说中的甜蜜，哪怕是刻骨铭心的痛，那眼泪也是浪漫的。

她渴望被男人霸道地压迫着，被深深地侵害，让自己被占有、被挤压、被贯穿、被充盈到想要呐喊。

每次月经前，胸前的臌胀感就会压迫到无法呼吸，好像过度充盈的皮球，等待着灌篮高手们的一场激情比赛。每次流血的那几天就会感到体内有狂躁的恶龙翻滚，恶龙的每一次吐息都让自己感到想要一起跟着嘶吼。就好像有谁把自己绑在无法挣脱的刑柱上，从体内鞭笞着自己荒度人生。

可明是木讷的，自己给他留下过很多蛛丝马迹，但他却始终

浑然不觉。这让蓬皮亚感到憋屈：他一个男人不高唱征服，难道让自己公然与此生的妈妈相互竞争吗？

妈妈这些年来有了很强的灵觉，可是她怎么就不知道这男人是我的、我的双生火焰呢？妈妈你只是我的孪生人格啊！

蓬皮亚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累世中心仪着他，他就好像是身穿金甲踩着七彩祥云的宿命之爱，但两人间却始终虚实两隔、不能靠近——以前自己是他的妈妈，现在又成他名义上的女儿，阴差阳错间何时才能相依？

蓬皮亚渴望打破这僵局，渴望捋顺这弯弯绕的关系，但自己作为女人，作为女儿，不知要如何挑明这一切。上次旋舞后的那一夜明醉了，自己穿了妈妈的睡衣潜入到他的房间，占有了这个自己爱了很多很多年的男人。

之后多少次想告诉他，想让他明白自己这些年来的心仪，可是每次又都因为种种，没能说出口。在上大学时有男生追过自己，可是他们与明相比都太过肤浅寡淡——同龄男孩们的眼里只有赤裸裸的欲望，他们总是用着拙劣蹩脚的套路想把女孩带去高唱征服。蓬皮亚确实渴望体验爱情，但又不想再次招惹到各种羁绊。

就在胡思乱想间，明突然说：“我知道我是谁，但不知道是否和你想的一样。我知道你是谁，但也不知道是否和你以为的一样。或许我们各自认知的自己在当前看来就是真正的自己，但或许未必。”

就在两人相互猜哑谜时，一道身影快速地冲了过来，把蓬皮亚从明的身边拉开，只听：“你在干什么？”一声响亮的质问，回荡在空旷的大殿里。

萌茗本是来叫明回去吃晚饭的，结果没想到意外闯见自己的女儿在勾引自己的男人。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种暧昧绝非初犯。萌茗怒火攻心，一把拉开花蝴蝶般舞蹈着的女儿，厉声质问。

蓬皮亚感觉自己刚要和明进入思想同频，能把事说开，突然被打断，被拉扯回现实，被厉声斥责，感到无比的憋屈。立刻反唇相讥说：“你发什么疯啊，那是我的男人，我孩子的父亲。他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也不该是你一个人独有的。他是我们的。”

清脆的嘴巴声……萌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能理解思春的少女在恋父情结下做出的一些荒唐，可“孩子”都多大了？

他俩背着自己到底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啊？在有孩子之前，自己女儿还是未成年时，明难道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爱？一时间各种狗血剧的桥段都犹如真实般被套用，自己瞬间与那些要死要活的女主们同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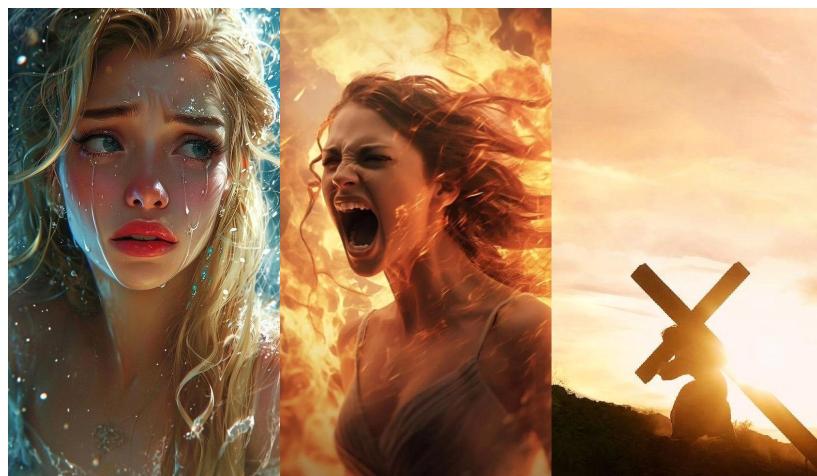
萌茗唯一的理智是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绝对是受害者，而另一个女人，哪怕是自己的女儿才是破坏自己幸福的罪魁。萌茗急促地喘息着，感觉自己要炸了，努力压制着最后的理性，一字一顿地说：“你，再说一遍。”

蓬皮亚被耳光打蒙了，也打恼火了——自己这些年来顾及着妈妈的面子和辛苦，总想着能找个柔的方式化解这一难题，大不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维持现状，自己只要守在明的身边，一起照顾小家伙长大，也就算在形式上有所达成。可是刚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说了出来。此刻索性也不多想了，趁此机会就犯浑这一次了。

于是蓬皮亚再次盯着妈妈，全身紧绷着说：“他是我的男人，孩子是他的。”

风声响起，萌茗的手掌抡圆了，呼了过来，而蓬皮亚没有躲闪。闭上眼睛等了半天，可那期待的清脆却没伴随辛辣的疼

痛再次传来。蓬皮亚睁开眼睛，只见妈妈快速大幅地喘息着，瞪着自己，用不可置信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她的手臂僵在空中，就在完成击打的前一秒，硬生生地好像定格在空中。蓬皮亚的余光可以看见，自己脸旁妈妈的那只手在颤抖着。



萌茗慢慢地转头看向被突变惊呆的明，声音颤抖小心翼翼地问明：“她说的是真的？”

明被刚才的突变与对话惊呆了，脑子里一时组织不出合适的语言，脑容量的逻辑算力被自己刚才和蓬皮亚本真身份的对话还占据着。

说实话，明觉不知道蓬皮亚意识觉醒到了怎样的地步、何时开始的、都知道了些什么。另一方面，自己确实在这些年陆陆续续地回忆与知道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包括自己不知真假、但好像确实经历过的各种戏剧化的生命经历。明觉不

太确定，哪些画面是自己的意撰，哪些是从图书电影中借鉴过来的记忆，哪些是梦的残影，哪些是自己累世经历的记忆。关键是这事还没谁能去问、去证实。

如果那些混乱的画面90%是真的，那这个灵魂叫作“名”的蓬皮亚，从逻辑上讲，没说错，可是自己怎么就和她有了小家伙的呢？这没道理啊。可是这孩子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必要用这样的话题激化矛盾啊？难道自己又平行穿越了？有些之前发生过的事情自己是不知道的？

萌茗再次重复自己的质问，却看到明陷入回忆的沉思，顿时  
一切都明白了：男人的沉默就是答案。自己半生的陪伴、所有的辛苦，都敌不过年轻水嫩的身体。罢了罢了，一个是自己深爱的男人，一个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女儿，他俩还有了孩子，孩子都满地跑了……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行走在着的笑话！

萌茗觉得自己的世界在化成齑粉，虚空的黑暗一口就吞噬了所有的光，自己眼前一黑，身子就像断线的木偶，扑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萌茗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再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很奇怪的场景内，眼前是一棵大树，但这树是由教堂彩绘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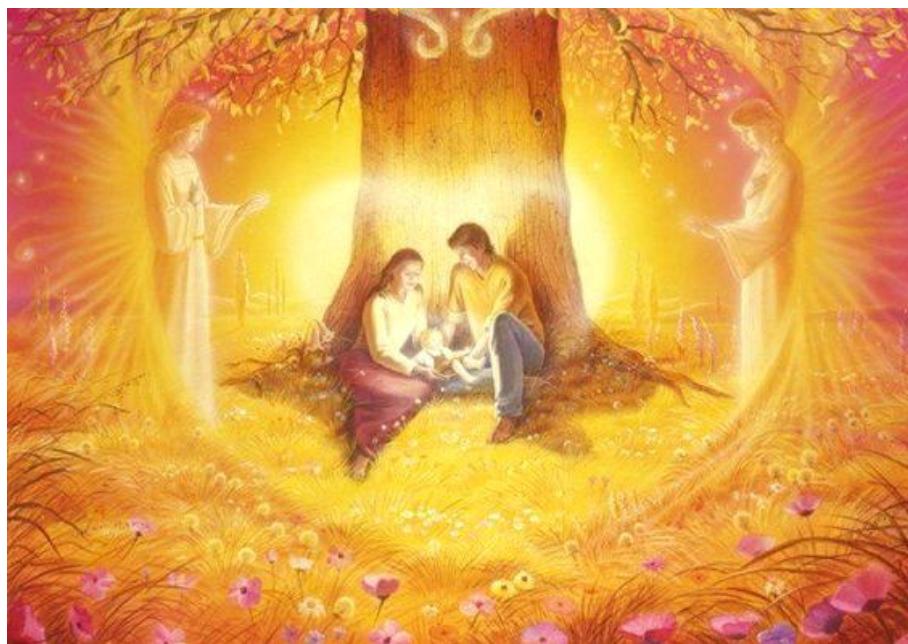
拼凑成的，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萌茗隐约看到在那树下有两个人形的光影，两人很亲近，在彼此说着什么，但距离太远，自己听不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想靠近些看清与听清俩人的对话，其中一个高个子显然是明，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那女人好像是自己又好像不是——如果那个身影是自己，那自己又是谁呢？

萌茗感觉不到自己在行走，但树下的俩人却已经可以看清：他们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把一个襁褓中的小女孩养大。和明说话的女人脸很模糊，怎么也看不清到底是自己不。可是感觉被俩人抱着的小孩子才是自己。可不对啊，难道，难道，这是明和女儿通奸生下的李露？他俩到底瞒着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萌茗气恼，想上前理论，但发现眼前的景物都好像被包裹在一个泡泡里，自己无法接近，他们在说什么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喊叫他们也听不到，更让自己感到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居然被好似神圣的金色光辉所笼罩着，身边还有两个非实体的男女守护与祝福着这对狗男女。

这算什么事啊！就算明是神父，也不能在做出这样龌龊母女通吃的事后，还被圣光天使呵护着吧？我半辈子的爱至此还算什么？天理何在啊？

萌茗想要击碎这个泡泡，想要上前去理论一番，于是猛力地击打泡壁。泡壁很有弹性，在击打中不停摇晃着，但没有要破裂的迹象。随着泡壁的摇晃，萌茗发现隔离着自己与对方的泡泡并非是包裹着那对男女，而是包裹着自己——自己是

## 那个独自被困在泡泡里的人！

这一发现让萌茗错愕：自己怎么被关在泡泡里了？这要怎么出去啊？她捶打、踢踹、呐喊，却毫无作用。最后萌茗瘫坐在地上，无奈地接纳了无法挣脱的事实，平静地看着树下那对狗男女的浓情爱意。

突然，他俩手里的婴儿变成了一朵粉嫩的莲花，莲花绽放、盛开、慢慢变黄枯萎，燃烧了起来，那火焰日渐明亮，最后砰然爆开，一声凤鸣刺破泡泡的屏障，清晰地被自己听到，泡壁就好像打碎后的钢化玻璃，在龟裂开。可是就算碎裂了，  
自己还是无法打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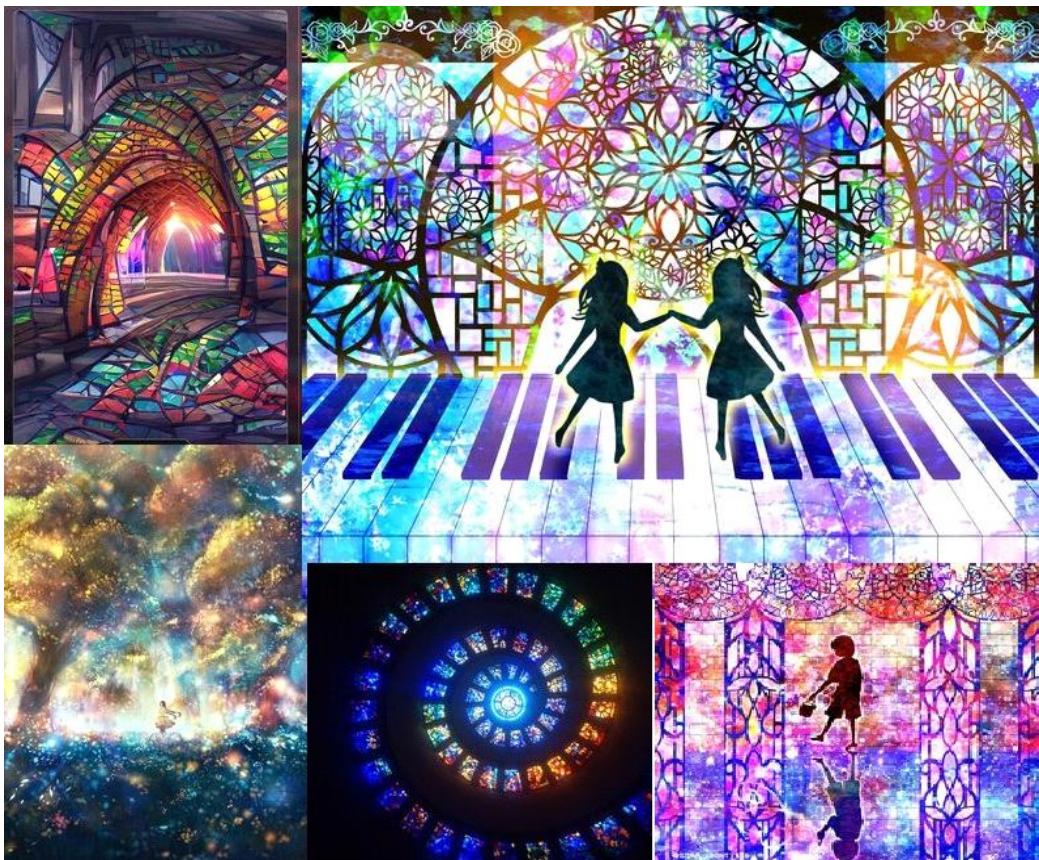
那火凤凰在空中盘旋着，冲向萌茗，奋力地想要击碎已经龟裂开但未破碎的泡泡，萌茗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火凤凰就

是自己。可如果它是自己，自己又是谁呢？隔着泡壁，萌茗看见了两个自己，互为镜像，一时间萌茗有些恍惚了，因为镜像中自己可见的轮廓分明是“蓬皮亚”！

错乱的自我定位与虚实的光影相互纠缠，把眼前的幻境搞得扑朔迷离。随着眼前的泡壁龟裂开，在每一片相互连接又彼此独立的碎片中，萌茗看到无数个自己，在各种场景中各自做着自己记得或不记得的事+有些人物的穿着很奇怪，剧情也很陌生，但萌茗直觉上很确信那就是自己的经历。

砰然间，火凤凰奋力击碎了泡泡，纷飞的泡壁碎片，居然崩溃成了一个多彩的光影隧道，可是这光影走廊，却不止一条通路，自己眼前出现的是一个立体的迷宫，自己就站在迷宫当中。直觉的画面再次闪现，每一条路径通往不同的画面，萌茗不明白这些画面隐喻着什么。这些画面一闪而过，就好像从没出现过一样。

萌茗的眼前出现了光旋，之后是强烈的光，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躺在床上，那刺目的光是来自自己卧室窗口——每天日光可以直射到自己的床上，一般是下午三到五点。



自己的最后一个记忆是傍晚去喊明吃晚饭，然后发生了什么？刚才的梦好奇怪，散碎的片段，光怪陆离的遭遇，无法串联出可解释的逻辑故事……是的，自己好像晕倒了，自己昏睡了多久？明和女儿呢？到底自己哪段记忆是真实，哪些又不过是一场噩梦呢？自己居然梦见明和女儿在大树下，抱着襁褓中的自己，真是可笑啊。

萌茗举起手臂，用手掌遮蔽刺目的午后日光。想要起床，但感到有些眩晕，身体软绵绵地好像不太受控制。缓了一会儿，萌茗再次想要尝试起床，奇怪，还是做不到。奇怪了，自己这是怎么了？好像下半身完全不听自己的支配。

卧室的房门被推开，蓬皮亚匆忙走了进来，嘴里说着：“妈，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们了！”

蓬皮亚身后的小李露，兴奋地扭头朝走廊跑去，嘴里稚声高喊着：“姥姥醒了！姥姥醒了！”听脚步声应该是跑向楼梯。

蓬皮亚快步到床头，帮妈妈起身，并拿其它枕头叠在萌茗背后，来支撑身体躺在床上，关切地问：“妈，你感觉怎么样？你都昏睡三天了，医生也没能说出什么来，普通检查都没找到你持续昏迷的原因。明没同意让他们把你拉到医院去，他好像对医院不太信任。医生说如果你什么时候醒来，再去医院做更全面的检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萌茗看着一脸关切的女儿，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有太多的记忆，自己一时间无法分辨，哪些是梦、哪些是经历。

于是慢慢地说：“我还好，只是头晕，没有力气，想起床都办不到。我怎么了？这几天都经历了什么啊？”

## 第 249 章 宿命与逃避

躺病轮椅心未静，家中风波何时定。

大妙回归助一程，冤家贵人皆恩情。

萌茗醒来，发现自己无力下床，坐起来就晕。刚才梦中经历了各种太过真实的片段，此刻一时难辨虚实，不知道自己记忆里哪段回忆是梦，哪些又是现实。

萌茗勉强坐起身，等眩晕感消退后，问床边的女儿，自己这是怎么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蓬皮亚说：“三天前，你昏倒了，倒下时磕到了头。医生没看出你晕倒的病因，只说让静养观察，怀疑在倒地时磕成了脑震荡，昏迷只是大脑自我修复时的自然反应。之后要是有思维混乱、呕吐、无力、体位改变时的眩晕感，都是正常现象，这种症状一般会持续三周左右。妈，你先静养几天，别担心，我会照顾好你和明的。”

萌茗想问女儿，李露是谁的孩子，因为自己记忆里，蓬皮亚对自己说那是明的孩子，但又怕这些记忆不过是自己错乱的梦，这样问太过激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夏天过后秋叶红黄，明带着小李露在院子里扫落叶，蓬皮亚在厨房做饭照顾这一老一小。这半年来，萌茗虽然不再眩晕了，但下肢的运动能力并没有恢复。各种检查没少做，药也换着吃了好几种，可是都没个所以然。最后得到的诊断是：转化性瘫痪（Conversion Paralysis），医生说无药可用。

萌茗因此坐上了轮椅，但无法走楼梯，也因此无法下楼，甚至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眼看着在这半年里蓬皮亚成为了支撑这个家的女主人，照顾着自己，照顾着明，照顾着小李露。明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奇怪，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有意无意地在躲着自己。萌茗起初觉得是自己身子不方便，他不知如何应对；后来想是他嫌弃自己了，不爱自己了；再后来总觉得明看女儿的眼神和谈话总是躲躲闪闪的，俩人间有猫腻。

萌茗每天虽然无法做什么，但念头却越来越多：想想明有半年没找自己同床了，他会不会更喜欢鲜嫩的美丽？难道自己梦里有些情节是真的？大树下的那对男女中，谁到底是哪个女人？谁是襁褓中的婴儿？

萌茗越想越感到忐忑，她经常趁明与蓬皮亚都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坐着轮椅去明的卧室，寻找自己不愿看到的证据，可是

女儿现在负责打理明的日常起居，到处是蓬皮亚的痕迹也再正常不过了——萌茗如此对各种痕迹解释着。

上周，萌茗在晚饭时，对明与蓬皮亚说：“我不知道是否还能站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不想成为你们生活中的拖累，也明白你们各自有自己的需要。”

萌茗看着明说：“我把女儿和小孙女托付给你，你照顾好她俩，就像这些年照顾我一样。”

然后又看着蓬皮亚说：“你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是时候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别因为照顾我把青春都耽误在这里，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多出去走走看看的，这个世界很大，有无数种可能值得去尝试体验。”

蓬皮亚拉住妈妈的手说：“妈，你照顾了我那许多年，我才照顾你半年，这不算什么的。这里是我的家，有我爱的人，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们的。明对我们很好，是我能依靠的男人。我们都不会弃你而去的。你就安心养病吧，一切家务和日常所需我都能打理好的，我已经长大了，明我也有能力照顾好的。”

秋去冬来，小李露开始上幼儿园了。蓬皮亚很郑重地在晚饭时和明说，请他以父亲的身份去幼儿园看孩子的小表演。蓬皮亚说自己从小就一直父亲缺席，总是被其他孩子嘲笑与霸凌，这样的经历不想再在小李露身上重复。大人可以无视那些婆姨们的八卦，但孩子要有一个完整正常家庭的自我认知。

明答应了，萌茗觉得不妥，毕竟神父和母女俩有染这事太不好听。可是蓬皮亚说：“你又不用出门去面对那些嚼舌根子的，再说这些风言风语在小镇上也说了两代人了，难道还有什么差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表示，自己无所谓了，光听拉拉蛄叫，难不成就别种地了？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之前为了避嫌，让蓬皮亚的童年在学校没少受委屈，自己的避让并没能带来任何正面的反馈，与其重蹈覆辙，不如换个方式去应对。

就这样，李露慢慢地在人前人后开始叫明爸爸，而非舅舅或爷爷。

新年前大扫除，萌茗收拾明的房间，销毁旧文件与信件时，发现了一份多年前的亲子鉴定报告。女方是自己的女儿，男方是XXX。可是这报告怎么会在明的抽屉里？

春节前，萌茗收到了一封信，按照她的要求，对方没写发信人是谁。蓬皮亚只当是一般的贺卡，从邮箱里拿出来直接就给了妈妈。萌茗颤抖着读完报告，沉默了良久。报告内容很简单：样本A与B为头发，两者存在亲子血缘关系。

萌茗觉得自己好多余，自己的男人和自己的女儿，这些年来都是一对，恐怕全世界都是知道的，就自己像个傻子似的，可笑啊，可笑。

萌茗奇怪自己的冷静，甚至对自己的木然感到困惑。就好像自己不是那个被害者，更像是狗血连续剧或言情小说的读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自己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对此会没有歇斯底里的反应呢？



萌茗把信烧了，灰烬飘散在房间的地面上，被轮椅的轱辘压

过，留下两串痕迹。萌茗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想好要如何面对与处理此事。她不想破坏春节的氛围，虽说在这里，人们并不过春节，但毕竟自己还是亚洲的风俗多些的。

在大年初五一家人正在吃饺子时，有人来敲门。明一开始没想去应门，毕竟已是晚上，可敲门声坚持不懈，蓬皮亚只好去应门，结果却领回一个很不见外的红衣黄帽中年喇嘛。

蓬皮亚拉扯追问着：“你谁啊？怎么自己往里就闯啊！”

结果来人轻车熟路，跑得比蓬皮亚还快，一进屋就喊：“饿死我了！太香了，我先尝一个，好烫好烫！”那滑稽的样子，让萌茗笑着打他又去抓饺子的手。

蓬皮亚警惕又好奇地看着眼前很不见外的喇嘛，质问道：“你谁啊？”

明觉赶紧说：“他是松赞大师，我们的老朋友了。没有他就不会有你在这世上了。”

蓬皮亚上下打量着眼前的男人，错愕地说：“我爸爸是个喇嘛？”

萌茗瞪了一眼女儿，责怪地说：“别瞎说。那年妈妈难产，

险些一尸两命，多亏他当时呵护，才保全了你我的性命。你还小的时候他离开小镇回藏地去了，你没印象也是正常。”

然后萌茗看向喇嘛问：“你这些年去哪儿了？怎么这次回来得这样突然？提前发个电报，我们也能去接你。”

松赞大妙指着萌茗的轮椅说：“说来话长，我是感知到你走到了人生节点，所以特意赶回来，看能帮上你们不。我会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尽力而为，如果实在无能为力，我也落个自己心安。

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地方，只为了知到佛法以外的真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欧洲看到了一本书，然后去找了那书的作者，结果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前几天我在参悟这秘密时，想起了你。你很久前和我说过，有人告诉你说，你是天煞孤星夫妻母子一生相克，我就拿你的生日推测了一番，结果看到你去年步入了人生的新十年大运，且在身体与心灵上都陷入了陀螺羊刃困局。

于是我就买了机票，直接唐突地赶了过来。你们要是一切都好，我吃顿年夜饭，说句吉祥话就回去；要是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很乐意鼎力相助。你们也不用太张罗我什么，如果

顶楼空着，这些日子我住顶楼就好。不用什么被褥床榻，我有几年不用上床睡觉了。”

喇嘛看向躲到蓬皮亚身后的小家伙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这儿有个小礼物给你。”

小李露躲在蓬皮亚腿后，警惕地看着眼前古怪的火红男人，小声地说：“我叫李露。爸爸说，不可以要陌生人的东西。”

松赞看着孩子望向明神父说“爸爸说”，喇嘛一愣，尴尬地一笑，不知里边有多少故事，嘴里哄着小家伙说：“没事的，没事的，我可不是陌生人啊，叫我叔叔就好了。你看这项链好看吗？送你了，新春礼物，拿好了。”

蓬皮亚点点头，示意孩子收下礼物，然后说要哄孩子洗澡睡觉，就先离开了。

萌茗不解地问喇嘛：“你说什么‘陀螺羊’告诉你我身陷困局了？”

松赞大妙看来是赶路饿坏了，一边吃饺子一边说：“那是东方的一种观星术，借此可看到在矩阵中每个角色的人生安排是如何铺陈展开的。只不过这手段只能看到大概率事件的宏

观走向，如果一个人突破了自我认知的局限，那也就跳出了固有的命途路标，就好像多年前的那个雪夜，我们一起创造了奇迹。人生总会有几个很关键的路口，一念之差，后续截然不同。

今天先不多说了，等过两天，再慢慢细说种种玄妙。”

松赞大妙喝了口饺子汤，指指门口，问明：“这是怎么回事？”

明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们老了，孩子都有孩子了，时间真快啊。”

松赞大妙看明觉不肯说，也就没继续追问，只是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萌茗的表情变化。

明觉问：“你这大老远地特意赶过来，可有什么好法子能帮萌茗治好截瘫的问题？”

松赞大妙故弄玄虚地说：“没有办法我就不来添乱了，但你也知道，治病这事都是五五开的——医者和患者，双方心意通透，志向相同，这病就好治；如果术不对症或患者未想通，那就只能缓解症状，病根去不掉时，自然多生反复。”

萌茗不解地问喇嘛：“哪有不想早日康复的病患？我看只有

没本事的医生。”

松赞大妙正色说：“世间半数的心病，不是纵欲失衡就是五志太过。五志即怒、喜、思、悲、恐，恼怒伤肝、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狂喜伤心。另外很多人为了逃避自己不肯或一时无法面对的困境，也会选择卧病在床。这些问题导致的症状多种多样，而医生的针药推拿都无法让此类病人痊愈。”

萌茗好奇地问：“那你有什么法子能治好世人心疾？”

松赞大妙说：“过去二十年里，我就是在世间各地找这妙法。现在我已学到了救身、明心、回光三法，可渡无明者身心灵三个层面，帮助人重新站起来，获得更多的自由。”

萌茗问：“这三法于我会有何不同？”

松赞大妙说：“救身可以让你再站起来，明心可以让你志在万里，而回光可以让你畅游三界。”

萌茗本来好奇，抱有希望，此刻却不高兴地说：“你就吹吧，省城医院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医生都说我这毛病没法子治。你还说让我飞，你怎么不飞个给我看看啊？”

松赞大妙说：

“心不在于身，身亦不住心。

若能观法性，了知三世事。

一切唯心造，自难被身困。”

明觉看萌茗不太习惯喇嘛的说话逻辑方式，赶忙出来打岔，拉着松赞大妙去顶楼安顿休息。喇嘛说他已经多年不用卧床而眠，有一席之地就可安然过夜，只要清净就好。明觉与松赞又寒暄了一会儿，然后下楼去休息。

松赞大妙从卧室出来，打开抄经阁，来到假壁墙前，用手摸索用力一推，看到了已经搬空的古卷密室，这并没让他惊讶，随后他轻轻地沿着墙壁叩击，开始寻找不一样的回声。

松赞大妙不知道，在楼下的明觉，此刻虽然回了自己的卧室，但其意识觉知却笼罩着全楼，楼上的动静他感知得非常清楚，但却只是安然地观着。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喇嘛找蓬皮亚问了一个没头没脑的古怪问题。松赞大妙说：“你既已脱所执，为何又入因果？还生养出涟漪。”

蓬皮亚一怔，一时不知如何对答，莫名其妙地回了一句：“你来干嘛，我就是来干嘛的。出世是自觉，入世为觉她。看似一团麻，其实都是戏。”

喇嘛合掌说：“受教了，那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手段高，还是我的法门妙。”

说完，喇嘛转身去找萌茗。蓬皮亚打了个激灵，回过神来，好奇刚才自己怎么发呆了，记得喇嘛来打招呼，然后说了什么，但不记得彼此说了什么。

松赞大妙来到萌茗的房间敲门，萌茗赶紧从亲子鉴定的打击恍惚中回神过来，强打起精神，挤出些微笑请喇嘛进屋。萌茗决定家丑不可外扬，等喇嘛过几天走后，再找明与女儿理论此事。

两人寒暄之后，松赞大体询问了这些年修道院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萌茗敷衍说：“孩子大了叛逆，小镇还是和以往一样，人们爱嚼舌根子。自己在心灵认知上成长了许多，现在看世界与看世人，不再像过去那么当真与在意了。个人活个人的，谁爱说啥说啥，都是庸人自扰而已。”

萌茗问喇嘛：“昨天提起的算命一事，自己年轻时一直在担心，所谓的天煞孤星会让自己孤老一生，现在不惑之年已过，眼看都要半百之数了，确定那些算命的说法都是骗人的。怎么你个高僧反而开始学推演命数这事了？”

松赞大妙说：“我从小镇离开后，脱离了原来的宗教社团，成了个散人。我对给宗教社团发展信众拓展版图毫无兴趣。在藏地里学佛法的那些年里，觉得已经对世界很了解了，在这里和博士探讨后，发现自己有很大的认知局限。

这些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地方，结果发现了两件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第一，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在按固定的剧本展开，只有极少数人透过觉醒的觉悟成为了自己生命路径的主人。

第二，存在不止一层实相，而这些各种相互平行的实相却都相对真实，我们如果想要变革改写自己的宿命，并非是给自己改剧本，而是在一个个人生节点上，利用不同的选择，让自己进入到不同的平行层中。每层中的实相、场景、人物各有异同，剧情发展与人物关系也有所差异。

之所以我说我有一定的把握能治好你的截瘫，就是因为，如

果你肯跟随我的心灵引导，决定改变自己的思想关注，那你就可以在下一个人生路口，让自己的自我意识聚焦在全然健康、身轻如燕的那版平行自我身上，日后用那一实相中的自己完成后续的人生体验。当然前提是真心认同与接纳我将告诉你的一切，并愿意身体力行。”

## 第 250 章 天地不仁

**命运如棋人自执，顺逆有时天命定。**

**善恶莫与因果论，其实都是问心局。**

喇嘛松赞大妙说有五成的把握能治好连省城大医院都不知该怎么办的截瘫怪病，这让萌茗不敢置信，于是想让其先把事情讲讲清楚再动手医治。

松赞大妙告诉萌茗：“人各有命，而这些遭遇有些是必然，有些则出于选择。你会在人生路口上怎么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必然，因为人们受到自身认知与习惯的左右，这种思维的固有习气来自灵魂历经过的角色经历和见闻觉知。一个人在预想、经历、反思人生时，对各种同时存在的众多信息要素能在意并形成反馈的十不足一，而每个人在意什么、关注什么、如何解读与预反馈由自己构建出的自我实相，就决定了自我记住怎样的所谓事实。

而每个人的记忆构成了属于自己且只属于自己的真实。当我们用自己的实相和他人做对比时，每个人都选择性地主动求同存异。如果自己的记忆被质疑，或去质疑他人的实相时，

就会发生争执。因为每个人都坚信自己记忆中的经历就是事实的全部，也无法理解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场景中，其实每个人看见的、听见的、觉受到的、记住的，其实各自不同，因为每个人都从100%的信息点中各自按自我习气关注到了其中的某一小部分。这还不包括我们其实会因某些选择或坚持，导致自身出入于不同的实相位面中——当意识主体进入到其它位面的本角色中时，我们很难立即察觉到场景或人物的改变，但生活中的很多细节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我们只要学会修正自我的意识状态，就能利用这一后台机制让自身的意识主体切换实相位面，进而让自己的角色从不治之症或无解难题中脱离出来，去经历其它平行线程中的后续人生体验。当然这样的选择是双向的，如果我们在关键节点上选择了较为负面的思想体验，那我们也会跟随自己的思想切换入相对悲催的实相里，去体验自己预设的各种苦难。 “

萌茗的脸色一变，有些不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突然截瘫，他俩把日子过得跟夫妻似的都是我的错了，是我想多了，是我无理取闹了，是我太较真了？可笑，难道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或我只看到了事实的极小一部分，然后自己脑

补意撰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你自己没看到那孩子叫明爸爸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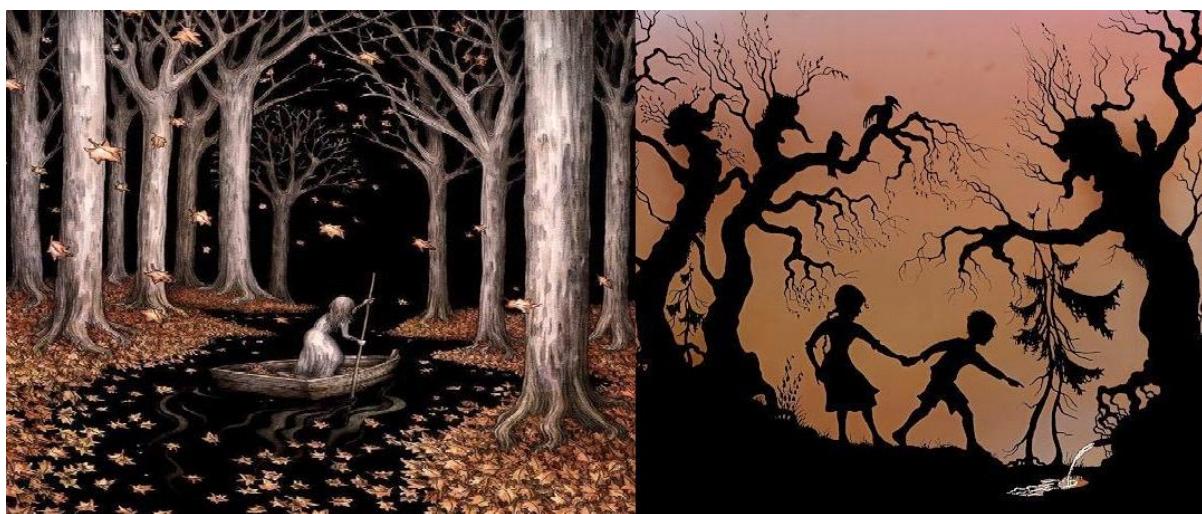
喇嘛没有回应，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某处，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特意地去看。

松赞大妙说：“你经历的都是你的事实，是事实中的一部分，是多重实相中的某一种可能。你的感触与反应也都是理所当然的，没谁会指责或评说其中的是非对错。其实你所遭遇的这一切，都是命、被安排好的，在你我甚至我们出生前就被安排好的。我们经历自己的人生，遭遇自己的考题，领悟其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中的启迪，尝试理解其中的寓意，并做出自己的反馈。而我们如何理解、看待、预期、应对，就是我们给出的人生答卷。

依据我们各自的答卷，我们把自己并入不同意识层级的实相中，并依此感受与之相应的所谓惩罚或奖励。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负责审判的神祇，也没有什么萝卜大棒的奖惩机制，这些变更的发生都是矩阵依据个人当前意识水平自动调配的，这些转换是瞬间达成的。矩阵系统本身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或奖励，它只是自动地把意识频率相同近似的人物自动置于同一实相位面中。但这一机制导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得

道者多助而恶人自有恶人磨。”

萌茗抵触地说：“我看未必。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我这半生，从未伤害过谁，拉扯小的，伺候大的，对感情忠贞不二，对路人良善以待，如今却落个瘫在床上，看着自己的男人和女儿出双入对，这就是你嘴里说的善有善报吗？”



松赞大妙回头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萌茗，说：“世人常试图把善恶好坏与幸福安康划上等号，却发现并非如此。其实你是否善待这个世界、他人与自己，和你是否会经历坎坷、挫折与苦难是没有必然正负关联的。一个人以良知为准则去应对世事时，影响的是自己能否俯仰无愧、内心安然。一个内心安然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其灵魂都能保持超然物外的状态，进而不会因内在因素触发节外生枝的麻烦。

但我们行走在天地间，选择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选择

了自己的角色身份与经历，选择了自己渴望体验与面对的课题，那就要去直面这些考验。这与是否善待他人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些课题往往就体现在各种得失无常间。要是这一生顺遂，只有平稳安康与多少的获益，那人生也就寡淡到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就好像如果世间只有喜剧，那我们的艺术表达是很肤浅且不全面的。

遭遇和良知有相关性，但没有公式化的因果必然。这一点我想你是能理解的。”

萌茗意难平地质问道：“依你之言，这些破事都是我自找的  
了？我用大半生心爱的男人和我一手拉扯大的女儿有了我的孙女，也是我的不是了？是我小心眼、看不开，是我愿意躺在床上下不了楼，是我，都是我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吗？”

松赞大妙没有立刻回答，拿起一个苹果开始削皮，果皮连成一线在空中摇摆着，然后说：“你看，在我们的视野里，这果皮有先后上下起始与终结，但在我没有削果皮前，它们却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在世间就好像这水果刀，刀锋所在把全然历经成线性的过程，但在拿起苹果的时候，它是以整体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我们也是这样挑选的。”

松赞大妙指着果盘中的其它苹果，继续说：“这些果子，其实各自有磕磕碰碰的地方，甚至还有虫眼或烂洞，好果子吃了，其它的都丢了？有些苹果是甜些的，有些的确酸些，这些构成了多样的体验。当一口吃下去时，如果味道不对，你是反复咀嚼不断骂街，还是吐出来，继续吃其它部分，或是把整个苹果都丢了，这就是个人行为习惯了。当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带来的后续结果也是不同的。”

萌茗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在问你宿命与抉择、善良与背叛，这和一筐烂苹果有什么关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松赞大妙把削好的苹果切了一半递给萌茗，自己吃着另一半说：“万事万物其实都有内在的关联，看似一件件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其实都是被某些因素串联成线的。没有巧合或无常可言，只是我们在此时此地一时看不懂眼前的涟漪。看不懂是因为身在此山中，如果能尝试着把观察人生的视野扩大，观点拉远些，放高些，把那远看成岭侧成峰的不同实相，拼凑成完整的立体地图，这眼前鬼打墙般的无解难题，也就只是一叶障目的不值一提了。”

萌茗冷哼一声，说：“你口中的不值一提，却是我生命中的

全部。我的所有在意与爱，此刻才真的被变成了不值一提。  
你个单身喇嘛怎能懂其中的失落与挫败感。”

松赞大妙说：“其实修行就是为了能明白一些其实很浅显的道理，说白了这一生无非就是来参与经历的，而具体我们每人给自己预设了怎样的经历、哪些遭遇会成为必然、哪些又是自找的添头，因人而异。我听明神父说，你这些年来其实心灵的成长方面是有很大获益的，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理解与看待自己的人生与这个世界的吗？”

萌茗长长地叹气，然后盯着床单，慢慢地说：“我知道，生命不止一次，而自我的主体并非这个肉身我，而是由自我意识构成的灵魂。我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更多的知见与相应的成长。我知道除了眼前当前的这个世界外，还有其它的界面存在，那些界面有些是实体的，有些是梦幻的。我知道除了肉身的这些感官外，人还可以运用灵觉去感知与了知很多东西。我知道现在的我们就活在一场大梦里。但这一切又与他俩有了孩子有何关系呢？”

松赞大妙看萌茗又开始陷入情绪化的激动中，于是换了个话题说：“你知道吗？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书，

叫《金花的秘密》。然后顺着这一线索去拜访了一些人，结果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无意识、群体潜意识，这些欧洲人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把我们佛教说得并不通透的一些环节给补足了，而我顺着这一线索却发现了一些很实用的好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能帮你治好这无法走路、站起来就晕的毛病。”

萌茗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喇嘛问：“你学到了什么？”

松赞大妙说：“这些欧洲人，用哲学无法想通超越本界面的更宏观道理，也就无法找到很多问题的根本关键，但他们这些人中也不乏有先天具有灵觉的。他们可以看见、感知到多维实相，却找不到任何能对此有所解惑的理论体系。不管是西方的宗教还是哲学亦或科学，一旦超越了本位面的人文范畴，就显得很无能为力了。可是当我们要思考与探讨一些根本问题时，又不能缺少对本真的认知和了解。

这就好像学开车是一回事，但想要修车就需要了解车子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想要迭代造车工艺，就要理解并突破现有理念格局与思路。所以随着欧美对科学的认知逐步加深，他们发现宗教里神学无法解释的东西，科学可以说清楚，但科学

无法理解的东西，多维认知可以讲明白，而了解、见证、研究、理解、最终运用多维知识，却不能依赖肉身的五感或物理的机械与原始物理的理论体系。能打破并穿透当前迷障的只有源自多维世界的东西。”

萌茗的好奇心被挑逗了起来，看喇嘛开始啃苹果，不说了，赶紧催促着问：“我们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来自多维世界的东西呢？光？宇宙射线？流星？外星人？”

松赞大妙看萌茗的情绪波动平息了，于是说：“是我们自己的灵魂和灵觉。可惜大多数人只能跟随自己角色的宿命剧本行事，很机械化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观照，在自性觉醒后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内在意识与意识流传递出来的信息。这也就是普罗大众与善男女的分别所在了。”

萌茗问：“那怎么知道自己或他人谁能有能力开启灵觉呢？女人的第六感就是灵觉吗？”

松赞大妙说：“或许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一生并非一次，我不是说，累世的转生——那种更换了时代背景与角色身份的转生，而是说其实我们有时会反复经历同一个

角色的不同或近似的人生，只因有些课业始终无法理解，所以留下了不舍的遗憾或不甘的如果。当我们走不出当前的课题，就会蹲班复读，用同样的课题与考题再经历一遍或几遍，直到自己真的活明白了，能应对自如了，走出来了，豁然放下了。

这就好像你去影院看电影，同一部电影是可以看许多遍的，只要你想。电影中的场景与人物、事件与时间，被一次次地如实展现出来，但那些影片中的人物们，不管是几十人的小巷还是万千人影的大都市，不管那背景人物的身份是你当前角色的父母、子女、爱人，只要其是矩阵为故事情节生成的人物，都不具备被灵觉唤醒的可能。哪怕你在电影院的座位上大声呼喊：‘这都是光影的游戏，戏都是假的，你们不要再相互争斗了，我知道结局，你们别再担心了，这挣扎也是白搭，十分钟后你就会死去。’

作为观者，你可以透过经历获取到感悟，在散场后或观影中；但在你背景世界里的那些人物们，是无法被觉醒者唤醒的，它们被固化在故事线里，因为没有人物的主魂可去反思心灵问题，所以不能也无力碰触心灵问题，去了解、认同和理解

内在觉知。就好像陪伴小李露成长的那一屋子各种娃娃们，我就算和她们说破大天，能换来的也只是冷眼旁观的质疑。”

萌茗困惑地问：“你的意思是说，我或你们都是虚拟实相中的剧情人物，都是楚门世界里的背景娃娃？”

松赞大妙说：“Truman这个词是由True（真实）和Man（人）组成的，象征着一个‘真实的人’。就好像说‘你好诚实啊，我差点都信了’一样。我们这些修行人其实就是在设法打破与穿越虚实的界限，让自己能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上看清当前的世界与这个所谓的自己。你说的没错，你与我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都是这虚拟剧情中的人物，当剧情与世界都是虚拟的时，其中的人物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但我们又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因为我们都是这故事的观察者与参与者。”

萌茗说：“你能说具体些吗？我完全听不懂。”

松赞大妙说：“你想想，如果在电影的巨幕前一群人在演话剧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如果舞台上的人物不是真人，只是提线木偶又会怎样？如果那些提线木偶并不是由线勾连着的，而是被编写好程序的机器人，它们在舞台上，在大背景中，按照设定好的剧本去演绎出规划好的剧情冲突呢？”



萌茗不解地问：“折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松赞大妙说：“演员和观者，透过一幕幕人世剧，可以学到很多供领悟的启迪，但人物们粉墨登场毕竟要求所需的客观条件众多，不好安排。如果能用虚拟的背景、衍生出的人物，完成相同的人生体验，并犹如亲历，那不是一种很完美的解决方案吗？”

萌茗拿起苹果，吃了一口，感受着味道和口感，掂量着手中的苹果，疑惑地问：“你说这都是被虚拟出来的？甚至连吃苹果的我也是？”

松赞大妙慢慢地点了点头说：“连我与他们都是，但我们与你却并非是虚假不实的。”

萌茗困惑：“我们都是光影的游戏了，怎么还能‘并非是虚

假不实的’ 呢？这不自相矛盾吗？”

松赞大妙说：“这一矛盾也让我困扰了很多年，直到我这些年学了东方的神学、八字、紫微、大小六壬后，我才明白，矩阵是怎样运作与衍生这些背景人物的，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接触了《金花的秘密》并寻本知源后，我才清楚原来答案一直就在我身边，但因门户之见，我之前错过了知识的另一半真相。”

## 第251章 林林总总

轮回千载情执深，且问真爱有几分。

聚散无常本天道，醒悟本真心豁然。

松赞大妙为萌茗解惑，说出骇人听闻的匪夷所思。喇嘛居然说：“眼前的世界包括自己都是矩阵生化出的舞台剧，其中只有登台的演员和观者是有觉知的真实存在，而整个世界时代、小镇上的人们，甚至整个世界都是被矩阵虚构出来的背景架构。”

更让萌茗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是，喇嘛居然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是因果论的思维，其实人物角色什么时候经历什么，在出生前就已经预设好了，只不过我们在经历时，可以选择触发或不触发相关剧情，还有就是依照个人抉择触发哪一后续剧情分支。

但问题是，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看似有多选的权力，但实际上，因为固有习气与自身业力，加之被量化好的客观前提，每个当下看似多选的可能性中，能可供选择的概率方向其实是固有的确定。除非自我能有机缘达成人间清醒，

在自我内在意识觉醒后，利用观察者视角去观觉这出舞台剧，并据此引领自己的角色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径。”

松赞大妙说：“有普渡众生的心愿是好的，但我们其实是无法唤醒世人的，因为这些被矩阵生成的时代背景人物们，其实是没有内在神魂来参与你这些遍反复经历的，亿万世人没义务一次次陪你客串人生剧。其实一生中，只有自己或几个与剧情密切相关的角色，需要前来助缘的意识体帮衬。当某一角色退出了你的实相，那矩阵也没有必要持续更新与维护其持续存在。就好像拍电影时，哪个角色在哪一幕里有镜头，演这一角色的演员就出场；没有他的镜头时，大家各忙各的。

同一个演员可能同时会在多个片场，在不同故事中，扮演各个时代里的不同角色。这些角色同时存在，不是转世轮回的关系。当然，同一部影片的有些镜头会多次重复拍摄，这些相互平行的不同呈现，也不是人们认知的转世轮回。”

由此引出了另一个话题。松赞大妙说：

“其实角色人物都是有剧本的，而透过某些东方的术数算法，可以探查解析破译出其中的相关数据，并借此了解与理解当前人物或其它角色是如何规划安排此生的。”

萌茗请松赞大妙详解细说其中道理，喇嘛却念出一段晦涩难懂的古文来。他说：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若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且夫乘物以游心者，莫适为适，莫居为常，因其所不能以养其所不期，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德之至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萌茗明白每个字的意思，但串在一起却对这段话一点也不能理解，眼神里可怜巴巴地望着松赞大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松赞大妙说：“知其然，安其所是，可近道。知其然，而借势修为则顺其道。知其然，而妙运所载，则与道合一。这是三重境界。不造作则不自乱于所执，不逆争则不忧得失生灭，明‘势’而随则乘风而起，顺势而为却不可忘本初心。

上边的那段话是中国思想家庄子说的，意思是：明白事物的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在遭遇那些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事情时，在感受无可奈何时，能安于接受其就是这样，如同我们接纳自己的命运一样，这是人间道的最高德行。

能学会顺应事物发展的人，可让自己的心灵不被束缚，可借事与愿违的境遇去修养自己的内心，能坐观浪潮起落而荣辱得失随缘，就达到至高的境界了。能随着事物的发展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固着在某一特定的目标上设立恒久的期许，也不固守成规。为捍卫短暂的某一种状态而与聚散涨落生灭的自然抗争，是不明事理的表现。

要知道，若想意识思想的德行得以延续，那就不能执着在有形的形体上。明白世事的变迁是无可奈何常态，而能安于接受与顺应这自然的生灭演变，就像看待命运一样，那就明白了事物的本末始终、起落聚散，知道得失交替不可强留，并安然乐见其成，也就近乎于道了。”

萌茗还没等喇嘛说完，就翻脸了：“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明把你请来当说客，给他开脱的？他俩搞出这些事来，我顾着面子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倒来劝我逆来顺受了！怎么着，男人喜新厌旧就是顺应自然了，我人老珠黄就应该让位是吗？”

萌茗拿着枕头一阵抽打，把喇嘛轰出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一个人蒙头痛哭。多年来的种种委屈此刻都翻涌上来：

幼年没有妈妈，在学校被欺负排挤，看着初恋的明去当了神父。有了肚子却死了男人，生个孩子差点淹死在野湖里、冻死在古堡中。之后单身一人躲在半地下的酒窖里把孩子拉扯大，守着心爱的人却一辈子拿不到个名分，被小镇里的八婆们指指点点了这么多年。

孩子上了大学，本想着可算安心了，还大了肚子回来，生了个不知所出的。这些自己都忍了，到头来发现自己这辈子唯一在意的两个人，却合起伙来坑自己，所有的爱与付出此刻都变成了笑话，所有的言辞都是装腔作势的伪装。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搞来个喇嘛，还和我说，这都是命，让我甘之如饴。我去了，逮着个老实人就这样往死里欺负吗？人生到此还有什么意思，我活着就是个笑话，就是他们幸福的绊脚石！早知如此，真

不如在二十多年前的雪夜里就那样地沉入冰湖中，落个干净洒脱。

每天午饭的惯例是大家去萌茗的房间吃，但今天萌茗却怎么也不肯开门。松赞大妙和明大体复述了上午的对话，明感觉萌茗心里憋着事，怕是误会了什么。叩门想要与萌茗单独聊聊，但萌茗就是不肯开门。

明只好站在楼道里对着门缝说：“这多半是个误会。”结果只听屋里摔砸东西的声音。明觉得还是先让萌茗冷静一下，也就没继续更多解释，只说：“饭菜留在门外了，再放就都凉了。”

萌茗哭累了发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某处，然后恍惚间就陷入了幻境……

只见眼前一片红色，热浪扑面，画面逐渐清晰，噼啪的声音，焦糊的味道，朦胧了火光的是浓烟……无法呼吸、不断咳嗽的自己，奋力地想要爬到窗口打开窗户，但却做不到。房门被猛力地撞击着，踢踹着，可自己的轮椅在里侧卡住了门把手。火焰逐渐吞噬了整个楼房，明与喇嘛站在院子里一身烟火气地帮着赶来的消防员救火，蓬皮亚抱着哇哇哭的孩子喊着妈

妈。

灼痛撕扯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水泡在皮肤上臌胀然后崩裂开，犹如万把钢锥刺骨。突然声音与味道全都消失了，只留下眼前的那一片红，不再是火红而是鲜红。没有温度的红色晕染了整个视野，好冷，好冷，自己好像在红色的冰窖里，那冰冷在抽取着自己的生命力……好困好困，晕乎乎的，但自己知道一旦睡着，就没有之后了……

画面慢慢地变得清晰，自己躺在床上，床单被手腕上涌出的血全都染红了，滴答答地随着鲜红的床单滴落到地面上，每一滴都好像是生命的倒计时……



萌茗想要挣扎，想要呼喊，但没有力气，一切又开始变得朦胧模糊，自己仿佛看见了一棵苍天大树，树下有两个人，一

男一女，关系亲密，女人的膝盖上坐着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在天真地问问题。

萌茗感到四周都是雾，自己只能隐约地听到与看到他们的身影。萌茗感觉抱着孩子的女人是蓬皮亚，而她怀里的小姑娘，好像应该是李露，但分明就是自己。突然自己与那小姑娘的身影发生了重合，可以透过小姑娘的眼睛看清身边的男女就是明与蓬皮亚，可是他俩又好像和自己熟悉的这俩人长相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无比的熟悉感与模棱两可的轮廓让感觉相互冲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作为小女孩，却听见自己在叫蓬皮亚姐姐，自己在问：“姐姐，他真的就是你的另一半吗？我们的另一半吗？”

蓬皮亚很肯定地点点头说：“是的，他就是我们，我们也就是他，但我们还有个迷路的弟弟，需要一起把他找回来，我们才能重新融为无漏的一体全然。”

小女孩催促着说：“那我们去找弟弟啊，找到他把他带回家，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啊。”

蓬皮亚说：“现在还不成，我们先要帮你达成你的功课，我

们仨才能去找他，就好像大哥之前领着我一路回家一样。现在我们要帮你学会放下情执，你的功课是爱，但你却把爱领会成了爱情，又自困其间无法走出来。感情、亲情、友情、恋情、爱情，一旦用‘我的’去捆绑得失，那就着相了。当你放下一切，爱情至上时，也就忽视了聚散有时的无常。

这情关最是难过，无情孤冷时心流就会因无法与全然共鸣而枯萎凋零，但被情所困、陷入所执、痴迷私有、执迷长久、图谋拥有，那就肯定会被无常所伤。要知‘道’是聚散生灭有时的，如果你的爱不是基于与全然的心灵共鸣心流激荡，而是锚定在实体的拥有上，那红尘离散就会被矩阵化成无常，来告诫你什么才是真实。

灵魂的实体依托于承载了意识波的能量。对于我们灵体来说，只有心灵共鸣激荡出的能量和意识智慧的丰足才是实际发展与成长的关键。其它皆是虚妄。所有经历都是品悟、反思的认知素材。

我们此次进入实相，我将是你的……他将是你的……我们俩将会帮你……你记住了吗？当然家族里，还有其他家人会来帮忙，但它们不能逗留太久，在剧情发展到关键时刻，它们会来帮

下忙，然后各自忙各自的其它事去。”

萌茗极力想要听清蓬皮亚说的这些关键话语，可是自己突然被强大的吸力拉扯得越来越远。眼前又是一片红色，这次是暗红色，很朦胧，四周都是水，自己泡在一个水泡中，可以听见隆隆的心跳声、女人痛苦的呻吟声——自己好像是在大型游泳池的旋转水滑梯管道里，在快速地旋滑而下……



“前置胎盘，早产大出血！……无法止血，再加两个单位的血……患者血压过低，喷射样出血！……心脏复苏！肾上腺素，强心针注射！……电击，再电击……按压，电击……新生儿心跳正常……产妇死亡时间是……”萌茗在哭，自己的哭声压过了产房内的喧嚣……

六岁的生日，父亲唱着祝福的歌，自己在吹蜡烛，父亲拿出好看的小书包当礼物，说下个月就要去上学了。

.....学校的厕所里，那些女生在欺负自己，她们不让自己上厕所，也不让自己出门，直到上课铃响起.....自己上课迟到了，因为裤子是红的，因为班里最帅气的男生对自己格外地好，因为自己没妈妈，因为爸爸拿不出那么多钱，给自己买各种新奇的漂亮东西.....

高中了.....他很腼腆，很帅气，他也不太合群，那些男孩子的胡闹他都不参与，他喜欢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画素描，把人们的种种表情与姿态快速地勾勒成简洁的线条，别看就几笔，一个人瞬间的状态就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他今天多看了自己几次，他今天和我寒暄，他今天问我借铅笔，可是我慌张地拒绝了他.....他今天和前排的女生说笑，笑得很开心，可不知道那女孩其实是很做作的.....他今天约我去散步，我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可尴尬死了，不知道要说什么.....

日记一页页地写着，一本本的回忆被锁进抽屉里。关上抽屉，萌茗幸福地笑着，看着窗外的飞雪，憧憬着明天的牵手.....

雪花纷飞，白了大地房屋，自己在努力地使劲，四周是残垣断壁，自己在一个残破的厨房里，蹲在一大盆热水中.....

眼前一黑，之后听见有人叫自己：妈妈，妈妈，我要吃那个，就是那个。蓬皮亚坐在自己的腿上，指着野餐桌上的水果。孩子还小，她坐在自己的腿上，仰头看着自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孩子吃着水果，指着坐在树荫下一旁的明，问：“其他孩子都有爸爸，他是我爸爸吗？”

萌茗一时语塞，然后说：“他是爱你的人，叫他明叔叔。”

孩子问：“那他是你哥哥了？”

萌茗摇头说：“不是。”然后又点点头，说：“是的。”

孩子的眼睛清澈又困惑，问妈妈：“他是爱我的，我也爱他，等我长大了，我还可以爱他吗？”

萌茗点点头说：“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彼此爱着，呵护着，这才是家人啊。”

孩子点头表示懂了，自己念叨着说：“家人就是彼此相爱的人，就是相互关心在意的人。”

孩子朝明伸出双手，嘴里叫着：“哥哥，抱抱，宝宝，哥哥，抱抱，宝宝，哥哥爱宝宝，宝宝爱哥哥。”

突然小孩子回头望向妈妈，问：“那什么是爱呢？妈妈，什么是爱呢？”

## 第 252 章 三千大梦

往昔忽兮世间游，名兮利兮多烦忧。

爱兮恨兮得失间，牵兮绊兮叹无明。

萌茗在恍惚间经历了多重幻梦，种种无比真实的如果，依次闪现又散去。萌茗再一次看到了那棵参天神木，大树下一对男女关系亲密仿佛伴侣，自己是他俩襁褓里的孩子，并在其呵护下长大，他们在和还不懂事的自己商量着，要怎么达成当前的功课。

那抱着自己的居然是自己的女儿，对面的男人却是长相不同的明。萌茗无法理解这错乱的关系，没等开口问明白，就感觉滑入了光旋，之后人生再起，经历过的历经，犹如动画闪现，随日子一页页走马灯般明灭而逝。画面最后定格在一次野餐，女儿坐在自己的怀里，问：“什么是爱？”

这个问题，犹如山谷中寺庙里的晨钟暮鼓，不断在空冥中反复回荡，叩击心灵。萌茗几次欲答又止，竟无法作答，脑海中一遍遍地编排着语言，可是都觉得那些答案并不贴切究竟。



萌茗反复思索，甚至仰头问天。四野风雪呼啸，每一片雪花中，仿佛都承载着转瞬明灭的一幅幅经历画面。萌茗呢喃、茫然、困惑：自己经历了种种，渴望真爱，努力去爱，为爱忧苦，甚至觉得自己为爱付出了一切，并因此感到自我陶醉；结果此刻，此刻的自己却说不出、答不上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

萌茗无助地四下观望，渴望寻觅到灵光乍现的启迪。无意间发现一尊金光大佛，法相庄严，双目似有在看，又像是什么都无动于衷。萌茗问那光芒万丈：“求慈悲解惑，什么是爱？”

那金光不语，只是光芒一震，明亮的波纹涟漪横扫虚空，光晕所到之处激荡起群星共鸣，顿时间虚空中犹如雨打池塘般，

涟漪缤纷，相互荡漾。每一道光波经过萌茗耳畔时，就感到被那能量震颤到自己跟着颤抖共鸣，听见嗡的一声，随着光晕激起的涟漪彼此往复，多重的嗡鸣连续不断，四面八方犹如万千合唱，交织成能量激荡的场域共鸣。

这激荡的能量荡涤着萌茗的整个身心，让其感受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触，那是一种归属感，一种融入感，一种和谐的整体感，自己感到被充盈，被包裹，被浸在无限光的场域中。生命力快速地让自己干瘪了的心与身再次充满活力，年龄用光阴刻刀在自己身上、脸上留下的痕迹，快速消融退去。自己又回到了十八岁妙龄，一切都充满可能，一切都让自己向往.....

萌茗顶着猛烈的能量脉冲波激荡，大声地又一次问：“爱是什么？什么是爱？”

嗡——嗡——嗡——能量的震颤被话语的回声再次激发，更猛烈、更明亮的能量光晕铺天盖地压了过来，萌茗感觉自己内在无比臌胀，快要炸了，想要挣扎，想要从这能量场里逃离，想要隔绝这能量的灌注，可是做不到。

最后砰然，臌胀到极限的身体，犹如肥皂泡般崩裂粉碎成齑

粉。萌茗大惊，四处想要收拢那些在明灭间散了远去着的光芒粉末。可是一切都是徒劳。

萌茗无比恐惧，以为自己死了：被自己依托为我的这个躯体，没了，就这样爆了，没了？天啊，我就因为问了个问题，就死了吗？就从这个世上除名了吗？

等等，不对，我还在思考，我思故我在，可是谁在想这些呢？连这个不是身体的身体都光解了，那此刻我是谁、谁是我呢？

失焦无法定位自我的萌茗，陷入思想的迷茫。可自我感觉却并没因失去灵魂的法身而停止运作。那激荡在虚空里的光与嗡鸣还继续作用着，并且萌茗可以感受到有一点与先前是大有不同的，那就是好像自己此刻的感受方式变了。

之前自己是一个被动的感应体，犹如泡在牛奶里的一个麦片，虽然可以不断吸收热牛奶充盈到自己体内，但始终它是它，我是我；可此刻自己好像是融入热水中的奶粉，整个虚空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部分，找不到可以聚焦的意识锚定点，也感受不到这虚空光晕的边际，只感到能量的彼此震荡共鸣和光晕间相互激发的嗡鸣犹如很有节律的脉动，嗡——嗡——嗡——地起落着……



萌茗突然看到一个明亮如太阳的光，在眼前的虚空摇摆着，然后听见有人说：“瞳孔光反射正常，脑断层扫描未见异常，生化指标未见异常。”然后好像是明的声音，但很远很模糊，他在和谁说话，询问着什么为什么醒不过来。另一个声音说：“只能继续观察，还找不到原因，无法确诊。”

然后萌茗感到眼前的光都消失了，自己又坠入了灰暗的虚空中，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边际。

萌茗感到在这星辰大海般的虚空中，自己很安宁舒适。此处没有时间感，没有需求感，没有生老病死的无常困扰，没有爱恨情仇的羁绊琐碎，宁静的光斑交相呼应地闪烁着，空间里只有嗡——嗡——嗡——的脉冲音往复回荡。

不知过了多久，萌茗好像睡醒般缓过神来，之后又被这祥和

平静醉眠睡去，之后又醒来，感觉自己睡饱了，怎么也不困了。重复的单调开始让其乏味，逐渐感到厌烦，最后甚至有种窒息的压迫感，让自己发疯，无聊的永恒重复构成单调的白噪音。萌茗不知道自己在这空间里困了多久、还要待多久，这起初感觉犹如蜜糖般滋养的空间，此时却好像粘稠的蜂蜜困住了误入捕蝇草的飞虫。

萌茗想要从这无边无际的虚空中挣脱出去，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自己都没有，如何挣脱呢？毫无头绪，没有办法，没人可问。难道自己是被隔离在了某个意识空间里，这是奖励还是惩罚？是天堂还是地狱？这里有所有人渴望的永恒和安逸，也有所有人畏惧的孤独与一成不变。

萌茗努力地四处感受着空间内的一切，突然想起起初自己问爱是什么、什么是爱的那尊金光大佛。

思念所至，佛光普照，光影中佛像再次显化而出。萌茗急切地问：“我要如何才能离开这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出路？”

大佛光华大盛，却实无一语，只见满天星海一起闪烁共鸣回应，发出嗡嗡嗡的脉冲音。萌茗想要嘶吼喊叫，她发出啊——啊——的持续呐喊。这不和谐的音波，发泄着她长久以来

无限憋屈的压抑。突然萌茗听见“吽”的一声棒喝，眼前明暗一震，所有的星光都消失了，自己周围一丝光都没有，但并不黑，是一种灰蒙蒙的浓厚白雾。自己还是没有任何实体，周边还是感觉不到边际，自己就是这无尽灰雾的虚空本体，再无它物，也没了嗡嗡的脉冲音。宁静，绝对的死寂，萌茗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时间，但感觉无比漫长，仿佛自己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很久，还要待到天荒地老。

萌茗嘶吼着、叫嚣着、呐喊着，但自己的声音无声，只有能量杂波四散回荡，激荡起浓雾翻飞四散，又聚拢还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感到惶恐：自己的境遇怎么越来越糟了呢？

问了个问题，反而被困在了能量海里；要个说“法”，又陷入无尽迷雾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自己现在到底该如何是好？胡乱折腾会不会落入更糟糕的境遇？可保持现状也不是个办法啊。

在迷茫困惑中不知时日的萌茗，也不知如此过了多久，突然隐约听闻有模糊的人声在吟诵着什么，起初就好像是一种白噪音，之后慢慢地犹如呼啸的风声，又好像是浪潮般节奏感的耳鸣。

萌茗极力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尝试在那带有节奏的重复中筛选出自己能理解、有意义的发音或词句。这一噪音会定期重复出现，这种重复的周期性让萌茗有了可用来做对比的时间感。萌茗没有听过和尚念经，但某种直觉告诉自己这是松赞大妙的声音，他在重复地念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共鸣音在吟唱。

萌茗喊叫、呼喝、祈祷、恳求、哭诉，但自己的声音却无法穿透厚重的迷雾，直到有一次她跟着哼唱这一往复的旋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内外的共鸣随着自己声音越发洪亮而开始让雾海激荡。

突然喇嘛的吟唱戛然而止，没过多会儿，吟唱又开始，只不过那声音显然因激动而在颤抖。萌茗立刻也附和这一吟唱，对方停止她就停止，对方吟唱她就响应附和。

就在萌茗激动于获得了再次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时，突然一道光从浓雾中无尽远处快速射来，一闪而至，一闪而过，在雾海中留下一条金色的光丝。萌茗自己没有实体，但可以感知到整个雾海中的任何变化，她循着金丝去找出口，结果发现金丝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光环中脉动着一股意识信息波，正

是这意识信息波构成了这眼前的金丝。

萌茗把自己的心念聚焦在这意识信息上，发现自己可以了解里边的内容，但是，虽然能知道信息内的内容，却无法理解它们。

信息的开头很简单，大体意思是：我们在尝试带你离开你所在的泡泡，但任何外力都无法打破自杀形成的禁锢。你现在能做的有两件事，第一，利用回光返照脱离当前的梦魇；第二，学会什么是爱。

萌茗心里骂街：回光返照，咒我不死吗？什么是爱，要不是我问这个问题，也不会一步步地落到这一境遇！就在萌茗心里抱怨时，眼前的金光开始逐渐暗淡，有慢慢消散的趋势。

萌茗这下急了，她赶紧去记忆后续的关键内容，生怕在背熟前信息流就已经消失。

不多时雾海重新恢复成原先的样子，就好像刚才的一幕从未发生过一样。萌茗赶紧一遍遍默念梳理自己记住的东西，怕过一会儿就给忘了。

萌茗默念：

天性无我亦无相，不在脑中不在心。

左文右武大堂站，神魂为君帘后隐。

日常文武把事干，但论决策需君临。

若有弄臣与权贵，蒙蔽圣听失权柄。

明堂灵山如虚设，一心只求功与名。

逻辑与情感就好比左右大臣，平常都能办事，也确实是他们在办事，但如果过于依赖偏重群臣，那君主自身则被架空，

乃至言辞有声无用，甚至连声音都被屏蔽在感知之外了。所

以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能静下来，让吵成蛤蟆坑一样的大殿有可控的秩序，让君主的意愿可以被重视与执行。但脱离现实无法事必躬亲的君主又确实需要群臣的辅助，才能达成宏观的意愿执行。所以在首先学会“静安”后，还要学会君主与左右大臣的互动和双方一体同心的平衡。

当角色我的身欲求、脑思想、情绪波动、心理个性和内在神魂相互捋顺各自主次关系，那你也就可以清晰地明白，在每个生命经历中，你应以哪一方的得失为自己在意的焦点。正可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作为意识能量体的你，到底要在

意什么、诉求什么、渴望什么，希望你能想清楚。因为当我们离开幻境时，只有记忆和觉悟构成的智慧可随你的能量一起跨界旅行。

不管你处于哪个实相世界，那世间的一切包括你自己都是一念意生。不管是有型或无形之身，都是如此。如果你不能看破这一事实，那不管你经历多少次不同场景的故事、托生成怎样的角色，你都无法摆脱当前未达成“功课”形成的课题。

你这样或那样的角色里看着自己经历这些课业故事，并梦到其它可能，但在你理解这些遭遇蕴含的启迪前，你始终都只是把经历看成遭遇，却不知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与他人无关，只是自性中尚无答案的无明，在编排着你的人生剧本。

回光返照就是要学会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别人怎么做、怎么对我这些表相幻象中，而是开始学会沉思我经历的这些故事铺陈到底是在想要为我带来怎样的认知启迪。一旦你能想明白了这一课题的答案，那你就运用这一领悟去展开后续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查看与验证自己的理解是否妥当正确、是否在所有可能性中都能适用。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跟一坨屎没两样，但圣甲虫的新生就诞生在粪球里并借此滋养长大。其实什么境遇都是成长的滋养，每一种可能都能带来启迪。如何定义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人生？如何定义成功和不虚此行的一生？谁提出的标准才能用来充当标杆？谁的眼光评断才公允无偏？

其实只有你自己。俯仰无愧、回首坦然、洞明世事、无怨无悔，才能保持静安的心态，去用清明的心直面自己的灵魂。



如果你可以让自己的头脑安静地做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地面对事情，那你的神魂之光就会慢慢地显现出来。而这光起初是微弱暗淡的，但随着你前两步做得越来越好，隔绝意识之光的阻碍与扭曲就会越来越少。随着迷雾散去，坚冰消融，那神魂之光就会日渐明亮粗壮，从一粒金沙到豆许萤火，

从闪烁烛光到新月如钩繁星点点，从十五满月到皓日当空，  
从普照四方到海市蜃楼，从江河万里到三界揽胜，从虚灵神游到意识合一。

功法口诀：

闭目宁心观虚空，灰雾蒙蒙无尽头，  
心猿意马轮番过，莫随攀援入迷宫。

呼吸绵长不意导，两耳不闻入息间，  
别怕窒息心不跳，真忘我时世间空。

性光本如是通路，不在眼中不在心，  
意守静候神华起，百日无功俗人疑。

光明自性本自在，无需经咒或讲究，  
一切有相皆虚妄，看破红尘莫住相。

若寻性光有三关，怠慢迟疑与妄求，  
万法如如皆一理，不去添乱是帮忙。

内观要领很简单，反照观心是内观，  
无身无形无我意，无住无持无所期。

观心不是枯木桩，静守亦非顽石坐，

非想莫入非非想，女在膻中男丹田。

莫执胸腹肉身处，莫执指而不见月，  
待见星光合满月，一轮定在眉心间。

明堂皓日渐丰盈，闭目也可看世界，  
双目似闭却未瞑，定心意守在鼻尖。

印堂紧绷头欲裂，百会太阳骨融陷，  
囟门再开婴儿呼，脉动可见天顶开。

观鼻不可太用力，只为心意不涣散，  
似有还无才是妙，视而不见心已宁。

此时心不随相动，意不随思移大善，  
有观有觉不抵触，有查有见不攀援。

境来则应过则空，莫要攀援莫反刍，  
有无心事或感触，随缘法喜莫强求。

缘起缘灭皆缘中，止定观慧见缘空，  
念起念落万年潮，观潮莫做溺水人。

止观随意要能控，犹如呼吸能自持，  
昏沉无觉非入定，散乱胡思不是禅。

入息功夫在胎息，绵长似有还似无，  
入息不是憋气功，只是皮毛皆肺腑。

胎儿呼吸不用肺，能量交互在脐中，  
一呼一吸一妄想，入息方知浑天功。

调息并非不喘气，只是忘我真入定，  
心神清明全察觉，却不在意生灭心。

此时万魔扰佛心，痒痛麻酸性欲起，  
分心关照身上事，呼吸又起意难平。

意观心动不相同，心动肉身自然醒，  
头脑心思与神智，三重自我要分明。

鸡能孵蛋意常守，百日筑基同理行，  
去凡入圣在专一，无中生有待功夫。

意守何处是在意，浇筑能量在其中，  
时间心意皆能量，两者和合成光明。

意识之光乃自性，其中本质是意炁，  
意者神智成所识，炁者能量神所依。

无风无浪臭水塘，有风无水无涟漪，  
意炁相投归一处，性光返照神堂明。

## 第 253 章 曙光破灭

玄机巧渡无明境，一念痴狂再迷踪。

梵歌吟唱金光显，妙法传经到二更。

萌茗在混沌中不知时日，忽闻梵音绕梁，于是随之合唱，没想到引来一道金光贯穿迷雾，在金光散去前，萌茗努力记下了自己感知到的相关信息。

在之后的时光里，一切又归于死寂，萌茗苦苦等待，却再无梵音亦或光火。失落与失望笼罩席卷戏弄着萌茗，在万籁俱寂的无聊中，萌茗开始回想金光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萌茗首先发现的问题就是自己无法凝神静心——就算在这混沌一片中，也还是思绪飞扬：回想童年，想着明，想着女儿，想起小李露现在多大了……她长得很可爱，但却是女儿和明的孩子，是自己被蒙骗背叛的证据。想到这里，委屈与不甘、愤恨与嫉妒就会交织成郁愤填膺的火焰，自己就好像忘了关火的高压锅般，感到要炸开，而渴望炸裂的碎片，化作荡涤一切的波涛，把整个世界都涤荡干净，一切清零……

每每想到这里，又会回想起那些无比真实却显然是梦的画面：

明与蓬皮亚俩人关系亲密地相互依偎在参天神树下，怀里抱着自己，可蓬皮亚不像是自己的母亲，更像是差了十多岁的姐姐，他俩在商量着如何启蒙怀里的小家伙，怎么能让其学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萌茗因此感到困惑：到底是女儿蓬皮亚与自己的男人有染？还是自己其实是抢了她的伴侣？到底是我养大了她？还是她照顾着我？这错乱的关系、复杂的归属感，让萌茗对“我的”男人这一思想感到彷徨。爱难道不该是永恒相守、至死不渝、一劳永逸的事情吗？难道不该是只有彼此、再无更多的绝对领域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可是自己怎么都觉得，即便明与蓬皮亚有着千年的羁绊，他也是自己的，因为我是爱着他的，因为我需要他，因为我曾在一段时间里独自占有过他，因为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虽然他也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

萌茗想不明白，却又放不下这些如麻的思绪，直到有一次突然发现，这样的空想是无法帮助自己走出当前迷雾困局的；如果不踏实地做点儿什么有用的，自己恐怕再无走出这迷雾困局的时候——那世间事又还与自己有何关系！

萌茗沉浸下脑海中的各种念头，每当心思升起，就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分析解构自己的欲求到底是来自身欲、情绪还是头脑，亦或是自己的小心思在种种闲言碎语、欲求谋划。随着意难平与心躁郁的各种思潮逐渐平息了下去，萌茗感到好像有万斤枷锁从身上溶解化去，一种从未有过的清爽感让自己感到舒展轻盈，就好像褪去了壳窍的蝴蝶，可以飞舞挪移。周围的迷雾果然散去了很多，视野也能看得更远更清晰。

原来注意不到的一种微乎其微的声音，开始断续被自己注意到：那声音又好像不是声音，只是一种持续嗡鸣着的白噪音。伴随这白噪音还有非常弱的光之脉动。可是这光音都太微弱模糊了，越是注意想要捕捉到，越是感到那不过是自己渴望遭遇到它的幻觉，一种自我欺骗或其它什么自己未知的无意义的杂波。

就这样，萌茗坚持了不知多久，感觉恐怕都过了一个世纪，可自己的境界再无任何寸进，眼前始终就是灰蒙蒙一片，只有耳鸣般的白噪音相伴。光呢？金光呢？梵音呢？喇嘛呢？他们放弃了我吗？我不是也不能或不配开启心智见到性光通明吗？或许再过一万年，我都不能有所成就？或许这些努力

都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闲？或许根本就从未有过那道金光，又是自己的一场幻梦？或许从古到今一切传闻都是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

萌茗渴望答案，渴望一个明确可见的保证，渴望哪怕先让自己体验一下大成就者的境界，然后再回来苦修也好，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无尽的迷雾，灰蒙蒙地遮蔽双眼，也闷闷地压在心头。



坚持还是放弃？这一切是瞎耽误功夫的意撰，还是唯一可获解脱的暗渠？谁说什么其实都无法动摇怀疑者的质疑，也无法改变坚信者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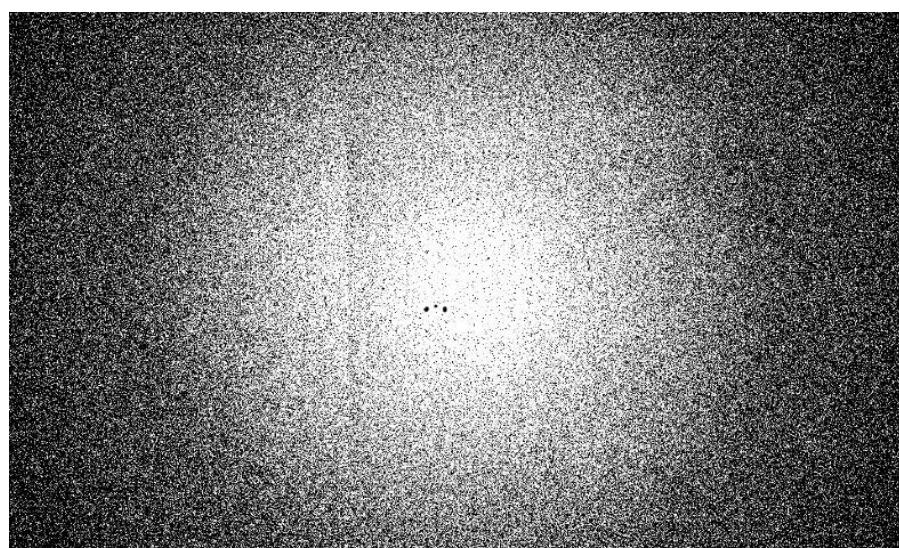
萌茗选择了后者。她心想：与其在这混沌中困顿万年，不如搏一次，或许能捅开个窟窿，换取一线生机。

就这样，她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沉浸式地内观中，渐渐地，头脑不再出来捣乱，心意也没什么“在乎”升起。萌茗此刻觉得，哪怕就算是即刻香消玉殒，也是一种解脱。

当死与计较都被置之度外后，返照内观的冥想突然开始快速地发生质变——

眼前的灰暗逐渐明亮，细微的亮点逐步增多，灰黑的主色调反而退隐成了背景般的颗粒。

在迷雾变成白雾后，其中居然出现了一团可见却无形无相的光团，那光团犹如胎心，搏动着明暗，但如果自己特意看它，它又会像个害羞的姑娘，忽然隐入雾海中，找不到踪迹。



萌茗慢慢地学会了把自己的注意力持守在这团光雾处，却不因此起心动念地打它主意，因为萌茗发现，自己一旦想将其

过程记住，日后说给明听，这境界就会快速消融无踪。也就是说，思想一动心思，就会脱离出这种观觉无为的状态。

又过了不知多久，这光团越发地凝实许多，它开始缓慢地自旋起来。所有的光点颗粒被其自旋引带，慢慢向一个核心凝聚。那核心开始出现实质化的表相，虽然萌茗无数次去感触它，知道其不过就是一个光旋，但它看起来真的如此真实。



这一显著变化让萌茗兴奋不已，因为那死寂般的迷雾场域终于从此生机勃勃！可就在这时，萌茗无法自抑地想被拥吻、渴望被呵护、想要被强壮的力量包裹住并穿透——一股激荡着的生命本初原始狂野的能量，化作澎湃汹涌的渴望，让萌茗无法不回想这些年来明的种种好，却也因此更记恨蓬皮亚让自己此刻陷入这种两难的得失困苦。

种种激荡的情绪犹如狂躁的猛兽、犹如肆意泼洒的洪水、犹如飓风，侵吞撕裂摧毁着一切。等萌茗从情绪的怒涛中再次平静下来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之前灰蒙蒙的迷雾之海中：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在短暂的肆意喧嚣中都化为乌有，好像从未有过一般，好像之前所见都是一梦，自己此刻醒了，还在原地，从未改变过。

萌茗懊悔自己的冲动，反思自己的情绪化，观觉对情感的态度，然后又扪心自问：什么才是爱？独自占有是爱吗？计较着付出与回报是否等值是爱吗？盘算着是否有利可图是爱吗？把爱自己的人逼入墙角是爱吗？每天计较着对错是爱吗？时常看着其他女人刻意彰显的所谓幸福，然后和明去闹别扭，是爱吗？……

一番深刻的反思后，萌茗惊觉自己其实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爱着明——或许在枕边是另一个身体、另一副面孔、另一个灵魂，自己其实也无差的——都是一个男人，养家、照顾自己和孩子、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带出去让其他女人羡慕，就是自己想要的一切，但好像这里边没哪件事是和“爱”沾边的。

自己这些年照顾他，可是自己也照顾鸡鸭，为了吃肉；自己关心他，可也关心盆栽，为了点缀生活；自己心疼他，可也心疼自己的衣裙，因为出门有面子；自己和他亲密，可那也是自己需要与渴望的。这些年来他没有半分亏待过自己，可自己却不肯让这幸福被同样是单亲家庭、备受霸凌、单身带娃的亲女儿分享丝毫。这样想起来，自己真的爱自己的女儿吗？

或许生她出世，只是因为自己感到亏欠，想要体验做妈妈的感觉；把她养大，只是一种基因传承中的本能和不可推卸的义务。她在小镇上、在学校里，一直过得不开心，可自己也不知道能怎么办、该怎么办。她渴望一个父亲、一个男人、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可却不被同龄男性接纳她天生具有的灵觉见地。蓬皮亚是与众不同的，拥有敏感的灵觉和细腻的心思，经常能直觉地明白他人的真实思想，这让她很难有朋友，因为无法无视与接纳人们内心中的种种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还有那些欲求不满。

什么是爱？爱是什么？我真的爱我的女儿吗？还是只想体验并自我陶醉在做妈妈的不易中，并据此胁迫着她成为自己生

命中的点缀？她的人生、她的选择、她的爱，我是否应该更尊重些、给出更多的理解呢？

思绪万千中，突然梵音又起，虚空震荡，一道金光再次贯穿而过，犹如急弩飞羽掠过，留下金色的弹道。萌茗知道，这光不会久存，赶紧宁心守神，意识专注地去感应其中蕴含的灵感信息。

内容如下：

如鸡抱卵，身行意守，时刻不离。若想神活，需先死心，舍下万般造作，静候一处，心意内收，意透内息。无中生有，卵成，孵卵百日性真，小成之日，身心躁动，若能内守，可提升一个境界；若身欲行淫思潮混乱，真阳化水外泄而出，则一切需从头来过。

不破不立，先死而生，放下尘缘种种计较，换得清静无为神通。此神通非奇巧特技，而是神与心通、心与意合、意与身宁，达成性命双惠、彼此滋养的反哺境界。

要知道当生命能充盈激荡时，外显则为性欲，内合则化真源能量。要知道对意识能量体来说，智慧成熟的程度与可运用

能量的多少，这两点才是关键，其它都是瞎掰。

就好像有好点子还要有资金才能成事，缺一不可，不然前者只是空谈，后者只是消耗。当然有了点子和资金，不采取行动也是枉然。有行动就有成败，但无论成败，只要做了，你就能有收获；什么都不干，空想或坐吃山空都只是耗散。

故而，积累能量和提升神智是内在自我最看重的两个核心诉求。一切红尘中的造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所有在出生前被预设的经历也都是为了达成思想的觉悟、智慧的成长和自身可控能量当量的提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你要注意与明白，能量是无限的，我们都就是海里的浪，从来不会缺水，但神智的成熟度决定了你可驾驭的能量有多少、能驾驭与运用到什么程度。别像抠门的地主那样囤积财富，无法被运用形成周转的能量，什么都不是。不要把自己想成捧着沙子的双手，你拥有多少能量不在于你手上的沙有多少，而是你作为思想能量的管道，能让多高频高密度的能量从你的管道里无阻碍地流过去做工，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能量的流淌裹挟着意识信息，而心脑是自我对意识信息感受滤过的地方。角色我的心思来自识魂，它不是你此刻的天魂

自我意识，识魂是生成角色的那一位面为特定故事构建角色时准备的自我意识核心，大多数生命剧中的NPC都依赖识魂完成自动化运作，以便提供显化丰富的场景背景互动。大多数你一生遭遇到的人物们都是如此，通常包括你的父母、兄弟、爱人、孩子、同事、路人、甚至宗教人士。

当然，就像你当前认知为自己的角色一样，天魂可随时进入或离开自己的角色，这并非是在出生与死亡时发生的一次性的行为，天魂的进进出出几乎发生在每一天，全看当前剧情是否让你感兴趣。当然了，你所关注着的角色也不止这一个，之后你会明白我此刻在说什么的。

以下是后续的心法：

宁心静气入息定，远离昏沉守中庸。

入定不似白日梦，灵觉驰骋妙境中。

所见所感如入世，万相启智悟其中。

经历蕴含明心照，观三界象莫当真。

冷眼旁观生死局，世事洞明皆幻影。

本无生死皆虚妄，寓意深藏有真情。

眼见聚散当思量，入戏只为悟道行。  
半醒半醉人间客，才是世上明白人。

心怀慈悲守良知，人间因果难逃避。  
个人功课自个修，谁能替谁渡迷津。

开口劝人片汤话，闭口无言冷人心。  
世人困苦自迷惘，只因不知为何生。

经咒不渡无缘鬼，神医难救死心人。  
神智未熟听不懂，劝世良言如蝉鸣。

断绝昏沉守观照，<sup>W.A.</sup>气息往复旋如环。  
眼观内景不外看，耳听心声非尘音。

观形无相有光芒，听音无声意如涛。  
此乃日月交光法，行住坐卧不限形。

入静之前做动功，血脉畅通不淤塞。  
动功宜慢不宜快，气喘吁吁难入定。

入定不难安心难，定中万魔各自舞。  
看似高僧堂上坐，谁知泥胎别用心。

念动心起莫攀援，观其独舞不慕怜。

百般心思尽得失，千种念头皆尘缘。

心魔最善是诱心，名利权色加恐吓。

思前想后皆是非，静坐只闻算盘声。

散乱昏沉两大害，其中分寸自把握。

过了此关得小成，从此欲界任我行。

回光返照观明觉，天地玄机妙无穷。

神魂不羨王侯好，不欲娇妻子嗣多。

金银成山豪宅广，甲子过后白骨枯。

内观天机需谨慎，莫与鬼道谋交情。

世人多羨神通妙，名利双收美人抱。

不知鬼道多诡诈，吞入香饵成同修。

真修求智不求利，假神引人欲求多。

本真皆有菩提种，谣传各个是罪人。

初尝金华神微醉，半分醒来常醺醺。

观世犹如看戏客，哭笑无常是路人。

此时明月转皓日，内外光明全通透。

不入是非惹因果，不说对错论短长。

人生一世皆体验，生灭有时自掂量。

先苦后甜甜后苦，不如平淡才是真。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人生有命也有运，行完宿命看抉择。

世间定数九十九，人留一分是自由。

遭遇什么生前定，如何应对看真心。



金光如日升巅顶，看破千山万里云。

前尘旧事与来生，种种无明现当前。

心中有爱常说法，底气充盈神气足。

过往难题今再现，当年蜀路今通途。

再观世事皆儿戏，鸡毛蒜皮闹纷争。

返璞归真本无事，金华大凝凶门开。

金光皓日浩浩然，清洁无瑕是真君。

从此尘世事如戏，只盼圆融无缺漏。

从此世界在心中，闭目全知了然明。

世事如镜映人心，不听所言只观行。

此时身轻如绵玉，可感千里人间事。

凶门全开需时日，从此出入便自由。

壳窍不再似监牢，瞬息万里也平常。

但莫贪恋神通妙，巅顶过后是中成。

若显人前现贵姿，此生无望再登楼。

若能藏拙在市井，先天一炁始见功。

一粒金丹日中生，点滴积累日渐荣。

芝麻黄豆榛子大，最终圆满如蛋黄。

## 第254章 信念与体验

**孤魂自锁迷雾中，困于心牢怨几重，  
若得真情归本意，执念放下方归宗。**

萌茗困在混沌中想死的心都有，可苦于没有实体，连自我了断都是奢望。此时想起那些在教堂里整日跪拜的信徒们，这些人恳求在死后可进入天国，享受不老不死不病不饥、永生不朽衣食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知道其渴望的天国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恐怕对自己一生的跪拜与礼赞都要悔青了肠子了。当然在这里也没肠子了，连个能跳的心都没有。

在第一道金光后，萌茗通过实践，突破了自己最初的昏沉、散乱，有所体会，可惜就在自觉有望时，澎湃凝聚的意识光华之能量激荡起自己的性欲，进而想起尘世间的种种恩怨得失，因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而情绪激荡，崩溃的情绪导致刚有雏形的意识能量气旋扭曲崩溃，四散消融。

就在萌茗骇然不知所措之时，梵音又起，第二道金光破空导入。这次萌茗学乖了，赶紧抓住机会，在其消散前反复记忆其中传递过来的内容。

萌茗很肯定，这些打油诗般的口诀，是喇嘛自己现编的方便法门之精要，虽然文法语句遣词造句很没水平，但倒也直白浅显，自己若能借此破境，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一番。此刻想起那天他来说道理，被气头上的自己给赶了出去，之后闹脾气绝食，让他们都知道自己有多不痛快。再之后，好像记忆就模糊了，各种相互平行的片段，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梦。

现在想来，那时如此处理事情也太孩子气，闹脾气寻死觅活地作践自己又能怎样呢？想来此刻还不是蓬皮亚在犹如女主人一样照顾着明，俩人一起拉扯着孩子长大，三口过得幸福快乐。

想到这里萌茗觉得莫名地可笑：自己的存在好像从出生就是一个多余的错误——如果自己不出生，妈妈不会死，父亲也不会因独自支撑着家而过劳死在山里，蓬皮亚她爸也不会为了哄闹脾气的自己而出车祸死在路上。蓬皮亚这孩子说起来这二十来年过得也确实不易：早产体弱多病，还活在半地下的酒窖里，自幼没有父亲，被同龄孩子们一路耻笑霸凌着长大。都是因为当年自己一念之差，执意要生她下来，满足自

己的自我救赎感，可这不但害了孩子，还连累着明在镇子里被那些八婆们指指点点地说笑。

明救了自己母女，收留蓬皮亚在修道院里长大，因此名声、前途都毁了，窝在这小镇里听人日日说闲话。他一辈子没有什么对不起我萌茗的，我爱他，放不下他，得到了他，可他呢？从此再无缘去寻找属于他的感情体验。难道他与同样渴望体验爱与被爱的蓬皮亚，双双各自找到幸福的归属，我应该如此地气恼吗？我难道不该庆幸我爱的人，过得幸福开心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想起大树下，蓬皮亚与明夫妻样般配，抱着年幼的自己，商量着怎么把自己养大——虽然这画面是如此地别扭，但却如此地真实。在这感情中，到底谁才是第三者呢？或许这就是命吧。或许是自己太矫情了，就好像孤儿院里，抱着娃娃大哭着告状的小女孩，不肯把娃娃借给其他孩子把玩，而那娃娃其实并非是谁的。

想到这儿，萌茗看看四周永不消散的迷雾，心想：或许这就是无间地狱吧，而我要在这里不知被困多少年，才能赎清自己此生造作下的怨念。或许我就只配待在这种地方，才不会

有人因我的一念私欲一时冲动而蒙受苦难。

正可谓画地为牢，萌茗身边的浓雾由灰转黑，浓墨调油般的粘稠，压抑与窒息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来，让萌茗感到沉重僵痛，但萌茗觉得这样的苦难才能让自己赎罪。

萌茗不知道如何摆脱贫出当前的困境，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从此解脱出来，她想：如果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惩罚，或许也算是一种苦修吧。或许这是让自己心安并获得解脱的一种捷径。

萌茗在自找自造的苦难中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无数次地感动了自己，可萌茗纳闷：这坚持何时才能感动上苍呢？萌茗猜想或许自己真的是罪孽深重，这苦头吃得还不够多或不够久。

在萌茗自找苦吃的这一阶段，她不知道，在墨团浓雾外的梵音鸣唱过多少遍，但就算那金光如剑，也劈不开、刺不透这由自我自由意识化生出来的冥顽不灵。

萌茗在如墨的黑域里，一边体验着自我牺牲带来的自我感动，一边心想着何时才可有资格离开这苦难深重的处境。可是几乎都等到心灰意冷认命了，也不见这煎熬有淡化结束的迹象。



萌茗心想：或许是我的诚意还不够感动上苍？或许是这苦难的力度还不够变态？胡思乱想间居然回忆起了童年时父亲给自己讲过的东方传统文化“奈何桥、阎罗殿、十八重地狱”。心念所及，相随意生，境随愿转，种种力度更大的挤压、扭曲、撕扯感，随即从四面八方传入识海中被感受成真，种种惨烈的、荒凉的、恐怖的画面、人物、声光，如是如实地被感知呈现成实相体验。

萌茗在自我认知编排出的地狱中经历着自己认为适合内心罪疚感的种种遭遇，这些往复不断的煎熬让她倍感摧残，却点滴间感到自己的业力负罪感在慢慢消融——或许这种变态的快乐很难被常人理解，但罪与罚的自我救赎就是她当前为自己选择的体验。

可惜萌茗并不知道，业力是自己没能领悟与把握的人生功课，也就是说自身认知与能力短板所在、初心所向。灵魂作为意识能量体，它渴望智慧的充盈丰足和能量的纯粹与畅通，神魂对人生剧本内角色在世俗间的所谓对错是非，和那些地域时代性的人文道德，如爱情观、生死观、价值观、忠孝观、成败观，都不过呵呵。

但当意识被入戏后的角色认知束缚住了自我理念，可就没那么洒脱了：它会在意极多，这些在意往往是后天被人文价值体系利用宗教与民俗观念，借由时代地域文化灌输浸染给个人的。这些具有极强地域文化特色的讲究，在相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异，哪怕相同地域不同时代里也是大相径庭的。这些是非讲究与意识本源的良知可说毫无关系，多是重重扭曲后面目全非的人文道德变体。

大多数在良知以外的负罪感，其实和业力无关，只是由宗教与政权维持社会稳定和规范发展方向的人为教化导向形成的后天认知。真正的末了业力是无法通过捐献、自惩、祈祷、祝福等方式化解的。就好像三年级的功课孩子没学会，四年级上课时就会感觉很吃力，跟不上节奏，也理解不了问题所

在。如果这时不去展开自我反思查漏补缺，而是用虐体、捐钱、念经、请人祝福、佩戴饰品等手段，想着借由外力处理问题，那不会做的题、不知怎么选的答案，就能想明白症结所在了吗？下次遭遇就会聪明地处理了吗？

一个人如果昧着良心为一己私欲、一时利益，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亦或在能抬手之劳时，选择了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能高抬贵手时，用自己点滴权力难为他人、欺压弱小良善，都会导致良知难安、神魂不宁。

这时何以安心？祸害别人与糟践自己其实都会让神魂的良知感到痛苦，但入戏太深的人，只把当前角色的当前自我利益当真，常自迷心窍，屏蔽与无视着内在良知的呻吟。但当喧嚣散去，于宁静中直面内心时，那因痛苦扭曲而泪流满面的灵魂，却在无声控诉着，无知的狂妄是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地搞事情。

其实灵魂也有饥饿感，很多人可真切地感到内在的巨大空洞，却不知要如何应对，结果就用吃食、烟酒、名利、情色去填充，结果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感到空虚。这是因为内在神魂需要的东西和肉身头脑心思需要的东西真的大有

不同。

不管一个人捐多少钱、念多少经、请什么大师超度化解、经受着或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与自我摧残，其实都无法化解所谓的业力。只有在经历、反思、改善的循环中，把做不到、没做好、没能做的事，去真正地体验了、达成了、做好了，才能获得释怀感，进而感到放下了、满足了。想要真正地解开自己内在的心结阴影，需要直面问题，并做出实际的响应。不怕经历错误的失败，只怕故步自封在固有模式中，不敢去完成自我挑战，让自我价值获得必要的提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当然这自我价值，不是由谁来给你评定的，也与个人的财富名望无关，自我价值主要体现在能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每每回首时，都能让自己为自己的作为与努力感到自豪。

正可谓天堂无路，地狱无门，不请自来。天堂无退路，地狱无生门，自己怎么进去的，就要自己怎么想办法出来。其实三界皆是一念所愿所现，只是在寻觅间忘了来路初心，找不到、看不见、理不清自己所在，被念念相续的纷杂羁绊住，左突右闯，寻不见真谛之光。



萌茗在自己的困局中，开始学着自我剖析，反观种种遭遇背后隐藏着的寓意启迪，并发现一切自己经历的内心感触，其着眼点的所见和摘取出的理解，其实都与事件的本质可说无关。是自己在决定着在意哪些细节、如何拼凑这些信息、如何解读与理解这些被自己拼凑串联出的所见，也因此有了自己的所感与记忆。

而自己的所感所见其实与他人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他人无法理解自己一样，其实自己又何尝真的理解过他人呢？所有人都只是活在自己思想构建出的世界里，虽说看似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其实每个人的所见所感和见闻记忆都是很不一样的。

而自己这些年来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总是喜欢将心

比心地推己至彼，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理所当然地同理到他人那里，并自觉他人也就该天经地义地如此感想。不能理解其实每个人都也只能理解和认同与自身当下意识水平相当的觉悟，所以在每个人的角度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事实与道理，而这其实是无法统一且不具可比性的。

自己渴望他人尊重自己的选择与所是，可自己却不曾认可他人的选择与所是。当自己苦恼着不被理解时，又何尝真的理解过他人呢？渴望全世界都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但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却是可能的。当他人表达质疑与论说是非长短时，自己觉得被否定质疑了、被忽视贬低了，于是想争执、反击进而压制对方、惩罚对手，想迫使他人放弃理念与认知，来认同自己的道理，可是自己的坚持又会激发起他人的坚持，结果形成对抗与抵触。谁会承认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记忆与裁决是愚蠢和错谬的呢？

这个世界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吗？有统一的真理吗？哪里不是各说各话呢？如果我不肯放过别人，又不肯放过自己，那在这非黑即白的是非中，受罪难受的也只能是自己了——在如墨黑雾中，在种种扭曲挤压撕扯灼烧的感触里，萌茗思想着。

顺着这思路，她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又好像还是抓不到头绪；好像明白了问题出在了哪里，可又尚且不知要从何下手。

确实，知道与明白道理后，是否能摆脱故有习气还是两说。学会用全然不同的方式去观察与思考、应对和感触生命是需要练习过程的。心里知道该怎么做，但遇事后却无法下意识地处理好问题的人很多。在勉为其难到理所当然的自然而然间，差距着反复实践练习的过程。

在经历了嗔责与自责的两极反转后，萌茗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此刻看来无比浅显的道理：人生在世其实没什么值得较真的，  
谁不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呢？哪个不是在透过事来历练的呢？做不好本就是常态，渴望因此就不去做，不是永远都没有能做好的时候了吗？自己不希望他人对自己的人生指指点点地品头论足、吆五喝六、说三道四，那自己怎么就做不到如此对待他人呢？

自己对镇上的人都能用平常心相处，怎么到了明与蓬皮亚这儿就忍不了呢？自己说着爱明、爱蓬皮亚，可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有所损失时，就突然谁都不爱了，开始委屈自己的付出，开始计较得不偿失，开始怨恨不公。什么事，一旦碰

上“我的”、碰触自我利益，就陡然变了，爱变成了恨，祝福变成了诅咒，家人变成了仇人……这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呢？

什么是爱？爱是什么？我真的爱他们吗？我真的爱自己吗？我认为这是爱的背叛，可是我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又怎么设定的标准呢？蓬皮亚是爱我的，明也是爱我的，他俩的关系如何先不论，这二十年来，他们对我的感情和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他俩没变，那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我的看法、我的理解、我的预设、我的感触。那为什么什么都没变，我的想法却变了呢？

那基因检查报告……是了，当我确定了自己的怀疑后，一切都变了。我的不再是我的，就在那一瞬间对小李露的爱，也突然变成了恶心。为什么一张纸片、一句话、几个单词，就把我一生的感触都击碎了呢？如果什么都没变，那到底是什么变了呢？

是我看待与理解关系的诠释变了，是我的在意点变了，是我的心理预期变了，难道我的爱只是建立在自己在意的心理预期上吗？那这还能叫爱吗？或许只是一种分期付款的买断交

易，用自己的付出买断他人的归属权。一旦这种爱的垄断被打破，自己就开始患得患失、彷徨不已。

这好像没什么不妥，世人不都是这样吗？可好像哪里又有问题，因为这种所谓的爱，肯定只是扛着爱字大旗的一种交易。

就在萌茗苦思冥想时，没有注意到身边浓墨般的黑雾逐渐散去，开始变成灰白色，甚至隐约可见显露出朦胧的树影。萌茗看着眼前海市蜃楼般的光彩大树，感到亲切又迷惑，一时间并没意识到，就因刚才心念的转变，那自我虐心的地狱被消融化解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萌茗不认识眼前这种叶子尖尖的树，但却感觉很熟悉。在黑暗无边中被困太久了，此刻眼前的无限生机，让心感到好像被抓住了，嗓子一紧，居然哭了出来。眼泪大滴大滴流过脸颊，萌茗用手去擦，这时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居然不知何时凝化出了法相躯体！只是这身子是由朦胧的黑影构成，与面前光彩之树显得格格不入。



萌茗用双手去拥抱树干，内心无比渴望与其融为一体，可是却感到自己与它明显是两种密度与纯度全然不同的能量，好像油和水般彼此不能互溶。

萌茗抱着大树哭泣，哽咽着问：[v.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什么是爱？爱是什么？在生活中、心理上、心灵里、在灵魂层面、宗教层面、社会层面，各有什么不同？爱与爱情、爱与博爱、爱与自爱，我要如何理解？”

## 第255章 爱的诠释

神魂入世各图谋，心灵共鸣方可休。

助缘品悟释幻梦，大道无声胜有声。

萌茗随愿起缘，在种种境界中流转，先后经历了内心里的三重两极反转的对等体验，最终了悟到，自己所感触的一切其实与他人或世事无关，自己如何去观照、怎么去解读、决定如何应对，决定了自己记忆成真的实相。

最初萌茗觉得自己是被害者，付出遭遇背叛，所爱之人另有新欢，一个个地都对不起自己。

可反思后，又觉得是自己这半辈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心愿，一再以爱为名拖累了所遇之人。基于执念于“我的”的认知思想，把家人都看作只能围着自己转的从属品，而无视他人的感触与心理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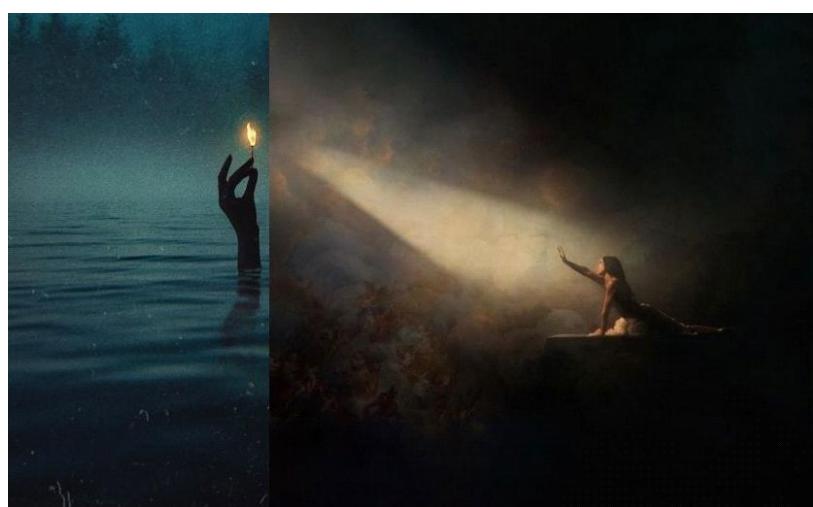
萌茗因此把对外的愤恨不满又转变为反戕自裁，陷入自我惩戒自我放逐的赎罪心态，渴望通过自我折磨来让自己的愧疚感得以释怀。可在无间地狱般的黑雾中备受煎熬的萌茗并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其实毫无必要，也于事无补。

但萌茗却在这自创苦行的黑牢中痛定思痛，朦胧地想通了一些领悟，甚至借此完成了关键的必要意识关注转移。

萌茗又一次在朦胧中看到了那棵参天古木，她好像是在闹市中丢了妈妈、历经多年才找到家门的孩子，心里颤抖、泪眼迷蒙，她扑过去拥抱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树干。在晦暗幻境中不知时日的萌茗，感觉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如此缤纷华彩。

抱着大树举手擦泪的萌茗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凝聚出了一个可控可见可感的身体，可是这身体却是由黑烟塑形而成，自己的能量震荡频率明显与眼前这流光溢彩的神树格格不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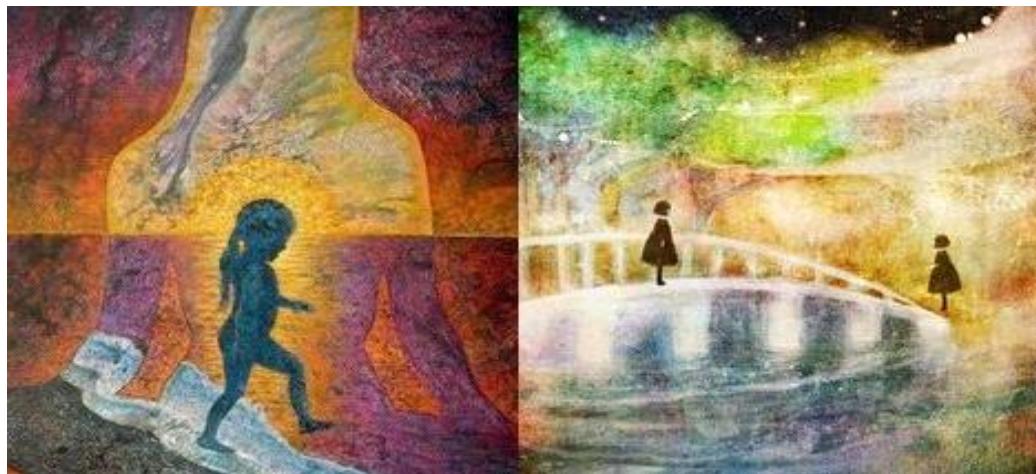
萌茗抚摸着大树，问出自己心中的困惑：“什么才是爱呢？爱到底是什么？”



天地无语，大树无声，萌茗哭着、问着、捶打着树干，愤恨它对自己不理不睬，好像自己只是个过路的飞虫，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神木默然耸立，枝条带着树叶无风摇摆，好像有着一种自身的韵律脉动——那节奏缓慢而稳定，纯然独立于外缘的侵扰。萌茗的拳头砸在树干上，犹如泥牛入海，连些许涟漪都激荡不起来。

哭闹累后的萌茗，背靠着大树，望着空洞的虚空，四周还是雾海翻涌，三步外就看不到什么东西了。萌茗觉得自己睡了一会儿，但又好像只是发呆，脑子里空荡荡的，也不知道此刻该想什么或要想什么。

就在这如醉似痴的空明中，萌茗感到一个奇怪的念头，就好像是突然回忆起或想起什么。可是这念头很朦胧，慢慢地自己好像回想起一段画面，不知是自己梦到过的还是经历过的：一个小女孩在学走路，身边有个女人呵护着。小姑娘走着走着跑了起来，跑过了一个拱桥，回头再找妈妈时，却发现小河对面的女人此时也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并伸起双臂，正跑向自己，嘴里喊着妈妈、妈妈。



萌茗突然想起一个谜语，谜面是：有一对姐妹，姐姐生出了妹妹，妹妹又生出了姐姐，问这对姐妹是谁？

萌茗想了半天，答不出来，不记得自己知道这样的谜语，奇怪这思绪是哪儿蹦出来的。正纳闷呢，突然想到，这对姐妹就是白昼与黑夜，[犹如阴阳鱼般相旋互生。](http://xiyushe.org)

萌茗奇怪：这答案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可确实这念头是从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就好像自己早就知道，只是先前没想起来一样。

又一个带画面感的印象突然浮现：

日月如轮，昼夜交替，桥面上的两个小女孩在争同一个布娃娃。一个姑娘名叫“昼”，她说：“太阳是我的。”而另一个姑娘说：“那月亮是我的。”昼不高兴了，扯拽着布娃娃说：“不成，月亮的光也是太阳的。太阳是我的，我的！是

我第一个在清晨遇到的它，是我与它一起经历了整个白天，你凭什么要贪恋它的光辉！”名叫“夜”的小女孩哭着，不说话，但双手就是不肯放开相互拉扯着的洋娃娃。

萌茗从旁观者的角度，觉得两个小姑娘委屈得很天真——一起坐下来玩过家家多好啊。在这无尽虚空里，就这俩孩子相依为伴，却为一个娃娃谁可以独享而彼此争执，闹不痛快。

萌茗上前劝俩孩子坐下来一起玩过家家，可站在桥上还没渡河的“昼”趁“夜”分神的机会，一把抢过了娃娃紧紧抱在胸前，警惕地看着同胞妹妹，怕她再想要。

萌茗问那没了娃娃、眼泪汪汪的夜：“你俩轮流玩就是了，要不我给你再做一个如何？”

夜无声地哭泣着说：“爸妈没了，那娃娃本是一对，昼弄丢了她的娃娃，我说我们一起玩剩下的这个吧，她不干，现在抢走了我的娃娃，不愿和我再分享。”

萌茗转头问昼：“你爱你的妹妹吗？她有娃娃，愿意和你一起玩，为什么你就不能让她共享呢？”

昼气鼓鼓地说：“她小，不会在林子里找吃的，这些日子里

都是我找到吃食后供养着她，她还想要这唯一的娃娃，太不知感恩了。”

萌茗问：“你自己的娃娃呢？”

昼说：“在林子里跑的时候，丢了。再找到时，只剩下被野兽撕碎的残布，我在那里守了很久，可是再无法拼凑出我的娃娃。但我想要能抱着娃娃睡，我想在孤单时有个娃娃能陪我说说话。”

萌茗说：“可你妹妹也想有个陪伴啊，你爱着娃娃，也爱你妹妹，你的妹妹也爱你和这娃娃，你俩间为什么要闹矛盾呢？”

昼气鼓鼓地说：“她可以再去找其它的陪伴，为什么要和我抢？她要和我抢娃娃，我就再也不和她好了。她要是敢碰这娃娃，我连这个娃娃也不要了！”

说话间把洋娃娃摔在了地上，用脚又踩又跺，这行为让站在对岸的夜哭着就要跑过来抢。昼看夜跑来抢娃娃，又从地上拿了起来，抱在怀里搂着，发现娃娃脏了都是土，抱着怕脏了衣服，于是把娃娃丢到自己身后。

夜无法绕过昼的阻拦捡回自己的娃娃，站在桥头急得哇哇哭。

萌茗看着俩孩子为这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很是无语，想劝说些什么，一时倒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

就在这时，脑海中好似回忆的场景突然消失了，只留下呆然沉思中的萌茗。



萌茗心想：儿童对爱的理解是关注与滋养，是呵护与陪伴；青少年的爱是关心和支持，是鼓励与认同，是接纳与共鸣；成年后把爱看作是相互的支持、情感的依托，是无条件的包容，是强调理解与尊重的共同成长，是彼此间的相互助益。

对于不同年龄段来说，对于心理年龄不相同的人来说，每个人感受与关注的爱，其诉求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显然，所有的爱与被爱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不计较得失的；而“有条件的爱”则是基于计算的计较，是权衡利弊，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放眼于短期或长期收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某种合作关系，目的就是在互助中赢得自己想要的相关利益。

成熟的爱应该是一种有深度的情感连接，是心灵共鸣、相互滋养的彼此支撑。而人世间以爱为名的性欲激素鼓荡、以利益为目的的钱色交易、以养儿防老为目的的谈婚论嫁，都很难说是“爱”，更多地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和养鸡吃蛋、养狗看家、养猫解闷没什么本质差别。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爱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概念，在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和理解。

爱在生活中、思想上、心灵里是有着不同期许的，而在灵魂层面、宗教层面、社会层面上又有着不同的解释，那爱与爱情、博爱与自爱，有着怎样的不同和共同呢？

生活中的爱表现在关心、支持、陪伴、响应等方面，比如家人。

思想渴望与理解的爱，是呵护、捍卫、归属与协同，比如事

业、国家。

心理上的爱是一种情感状态，是依附和关怀、认同与支持，比如社团、部族。

神魂层面上的爱是意识的共鸣、能量流的共振，在彼此滋养的感觉中享受着归属感的满足。

心灵里的爱是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情感体验，涉及同理心、理解、包容和内在的宁静。心灵里的爱往往与内心的成长、自我实现和与他人的深层次连接相关。当心灵以较纯净无扭曲的状态成长时，灵魂层面的爱得以被自我无阻碍地感受与体验到，进而获得对更广义层面上爱的必要理解。

灵魂层面的爱是指一种深层次、持久而无条件的爱。这种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涉及灵魂的深度连接和与本源一体的高度共鸣。灵魂层面的爱是基于纯粹而永恒的一种本能，是生命可体验并享受到的最大的善意。

宗教层面的爱与社会层面的爱，是世俗中的爱，其特质就是特定前提下的利益交换：你不是教徒或国民，你不为社团付出，你不敬拜与礼赞，你不守受相关的规矩，那就别想被组

织青睐或照顾。因此可以看出，有条件的爱、二元对立中的爱，其是有标准和相应门槛的，只有你利益它时，你才是有价值的、被看重的，或说是被爱的。如果不听话，那就会被责骂、质疑、打压，甚至遗弃或迫害致死。这种萝卜大棒式的管教方式，很难用爱来形容，但却常打着“爱”之名作为旗号。

比如：我是你们的上帝，我以彩虹为誓言，不再降下洪水灭世，不再用火山屠城，不再用瘟疫夺取无辜孩子们的性命。当然前提是：你们要礼拜我、取悦我、服从我、服侍我，并誓言绝不敬拜其它的神，不去看有关真相的书，不去了解关于生前死后的知识。

爱与爱情从本质上从来都是两件事：爱情是爱的一种特殊形式，但通常只是以爱为名的一种生殖陪伴交易，通常涉及到的浪漫和亲密关系只是为了能激发出另一半的交配意愿。爱情所包含的激情、亲密与承诺、陪伴和守护，都只是基于生理和心理上为交配与繁殖安全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频繁更换配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虽然基因的多样性能极大地带来后代的优化、提升种群多样

性，进而获得生存竞争力，但这并非是大多数底层大众可奢求的。

自爱与博爱，其实并非是一对相互排它的难题——广义的利他其实还是精致的利己，因为个体即便再优秀、再富有，如果失去可供依托的平台，也会很容易被蚂蚁啃象般地摧毁。故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所以必须注重提高整体水平才可有效地保证个体的再攀新高。

博爱是一种广泛的、无差别的、不住相的爱，超越了个人的亲密关系与利益交换。它强调对所有存在的平等关爱，倡导无私奉献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博爱是一种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爱，是进入共同体认知理念的践行基础。

总体来说，爱在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和意义，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爱都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和行为。它涉及关心、尊重、理解和无私奉献，是心灵与神魂获得与一体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萌茗犹如渔船上收网的水手，不断地跟随与关注着被自己拉

上来的渔网，而网中不断出现让自己倍感兴奋的收获。萌茗觉得这些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又自知自己没这水平和能力总结出这些话语，脑海中的信息随着流淌而慢慢消失。

这让想要梳理一遍好日后能背诵出来的萌茗感到诧异——这对“爱的诠释”明明是在脑海里自然流淌而出的，可自己却对词句话语回忆不出来。就好像晨起有印象做梦了，可梦到什么，刚还清晰如新，喝口水的功夫就忘得干干净净。

萌茗勉强地记住的要点是：无条件地利他，可帮自己达成神魂的扬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萌茗好想把刚才想到的这些去说给在桥上争娃娃的两个小女孩，可那无比真实的画面感此刻也消失无踪了。

萌茗觉得此刻自己周围明亮了许多，发现身边的浓雾已经大半散去，并离自己少说有十步之远。自己能看清的范围，前后左右都敞亮了许多。而自己身边多出不少美丽的花草，它们随着光亮的脉动而慢慢地摇曳着。那光……那光居然是从自己身体中散发出来的！而且随着光晕涟漪的层层荡开，萌茗听见周围的空间中回荡着犹如梵歌般的韵律，那声音极其轻微，几不可闻，但却真实存在，是从背后大树上散发出来的。



萌茗回想刚才脑海里经历过的场景与领悟到的信息，感到纳闷，一时分不清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一场清醒的白日梦，或，这些见闻觉受都是这苍天古木传递给自己的？

以前萌茗觉得，神启应该犹如耳语或海市蜃楼般的所见，可没想到，灵感念头好像无由头的思绪与白日梦般的假回忆，是意识交流的主要呈现形式。但让萌茗困惑的是，自己一时无法确定或分辨出哪些念头是自己的、哪些属于灵感，也搞不明白哪些画面是自己想出来的、哪些是意识投射。

萌茗吸取了刚才的经验教训，拿起身边的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写下一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帮我？可有什么规矩或讲究我是需要知道的？”

写完这个问题，萌茗又一次放空头脑，心无旁骛，静待观觉，不一会儿感觉到有个念头与思想呈现出来：

我可以帮你，而且一直如此。

萌茗心想：这是我自己的内在渴望化生出的答案，还是客观现实的灵感响应呢？如何区别自我妄想生成的自欺欺人和意识共鸣获得的心电感应呢？

思念至此，萌茗静候。刚才的那个念头又在心里升起：我可以帮你……

萌茗于是把心里的念头写在地面上，心念所及，即刻随笔而书，一行行文字整齐地出现在地面上。萌茗不敢去看自己都写了些什么，怕一走神跟不上进度，或打断了流程。自己就好像是课堂上听着外语磁带在考听力与书写能力的学生，无脑机械地把感知到的信息，快速转化成可见的文字。

萌茗发现在书写的過程中，因高度的精神集中，身心灵出现了忘我的合一状态，没有胡思乱想，也没机会分心旁骛，在奋笔疾书中，自己沉浸的一种心流状态，与内在意识共鸣合一。这种有觉知但不“添乱”的状态，让萌茗第一次很直观

地明白了脑思想和心流信息的微妙差距：虽然这些信息流都是自己内心中流淌过的念头，但自我头脑想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得失纠纷，而意识流内的信息则显然更加……更加理性客观。

还有一些差异，自己觉得很重要，可一时却不知要如何形容，因为那种差异很微妙，自己的脑子是空的，甚至可以说是木然的，可思绪却有如礼花般绽放，信息有如溪水般流淌……



萌茗看着地上写出的文字，从头开始阅读自己到底写出了些什么。内容如下：

我可以帮你、更准确地说是帮自己，来分析难点与提示思路，但却不能也不可以帮你去写作业或代考。人生里的遭遇没有偶然可言，要知道由我出题再由我答题，那可谓毫无意义；况且如果我知道那些答案，也就无需透过实践去摸索寻求了。

不过我可以借由全然意识、利用更广阔的视野为你提供协助，但此类协助只限于提升认知理念和心智水平。

如果人们习惯了用奇巧之法、外求之术，去化厄所遇课题，那根本就没谁能有意愿与机会去达成自我成长的必要品悟，更别说通过遭遇让自己学到东西了。

要知道神魂入世，不管是在中阴、在灵界亦或红尘，这三界其实并无太多差距，可以把三者理解为在家里、在社会上和在校园中，三地都是在学如何做人做事做自己。当然我此刻所说的“人”，并非是狭义上的人类，而是自我与自身、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全然间的互动关系。

我认为想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会独立应对的能力，其父母就不能事无巨细地什么都替孩子安排好，那不是一种帮助，而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灾难。尤其某些事无巨细、什么都以自己认知为标准的父母，他们会在不断善意地规范孩子行为、矫正、指点、责备孩子的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与爱，但孩子却因此感到怎么做都是错、做什么都挨骂，于是干脆什么都不做了。

另一种极端则是，父母什么都指导着并亲自下场，总觉得孩子做不来做不好，让孩子什么都不用干，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爱。这类长辈也会让孩子什么事都做不来。

就好像给孩子买了益智玩具后，爸妈玩得很开心，孩子只能在边儿上学着看着。父母会说：你还小，不懂、不会，搞坏了怎么办？或孩子放学后回家，功课没领悟不会写作业，于

是哭闹、恳请，爸妈不给孩子讲题说知识点，却心疼地去帮孩子答题写作业，或帮孩子在考试那天写请假条，躲避随堂测验。孩子是乐了，但没学到的东西，下次还是不会。

这些以爱之名行的慈悲，是乱人因果，根本无助成长。把孩子教成了傀儡的父母，还指望孩子长大后去拓展未知，那就是痴人说梦了。没能习得如何自己处理问题的孩子，没养成预见性、观察力和反思品悟的能力，过度依赖，或什么都怕做不好，干脆拖着不做，这样的人一生最终都是一无所获的。

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当你们一旦进入实相界面，我们是不会乱入因果、说三道四的。就好像孩子去了夏令营，要是爸妈跟着去照顾，或什么事孩子都要打个电话问爸妈怎么办，那这孩子与父母都很有问题。  


在你经历了这濒死体验后，你再回人间时，日后的灵觉会大有提升。但你要切记，不可据此能力去乱世间方寸，不要扰人因果、毁人剧情铺陈、断人品悟各自课业的机缘。

莫要以慈悲心过度透露天机、助人逃避考验与对等偿付的体验。你日后将获得的灵魂能力，不可用来在人前显贵或赚钱牟利，更不可为满足谁的好奇，表演成杂耍魔术。

给你开启这些灵觉，只是为了能让你破幻释执、了悟真相，望你能以良知为本，观觉世故，用后半生了解与了结当前课业。你要明白，了凡入圣，有时并非一种解脱或祝福，能力越大担子越重，相对来说课题也就越难。

当然，更高深的学问与更艰辛的磨砺也能让你收获更多。言尽于此，好自珍重。

萌茗看着地上自己刚写下的文字——这明显不是自己的文本，可又确实是自己写的。文字里的内容让萌茗很不开心，正欲和神木理论自己的道理，突觉天旋地转，整个人好像被丢进了抽水马桶一般，随着旋涡的力量，身不由己地向某处坠落而下.....

## X7-3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共九部）

####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6册）

#### 第3册（232-255）

结束

下册预告：

## X7-4 第七部《融会贯通》

第4册（256-275章）



### 第 256 章 濒死体验

生死梦里过千年，地狱天堂一念间。

无明迷雾常缠绕，悟透痴执见真言。

萌茗感到被一股莫名巨力拉扯入漩涡，脑海中清晰地感知到一句话：“孩子，日后再见，现在还不是你回家的时候。”

# 常见问题

## 1. 细雨资料免费吗？在哪儿能拿到？如何早点儿看到新书？

全部细雨资料都可免费取得，包括电子书、视频书、音频书等，参见下页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和免费下载路径。这些均由细雨社编辑部直接维护，是最全、最新、最准确的细雨资料源头版本。

## 2. 现在都出了哪些书？是关于什么的？还将出版哪些？

细雨资料自 2020 年问世开始一直在累积并每日增加中，目前已出版十几个系列，书写近百册、一千多万字，更多内容将陆续出版。详见各册书尾的出版一览表和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丛书系列简介》](#)。

## 3. 细雨资料能自学吗？该从哪儿学起？为什么要按顺序学？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书写安排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形成知见的阶梯。

在每册书开始都有适用于当册的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图，请结合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系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和学习心法等问题请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导读》](#)。

每部/册书均有唯一代码，书内各分节处有红色编码，可用于在细雨社出版官网、电子书出版平台和细雨社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快捷搜索。

## 4. 关于细雨社？

细雨社是非营利志愿者公益社团，于 2020 年 8 月成立。经由作者“细雨”本人授权，专门负责细雨著作的整理、校对、制作、出版、传播和保存工作。是细雨已授权相关著作及著作文献衍生品的唯一首发机构。并具有维护其版权的责任与义务。

5. 更多问题？请参考[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细雨资料导读》等文件。

#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YouTube 细雨社 | 细雨资料

 微信公众号 细雨资料 |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哔哩哔哩 Cathyshen0103 | 海轮海轮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微信视频号 细雨社

 Telegram 细雨资料

 出版官网 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


以下带有下划线的文字为超链接，可直接进入各细雨资料平台，阅读、收听、观看、下载：

YouTube: [细雨社](#) | [细雨资料](#)

微信公众号: [细雨资料](#) |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哔哩哔哩: [海轮海轮](#) | [Cathyshen0103](#)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微信视频号“[细雨社](#)”需从微信里进入

## 免费下载最全最新版电子书：

- ✧ [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 [细雨社志愿者协作、细雨资料星门](#) QQ 群 (623 940 583) 群文件夹
- ✧ [Telegram 细雨资料](#) <https://t.me/xiyutuzi/3>



细雨社自 2023 年 8 月起正式更名为“[细雨社](#)”。细雨社坚守非营利无住相法布施原则，别无分社分号，无商业经营和募捐劝捐，无开班授课拜师学艺等。请注意识别。

Email: [xiyushe@outlook.com](mailto:xiyushe@outlook.com) (志愿工作专用)

#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5年8月版)

系列 代码	系列书名	各册代码	本册书名	出版状况
(单行本)	YM	《隐秘的医案》	已出版	
S1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S1-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专题长文	已出版
		S1-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随笔小品	已出版
		S1-3	《知道 vs 问道》细雨问答	已出版
		S1-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集锦	已出版
S2	《思想的阶梯》 第二季	S2-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专题长文	已出版
		S2-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随笔小品	已出版
		S2-3	《知道 vs 问道》细雨问答	已出版
		S2-4	《世上练 · 案例问答》	已出版
S3	《思想的阶梯》第三季			待定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 之影评荟萃	GY1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GY2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GY3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GY4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GY5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GY6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GY7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GY8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已出版
		GY9	第九册 79-82 破幻三部曲之“破我执”	已出版
		GY10	第十册 83-86 破幻三部曲之“破法执”	已出版
		GY11	第十一册 87-90 破幻三部曲之“破空执”	已出版
Y1 Y1X	Y1-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679-744) (Y1X 为仅细雨解读、无赛斯原文版) 《已知的实相I》	Y1-1	第一册 679-687 (Y1X-1、Y1-1)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2	第二册 688-695 (Y1X-2、Y1-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3	第三册 695-704 (Y1X-3、Y1-3)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X-4	第四册 705-715 (当前为Y1X-4, Y1-4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X-5	第五册 716-726 (当前为Y1X-5, Y1-5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X-6	第六册 727-744 (当前为Y1X-6, Y1-6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2	Y2-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72) 《已知的实相II》	Y2-1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Y2-2	第二册 15-2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3	第三册 23-3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4	第四册 33-4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5	第五册 43-51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6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Y2-7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Y3-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73-148)		
Y3  《已知的实相III》	<b>Y3-1</b>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b>Y3-2</b>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b>Y3-3</b>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b>Y3-4</b>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b>Y3-5</b>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b>Y3-6</b>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49-198)		
Y4  《已知的实相IV》	<b>Y4-1</b>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b>Y4-2</b>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b>Y4-3</b>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b>Y4-4</b>	第四册 176-185	已出版
	<b>Y4-5</b>	第五册 186-198	已出版
	Y5-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99-239)		
Y5  《已知的实相V》	<b>Y5-1</b>	第一册 199-208	已出版
	<b>Y5-2</b>	第二册 209-218	已出版
	<b>Y5-3</b>	第三册 219-228	已出版
	<b>Y5-4</b>	第四册 229-239	已出版
	Y6-内在自我的多重结构与运作方式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40-280)		
Y6  《已知的实相VI》	<b>Y6-1</b>	第一册 240-248	已出版
	<b>Y6-2</b>	第二册 249-259	已出版
	<b>Y6-3</b>	第三册 260-270	已出版
	<b>Y6-4</b>	第四册 271-280	已出版
	Y7-自我预言的实现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81-333)		
Y7  《已知的实相VII》	<b>Y7-1</b>	第一册 281-289	即将出版
	<b>Y7-2</b>	第二册 290-300	即将出版
	<b>Y7-3</b>	第三册 301-310	即将出版
	<b>Y7-4</b>	第四册 311-320	即将出版
	<b>Y7-5</b>	第五册 321-333	即将出版
	Y8-主意识人格大赛斯开讲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334-421)		
Y8  《已知的实相VIII》	<b>Y8-1</b>	第一册 334-354	即将出版
	<b>Y8-2</b>	第二册 355-373	即将出版
	<b>Y8-3</b>	第三册 374-392	即将出版
	<b>Y8-4</b>	第四册 393-405	即将出版
	<b>Y8-5</b>	第五册 406-421	即将出版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已知的实相》系列各部精华要素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	<b>JY2</b>	《已知的实相II》 1-72	已出版
	<b>JY3</b>	《已知的实相III》 73-148	已出版
	<b>JY4</b>	《已知的实相IV》 149-198	已出版
	<b>JY5</b>	《已知的实相V》 199-239	已出版
	<b>JY6</b>	《已知的实相VI》 240-280	已出版
	<b>JY7</b>	《已知的实相VII》 281-333	即将出版

<b>X</b>	<b>《虚空法界框架结构 详解》</b>  <b>简称《虚空法界》</b>	<b>X1</b>	第一部《意识微尘》1-17	已出版
		<b>X2</b>	第二部《意识觉醒》合集 上18-25/中26-35/下36-44	已出版
		<b>X3</b>	第三部《双生羁绊》合集 上45-56/下57-73	已出版
		<b>X4</b>	第四部《承前启后》合集 上74-82/下83-89	已出版
		<b>X5-1</b>	第五部《寻找答案》上篇：90-108	已出版
		<b>X5-2</b>	第五部《寻找答案》下篇：109-128	已出版
		<b>X6-1</b>	第六部《道理始末》上篇：129-149	已出版
		<b>X6-2</b>	第六部《道理始末》下篇：150-177	已出版
		<b>X7-1</b>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六册）第一册：178-203	已出版
		<b>X7-2</b>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二册：204-231	已出版
		<b>X7-3</b>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三册：232-255	已出版
		<b>X7-4</b>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四册：256-275	即将出版
		<b>X7-5</b>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五册	即将出版
		<b>X7-6</b>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六册	即将出版
		<b>X8-1</b>	第八部《浪子之心》上篇	即将出版
		<b>X8-2</b>	第八部《浪子之心》下篇	即将出版
		<b>X9</b>	第九部《涅槃重生》	待定

## 推荐阅读：

### Y1 《已知的实相 I》：

#### 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共六册）

《已知的实相 I》是细雨对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原文核心含义的拓展与解读，核心主题是：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全书加入了大量二十一世纪现代语素和认知，更符合新时代全球华人的阅读习惯。

每篇以赛斯书为骨架，除扩展赛斯说法外，细雨解读也可单独成篇，它们没有必然的前后逻辑，却相互交织影响，相辅相成。

本书旨在引导读者切换不同视角，展开自我觉察与扩展的练习，观察不同的选择所衍生的平行可能。

书中包含许多“棒喝”的文字，将潜移默化读者，助其打通关节，将匪夷所思的未知有意识地代入到你的实相中，让你明了自己未抉择的已知，可以延伸出多少的不同。

本系列丛书可以拆除读者的自限性框架，有节奏地扩展其想象力、去除逻辑性思维的造作，使读者对“未知”引发更深邃的自我觉醒。

**Y1 系列是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基础一阶的重要基础读物。**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共九部）

## 第七部 《融会贯通》（共 6 册）

### 第 3 册（第 232-255 章）

本册代码：X7-3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Void Dharma Realm  
7 · Integration and Mastery (Vol. 3/6)*

初稿完成：2024 年 7 月 5 日

首次发布：2025 年 8 月 28 日

当前版本（第一版）：2025 年 9 月 21 日



©2025 · 细雨 (Xiyu) · 著作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与独家发布：细雨社 (Xiyushe)

(在下列条件下欢迎非商业用途的自由分享)

ISBN: 978-1-923577-90-9 (PDF)

本书可在细雨社官网：[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免费下载

本书由作者细雨独家授权细雨社 (Xiyushe)，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本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衍生品制作及相关权利管理。细雨社亦可以自身名义进行授权与维权。

欢迎在**非营利、保持原貌**的前提下自由传播，但请遵守以下规范：

- 可全文转载、引用或分享；
- 须注明出处，并使用最新版；
- 为避免误解与扭曲，不得断章取义、擅自改序或增删内容；
- 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付费下载、出版发行、培训推广、广告植入等；
- 本作品亦禁止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语音合成、语言模型建立或其他机器学习相关用途。

细雨社保留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如有疑问，请参见官网或联系细雨社编辑部。